

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25

起世因本经 10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
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 [卷第八](#) [卷第九](#) [卷第十](#)

目录

[阎浮洲品第一](#)，[鬻多罗究留洲品第二](#)，[转轮王品第三](#)，[地狱品第四](#)，[诸龙金翅鸟品第五](#)，[阿修罗品第六](#)，[四天王品第七](#)，[三十三天品第八](#)，[鬪战品第九](#)，[劫住品第十](#)，[住世品第十一](#)，[最胜品第十二](#)。

No. 25 [No. 1(30), Nos. 23, 24]

起世因本经卷第一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阎浮洲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婆伽婆在舍啰婆悉帝城迦利啰窟。尔时，彼处众多比丘饭食已，皆出来集迦利啰堂。一时坐已，各生是念，同共议言：「诸长老辈，未曾有也。今此世间，天地众生，所居国土，云何转合？云何转散？云何转散已而复还合？云何转合已而安住也。」

是时，世尊独在静窟，天耳彻听清净过人，闻诸比丘饭食已后，皆出聚集迦利啰堂，共作如是希有语言。世尊闻已，其日晡时出于禅定，从迦利啰窟中而起，行诣堂上。到堂上已，在诸比丘大众之前，依常敷座，俨然端坐。世尊坐已，知而故问：「汝等比丘，向者议论说何语言，聚集而坐？」

时，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我等食后，诸比丘众，皆共至此迦利啰堂，集聚详议如是语言：『诸长老辈，甚奇希有。云何世间如是转合？云何世间如是转散？云何世间转散已合？云何世间转合已住。』大德世尊！我等向者有是语言，是以集议斯事。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辈！汝等能尔如法信行。诸善家子！汝以信故舍家出家，若汝等辈，能作如是如法语言，共集坐者不可思议。汝等比丘集聚坐时，应修如是二种法行，各作事业，若论法义、若圣默然，不生怠慢。若能尔者，汝等当听如来所说如是之义：世间转合，世间转散，世间转散已而复还合，世间转合已而安住。」作是语已，时，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此是时也，修伽多此是三摩耶。若佛世尊为诸比丘说如此义，诸比丘闻世尊所说，当如是持。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汝等比丘！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为汝次第而说。」时，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诸比丘！如一日月所行之处，照四天下，尔所四天下世界，有千日月，诸比丘！此则名为一千世界。诸比丘！千世界中，千月、千日、千须弥山王、四千小洲、四千大洲、四千小海、四千大海、四千龙种姓、四千大龙种姓、四千金翅鸟种姓、四千大金翅鸟种姓、四千恶道处种姓、四千大恶道处种姓、四千小王、四千大王、七千种种大树、八千种种大山、十千种种大泥犁、千阎摩罗王、千阎浮洲、千瞿陀尼、千弗婆提、千鬻多啰究留、千四天王天、千三十三天、千夜摩天、千兜率陀天、千化乐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诸摩啰天、千梵世天。诸比丘！彼梵世中有一梵主，威力最强无能降者，统摄千梵自在王领，云：『我能作、能化、能幻。』云：『我如父。』于诸事中自作如是憍大语言，即生我慢。如来不然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世间各随业力现成此世。诸比丘！如此小千世界，犹如周罗(周罗者隋言髻也，外国人顶上结少许长发为髻)，名千世界。诸比丘！尔所周罗一千世界，是名第二中千世界。诸比丘！如一第二中千世界，尔所中千一千世界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诸比丘！此三千大千世界，一时转合，一时转合已而复还散，一时转散已而复还合，一时转合已而安住，如是世界周匝转烧，名为败坏；周匝转合，名为成就；周匝转住，名为安立。是为无畏一佛刹土众生所居。」

「诸比丘！此大地厚四十八万由旬，边广无量。诸比丘！此之大地住于水上，水住风上，风依虚空。诸比丘！此大地下所有水聚，彼水聚厚六十万由旬，边广无量。彼水聚下所有风聚，彼风聚厚三十六万由旬，边广无量。诸比丘！其大海水最甚深处，深八万四千由旬，边广无量。诸比丘！其须弥山王，入海水中八万四千由旬，出海水上亦八万四千由旬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其底平正，下根连住大金轮上。诸比丘！其须弥山王，于大海中，下狭上广，渐渐宽大，端直不曲，牢固大身，微妙最极，殊胜可观，四宝合成，所谓金银琉璃颇梨。生种种树，其树鬱茂，出种种香，其香远熏，遍满诸山。多众圣贤，最大威德胜妙天神之所住止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上分之中，四方有峯，其峯傍挺角出，各高七百由旬，微妙可熹，七宝所成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之所庄严，曲临海上。诸比丘！其须弥山下有三级，诸神住处。其最下级，纵广六十由旬，七重墙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可熹端正，其树皆以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其诸墙壁各有四门，彼一一门有诸垒堞，具足庄严，重阁鞞轩、却敌楼橹、台殿房廊、树林苑等，并诸池沼。池出妙华众杂香气，有种种树、种种茎叶、种种华果，悉皆具足，亦出种种微妙诸香。复有诸鸟，各出妙音，鸣声间杂，和雅清彻。其中分级，纵广四十由旬，所有庄严七重墙壁、栏楯、铃网、多罗行树，可熹齐平。周匝端正，亦为七宝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之所校饰。门观楼阁台殿、园池果树及以众鸟，皆悉具足。其上分级，纵广二十由旬，七重墙壁，乃至诸鸟，各出妙音。诸比丘！其下级中，有夜叉住，名曰钵手；其中级中，有诸夜叉，名曰持鬘；其上级中，有诸夜叉，名曰常醉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半，四万二千由旬中，有四大天王宫殿。诸比丘！须弥山上，有三十三诸天宫殿，帝释所住；三十三天，向上一倍，有夜摩诸天宫殿住；其夜摩天，向上一倍，有兜率陀诸天宫殿住；其兜率天，向上一倍，有化乐诸天宫殿住；其化乐天，向上一倍，有他化自在诸天宫殿住；其他化自在天，向上一倍，有梵身诸天宫殿住；其他化上、梵身天下，于其中间，有魔波旬诸宫殿住；倍梵身上，有光音天；倍光音上，有遍净天；倍遍净上，有广果天；倍广果上，有不羸天；广果天上、不羸天下，其间别有诸天宫殿住，名为无想众生所居；倍不羸上，有不恼天；倍不恼上，有善见天；倍善见上，有善现天；倍善现上，则是阿迦尼咤诸天宫殿。诸比丘！阿迦尼咤上，更有诸天，名无边虚空处天、无边识处天、无所有处天、非想非非想处天，此等尽名诸天住处。诸比丘！如是之处，如是界分，众生所住。如是众

生，若来若去，若生若灭，边际所极。是世界中，诸众生辈，有生老死堕在如是生道中住，至此不过。是故说言娑婆世界无畏刹土。自余一切诸世界中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北面有洲，名鬻多啰究留，其地纵广十千由旬，四方正等。而彼人面，还似地形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东面有洲，名弗婆毘提诃，其地纵广，九千由旬，圆如满月。彼间人面，还似地形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西面有洲，名瞿陀尼，其地纵广八千由旬，形如半月。彼诸人面，还似地形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南面有洲，名阎浮提，其地纵广七千由旬，北广南狭，状如车箱。其中人面，还似地形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北面，以天金所成，照彼鬻多啰究留洲；东面以天银所成，照彼弗婆毘提诃洲；西面以天颇梨所成，照彼瞿陀尼洲；南面以天青琉璃所成，照此阎浮提洲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洲，有一大树名庵婆啰，其本纵广七由旬，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，出高百由旬，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其弗婆毘提诃洲，有一大树名迦昙婆，其本纵广七由旬，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，出高百由旬，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瞿陀尼洲，有一大树名镇头迦，其本纵广七由旬，乃至枝叶覆五十由旬。而彼树下，有一石牛，高一由旬，以此因缘故，名瞿陀尼洲。诸比丘！此阎浮洲，有一大树名曰阎浮，其本纵广七由旬，乃至枝叶覆五十由旬。而彼树下，有阎浮檀金聚，高二十由旬，以金从于阎浮树下出生，是故名为阎浮檀。阎浮檀金，因此得名。

「诸比丘！诸龙金翅所居之处，有一大树名曰拘咤摩利和，其本纵广七由旬，乃至枝叶覆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阿修罗处，有一大树名修质多啰波咤罗，其本纵广七由旬，乃至枝叶覆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三十三天，有一大树名波利夜多啰瞿比陀啰，其本纵广七由旬，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，出高百由旬，枝叶覆五十由旬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下，其次有山，名佉提罗迦，高四万二千由旬，上广亦然，可熹端正，七宝合成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。诸比丘！其须弥山、佉提罗迦二山中间，广八万四千由旬，周匝无量。优婆罗、钵头摩、拘牟头、奔荼利迦、搔捷地鸡遍覆诸水。诸比丘！次佉提罗迦外有山，名伊沙陀罗，高二万一千由旬，上广亦然，微妙可喜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其佉提罗迦、伊沙陀罗二山中间，广四万二千由旬，周匝无量。优钵

罗、钵头摩、拘牟头、奔荼利迦、搔捷地鸡，遍覆诸水。次伊沙陀罗外有山，名游捷陀罗，高一万二千由旬，上广亦然，可熹微妙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其伊沙陀罗、游捷陀罗二山中间，广二万一千由旬，周匝无量。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、搔捷地鸡，遍覆诸水。次游捷陀罗外有山，名曰善见，高六千由旬，上广亦然，可熹微妙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其游捷陀罗，去于善见，二山中间，广一万二千由旬，周匝无量。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、搔捷地鸡，遍覆诸水。次善见外有山，名马半头，高三千由旬，上广亦然，可熹端正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其善见及马半头二山中间，广六千由旬，周匝无量。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、搔捷地鸡，遍覆诸水。次马半头外有山，名尼民陀罗，高一千二百由旬，上广亦然，可熹微妙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马半头、尼民陀罗，二山中间，广二千四百由旬，周匝无量。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、搔捷地鸡，遍覆诸水。次尼民陀罗外有山，名毘那耶迦，高六百由旬，上广亦然，微妙可熹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尼民陀罗、毘那耶迦，二山中间，广一千二百由旬，周匝无量。种种杂华，乃至搔捷地鸡，遍覆诸水。次毘那耶迦外有山，名斫迦罗(隋言轮也)，高三百由旬，上广亦然，微妙可熹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其毗那耶迦及斫迦罗，二山中间，广六百由旬，周匝无量。四种杂华，及搔捷地鸡，遍覆诸水。

「去轮圆山其间不远，边有空地，青草遍布，即有大海。其大海北有大树王，名曰阎浮树，身周围有七由旬，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乃至枝叶四面垂覆五十由旬，其边空地，青草遍布。次有庵婆罗树林、阎浮树林、多罗树林、那多树林，各皆纵广五十由旬，间有空地，生诸青草。次有男名树林、女名树林、删陀那林、真陀那林，各皆纵广五十由旬，其边空地，青草弥覆。次有呵梨勒果林、鞞酰勒果林、阿摩勒果林，庵婆罗多迦果林，各皆纵广五十由旬。次有可殊罗树林、毗罗果树林、婆那婆果林、石榴果林，各各纵广五十由旬。次有乌勃林、[木*柰]林、甘蔗林、细竹林、大竹林，各广五十由旬。次有荻林、苇林、割罗林、大割罗林、迦奢文陀林，各广五十由旬。次有阿提目多迦华林、瞻婆华林、波咤罗华林、蔷薇华林，各广五十由旬，其边空地，青草遍覆。复有诸池，优钵罗华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弥覆。复有诸池，毒蛇充满，各广五十由旬，其间空地，青草遍覆。

「其次有海，名乌禅那迦，广十二由旬，其水清冷，味甚甘甜，轻软澄净，七重砖垒、七重间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

遶，微妙端正，七宝庄饰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周遍四方，有诸阶道，可熹端正，亦是七宝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所成。复有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牟陀、奔茶利迦华。其华火色，即现火形；有金色者，即现金形；有青色者，即现青形；有赤色者，即现赤形；有白色者，即现白形；婆无陀色，现婆无陀形。华如车轮，根如车轴。华根出汁，色白如乳，味甘若蜜。

「诸比丘！乌禅那迦海中，有诸转轮圣王行道，上广十二由旬。诸比丘！阎浮提中，转轮圣王，出现世时，彼诸海道，自然涌现，共水齐平。诸比丘！乌禅那迦海，其次有山，名乌禅伽罗。诸比丘！其乌禅伽罗山，可熹端正，微妙可观。所有诸树、诸叶诸华、诸果诸香，及诸异草、种种鸟兽，但是世间所出之物，于彼乌禅伽罗山中，无不悉有。诸比丘！其乌禅伽罗山，如是可熹，端正可观，汝等应当如是善持。

「诸比丘！次乌禅伽罗有山，名曰金肋。诸比丘！金肋山中，有八万窟。彼诸窟中，有八万龙象在中居住，皆悉白色，犹如拘牟头华；七枝拄地，并有神通，乘空而行；其顶赤色，犹如因陀罗瞿波迦虫；皆悉六牙，其牙纤利，杂色金填。

「诸比丘！过金肋山有山，名曰雪山，高五百由旬，广厚亦尔，其山微妙，四宝所成，金银琉璃及颇梨等。彼山四角，有四金峯挺出，各高二十由旬。于中复有众宝杂峯，高百由旬。彼山顶中，有阿耨达池，阿耨达多龙王在中居住。其池纵广五十由旬，其水凉冷，味甘轻美，清淨不浊，七重砖垒、七重板砌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周匝围遶，可熹端正，乃至马瑙七宝所成。复有诸花，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牟陀、奔茶利迦华，其华杂色，青黄赤白，华如车轮。复有藕根，大如车轴，汁白如乳，其味如蜜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耨达多池中，有阿耨达多龙王宫，其殿五柱，微妙可熹。阿耨达多龙王，与其眷属，在中游戏，受天五欲，具足快乐。诸比丘！阿耨达池东有恒河，从象口出，共五百河，流入东海；阿耨达池南有辛头河，从牛口出，共五百河，流入南海；阿耨达池西有博叉河，从马口出，共五百河，流入西海；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，从师子口出，共五百河，流入北海。

「诸比丘！以何因缘，此龙名为阿耨达多耶？诸比丘！有三因缘。何等为三？诸比丘！阎浮洲中，有诸龙住，唯除阿耨达多龙王，其余诸龙，受快乐时，即有热沙，墮其身上，彼等诸龙，皆失天形色，现蛇形色，彼等诸龙，

时受斯苦；阿耨达多龙王，无如此事，是名第一因缘。诸比丘！阎浮洲中，唯除阿耨达多龙王，其余诸龙，游戏乐时，有热风来，吹彼等身，即失天色，现蛇形色，有如是苦；阿耨达多龙王，无如此事，是名第二因缘。诸比丘！阎浮洲中，所有诸龙，游戏乐时，金翅鸟王，飞入其宫，彼等既见金翅鸟王，心生恐怖，以恐怖故，即失天色，现蛇形色，具受彼苦；阿耨达多龙王不尔，若金翅鸟，生如是心：『我今欲入阿耨达多龙王宫殿。』时彼金翅，以报劣故即自受苦，不能得入阿耨达多龙王宫殿。诸比丘！此是第三因缘，是故称言阿耨达多。

「诸比丘！雪山南面不远，有城名毘舍离。毘舍离北有七黑山，七黑山北又有香山。其香山中，无量诸紧那罗，常有歌舞音乐之声。其山多有种种诸树，其树各出种种香熏，大威德神之所居住。诸比丘！彼香山中，有二宝窟：一名杂色、二名善杂色。微妙可熹，乃至玛瑙七宝所成，各皆纵广五十由旬，柔软滑泽，触之犹若迦梅连提迦衣。诸比丘！其杂色、善杂色二窟之中，有一干闥婆王，名无比喻，共五百紧那罗女，在中居住，具受五欲，娱乐游戏，行住坐卧。

「诸比丘！杂色、善杂色二窟之北，有大娑罗树王，名为善住，其彼善住娑罗树王，别有八千娑罗树林，周匝围遶。时，彼善住娑罗林下，有一龙象居住其中，亦名善住。其色纯白，如拘牟陀花；七枝拄地，腾空而行；顶骨隆高，如因陀罗瞿波迦虫；其头赤色；具足六牙，其牙纤利，复有金沙点于牙上。复有八千诸余龙象，以为眷属，其色悉白，如拘牟陀华，七枝拄地，乃至悉以金庄校牙。其彼善住娑罗树王林之正北，为于善住大龙象王出生一池，名曼陀吉尼，纵广正等五十由旬。其水凉冷甘美，澄清无诸浊秽，乃至藕根，大如车轴，破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若蜜。诸比丘！其曼陀吉尼池，周匝更有八千诸池，而自围遶，一一皆如曼陀吉尼池。彼八千池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住龙象王意中，若欲入曼陀吉尼池游戏乐时，尔时即念八千眷属诸龙象辈。时，彼八千诸龙象等，亦起是心：『我之善住龙象王，心念我等。我等今者当往善住王边。』诸龙象到已，即在善住龙象王前，低头而住。

「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，即便诣向曼陀吉尼池。时，彼八千诸龙象等，前后围遶。彼善住王，安庠而行，诸龙象辈，有持白盖覆其上者；又有龙象，以

鼻持白摩尼珠拂，拂其上者；其前又有诸音乐神，歌舞作倡，在前导者。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到已，即入彼曼陀吉尼池中，出没欢娱，游戏洗浴，纵心适意，受乐而行。中有龙象洗其鼻者；或有龙象摩其牙者；或有龙象揩其耳者；或有龙象灌其头者；或有龙象淋其背者；或有龙象摩其胁者；或有龙象洗其髀者；或有龙象洗其足者；或有龙象浴其尾者；或有龙象鼻拔藕根清净洗已，内于善住龙象口者；或有龙象以鼻拔取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牟陀、奔荼利迦华等，系着善住龙象王头上者。

「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，于彼曼陀吉尼池中，恣意随心，洗浴游戏，欢娱自在，受快乐已，噉诸龙象所与藕根，头上按饰优钵罗等种种杂华。庄严讫已，从彼池出，上岸傍住。时，彼八千诸龙象等，即各散入彼八千池，随意洗浴，游戏自在，受欢乐已，各皆噉食池内藕根，食已头上即以优钵罗等种种杂华，而自严饰。既系华已，皆悉聚会，集在善住龙象王边，到已周匝四面围遶。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，与彼八千诸龙象等，前后导从，意欲还向善住娑罗树王之林。善住行时，诸龙象辈，或擎白盖，或有执持白摩尼拂，又有诸神，作诸音乐，引前而行。

「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，到于善住娑罗大树林王下住，随意卧起。时，彼八千诸龙象等，亦各到彼八千娑罗树林之下，行住卧起自在安乐。时，彼林中有娑罗树，其本或有周围六寻；有娑罗树，其本复有周围七寻八寻，或九或十；有娑罗树，其本周围十二寻者，其彼善住娑罗树王，其本周围有十六寻。于彼八千娑罗树林，所有萎黄堕落叶者，即有风来吹令外出，不秽其林。彼等八千诸龙象辈，所有便利秽污之时，有诸夜叉，扫除掷却。

「诸比丘！若阎浮提，有转轮王出现世时，而彼八千诸龙象中，有最小龙象，晨旦日日，来至转轮王前，供给承奉，因尔得名调善象王。又其善住龙象大王，或十五日旦起，诣向天帝释边，天前住立，承奉馭使。诸比丘！其彼善住龙象大王，有是神通，有是威德。虽复生于畜生之中，是龙辈类，乃有如是大威神力。汝等应当如是念持。

起世经鬻多罗究留洲品第二上

「诸比丘！其鬻多罗究留洲，有无量山。彼等众山，有种种树；其树鬻茂，出种种香；其香普熏，遍满彼处。生种种草，皆青绀色，右旋宛转如孔雀毛，香气犹如婆梨师迦华，触之柔软如迦旃连提，长可四指，下足则偃举脚还起。有种种树，树出种种茎叶华果，种种香熏，种种诸鸟，各各自鸣，和

雅微妙。彼等诸山，种种河流，诸道四散，平顺向下，渐渐安流，无有波浪，又不速疾；其岸不深，平浅易度；其水清淨，众花覆上，广半由旬，遍满而流。彼等诸河两岸，皆有种种树林，随水映覆，种种香花，青草弥布，多诸杂果，众鸟皆鸣。又彼诸河两岸，悉有诸妙好船，杂色可憙，并是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七宝所成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鬱多罗究留洲，土地平正，无诸荆棘坑坎稠林，亦无屏厕粪秽不淨，及以疆石瓦砾等物，纯是金银。不寒不热，时节调和。又其地中，恒常润泽，青草弥覆，诸杂林树，叶常敷荣，华果成就。诸比丘！其鬱多罗究留洲中，有诸树林，名曰安住，其树皆高六拘卢舍，叶密重垒，雨滴不漏，次第相接，如草覆舍，彼诸人等，在树下住。又诸香树，亦高六拘卢舍，或复有高五拘卢舍四三二一拘卢舍者，其最小者，犹高半拘卢舍，悉有种种叶花与果。彼等诸树，随心所出种种香气。复有劫波树，亦高六拘卢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，如是最小，高半拘卢舍，悉有种种叶花与果。从彼果边，自然而出种种杂衣，悬在树间。又有种种瓔珞之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卢舍，悉有种种叶华与果。彼等诸果，随心而出种种瓔珞，悬垂而住。又诸鬘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卢舍，亦有种种叶花与果。彼等诸果，随心而出种种鬘形，悬着于树。又诸器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卢舍，亦有种种叶华与果。其彼等果，随心而出种种器形，悬树而住。又有种种众杂果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卢舍，皆有种种叶花与果。彼等诸果，随心而出种种众果，在于树上。其次又有音乐之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舍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舍者，如是最小，半拘卢舍，亦有种种叶花与果。彼等诸果，随心而出众音乐形，悬在树间。其地又有不因耕种自然粳米，清洁白淨，不为皮糲之所结裹。若欲成熟，是时自有诸敦持果而作铛釜，有诸火珠，不假薪然而自出焰。所欲作事种种成熟，诸饭食已，珠焰自息，更不炽然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鬱多罗究留洲，周匝四面，而有四池，其池名曰阿耨达多，各各纵广五十由旬，其水清凉，甜美轻软，香洁不浊，七重砖垒、七重板砌、七重栏楯，周匝围遶，七重铃网，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回围绕，杂色可憙，皆以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七宝所成。其池四方，各有阶道，杂色可憙，乃至马瑙七宝所成。有诸杂花，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牟陀、

奔荼利迦等，青黄赤白及缥色等。其华圆广，大如车轮，香气氛氲，微妙最极。有诸藕根，大如车轴，破之汁出，其色如乳，食之甘美，味甜如蜜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耨达多池四面，复有四大河水，随顺而下，正直而流，无有波浪，不疾不迟；其岸不高，平浅易入；水不奔逸，杂华弥覆，广一由旬。彼等诸河两岸，复有种种树林，交杂映覆。复出种种众妙香熏，种种草生，青色柔软，右旋宛转，略说乃至，高如四指，脚下随下，步举还平，及诸鸟等，种种音声。其河两岸，又有诸船，杂色可熨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之所合成，触之柔软，如迦旃邻提迦衣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鬱多啰究留洲，恒常夜半，从彼阿耨达多四池之中，起大密云，周匝遍覆鬱多啰究留洲及诸山海，悉遍布已，然后乃雨八功德水，犹如构捩犍牛乳顷，所下之雨，如四指深，更不傍流。当下之处，即没地中。还彼半夜，雨止云除，上虚空中，悉皆清淨。从海起风吹于凉冷，柔软甘泽调适，触之安乐，润彼鬱多啰究留洲，普令悦泽，肥膩滋浓。如巧鬘师、鬘师弟子，作鬘成已，以水细洒，洒已彼鬘，光泽鲜明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彼鬱多啰究留洲，其地恒常悦泽肥膩。譬如有人以油酥涂，彼地润泽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彼鬱多啰究留洲，复有一池，名为善现，其池纵广一百由旬，凉冷柔软，清淨无浊，七宝砖砌，略说乃至味甜如蜜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现池东面有苑，还名善现，其苑纵广一百由旬，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、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熨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及马瑙等。一一方面，各有诸门，而彼等门，悉有却敌，杂色可熨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及马瑙等。诸比丘！彼善现苑，平正端严，无诸荆棘丘陵坑坎，亦无屏厕礧石瓦砾诸杂秽等，多有金银，不寒不热，节气调和，常有泉流，四面弥满。树叶敷荣，华果成就，种种香熏。种种众鸟，常出妙音，鸣声和雅。复有诸草，青色右旋，柔软细滑，犹孔雀毛，常有香气。彼婆利师华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，足蹈之时，随脚上下。复有诸树，其树多有种种根茎叶华及果，各出种种香气普熏。

「诸比丘！彼善现苑，复有诸树，名为安住。其树出高六拘卢舍，其树叶密雨不能漏，树叶接连如草覆舍，彼诸人辈，多在其下居住止宿。有诸香树、诸劫波树、诸瓔珞树，又诸鬘树、诸器物树、诸果树等，又有自然清淨粳米成熟之饭。诸比丘！彼善现苑，无我无主，无守护者。其鬱多啰究留人辈，

入善现苑，入已游戏，受种种乐，随意欲行。或于东门南西北门入其中已，游戏澡浴，受乐而行，随心欲行，去处即去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现池，为鬻多啰究留人辈，南边有苑，名曰普贤，其苑纵广一百由旬，七重栏楯，周匝围遶。诸比丘！其普贤苑，无守护者。唯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欲入普贤苑中，澡浴游戏受乐，彼等从东门南西北门入已，澡浴游戏受乐已，随心欲去处即去。」

「诸比丘！其善现池，为鬻多啰究留人辈，西边有苑，名曰善华，其苑纵广一百由旬，七重栏楯，周匝围遶，略说乃至，如善现苑等无有异，亦复无有守护之者。唯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欲入善华苑澡浴游戏受乐，即从东门南西北门入已，澡浴游戏受乐已，随欲去处即去。」

「诸比丘！其善现池北边有苑，名曰喜乐，纵广正等一百由旬，乃至无守护者。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欲入喜乐苑澡浴游戏受乐，即从东门南西北门入，澡浴游戏受乐已，随欲去处即去，略说如前善现苑等。」

「诸比丘！其善现苑，接善现池东边有大河，名易入道，渐次下流，无有波浪，又不速疾，杂华覆流，广二由旬半。诸比丘！其易入道河两岸，有种种树覆、种种香熏、种种草生，略说乃至，触者柔软，如迦梅邻提迦衣，足蹈之时，四指下伏，举足之时，还四指起。有种种树，及种种叶花果具足，种种香熏，有种种鸟，各各自鸣。其易入道河两岸，有诸妙船，杂色可熨，七宝所成，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，庄严校饰。」

「诸比丘！其善现池南，为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有大河流，名曰善体，渐次下流，略说犹如易入道河。此处所有种种，如彼无异，乃至诸船，杂色所成，柔软犹如迦梅邻提迦衣。诸比丘！其善现池西，为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有大河流，名曰如车，乃至略说，渐次而下。诸比丘！其善现池北，为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有大河流，名曰威主，渐次而下，略说乃至，两岸有船，七宝庄饰，柔软犹如迦旃邻提迦衣。」

其间有鬻陀那伽他：

善现普贤等， 善花及喜乐，
易入并善体， 如车威主河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欲入易入道、善体、如车及威主等河中，澡浴游戏受诸乐时，即皆至彼河之两岸，各脱衣裳，置于岸边；欲入水故，坐于舡上，乘向水中，澡浴身体，游戏受乐；彼等谁最在前出者，即取上衣自恣着已，随意而去，亦不专求，自许本衣。何以故？彼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无我我所，无守护者。又复彼等诣向香树，到香树已，是时香树为彼等故，树枝垂下，为彼诸人，香树即出种种妙香，令手攀及。时，彼等人于彼树取种种众香，用涂身已，复各诣向劫波树下。到已，其树亦复如前，树枝垂下，出种种衣，令彼诸人手所攀及。彼诸人辈，于彼树取种种妙衣，取已而着，着已转向诸璎珞树。到彼树已，为诸人辈，彼璎珞树枝亦垂下，为彼等故，彼璎珞树，如前树出种种璎珞，手所攀及。彼诸人辈，于彼树取种种璎珞，系着身已，诣向鬘树。到鬘树已，为彼等故，彼鬘树枝亦自垂下。时彼鬘树出种种鬘，令彼等人手所攀及。既于彼树取种种鬘，系着头已，诣向器树。到器树已，器树为彼枝亦垂下，手所攀及，随所欲器即取持用，诣向果树。到果树已，为彼等故，果树枝垂，为彼等故，彼之果树出种种果，手所攀及，彼等人辈，于彼树下，随所欲果称意而取。取已或有食其果者，或有搦取其汁而饮之者。食饮讫已，诣向音乐树林。到彼林已，为彼等故，彼音乐林枝亦垂下，为彼等出诸音乐器，手所攀及。彼等人辈，于彼树间，各随所须，众音乐器取已执持，其形微妙，其音和雅，欲弹则弹，欲舞则舞，欲歌则歌。如是受乐种种讫已，各随所之，欲去则去。」

起世因本经卷第一

此经宋藏题为起世经，阇那崛多共达摩笈多译，进之为前经编入澄函，而丹藏题为起世因本经，达摩笈多译，却之为后经。今检《开元录》，丹藏为正，故题加“因本”二字，译除阇那崛多，却之为后经，为取函焉。

起世因本经卷第二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鬻多啰究留品下

「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头发青色，垂长八指，其人一色一形一像，无有别色可知其异。诸比丘！鬻多啰究留人辈，不全露形，不半露形，无有适莫，齿皆平密，不踈不缺，善好洁白，犹如珂贝，明净可熨。诸比丘！鬻

多啰究留人辈，若有饥渴须食饮时，彼等即取，不曾耕种自然粳米，清净洁白无有糠粃。取已掷置敦持果中，置已即将火珠置底。而彼火珠，众生福力，自然出焰，饭食熟已，焰还即灭。彼等人辈，欲食饭者，即坐座上。于彼时中，东西南北来欲食者，为彼人等设于饭食，饭终不尽，乃至彼等施饭食人坐而不起，彼之饭食则常盈满。彼等食彼自然粳米成熟之饭，无有糠粃，清净香美不假羹臙，众味具足白如花聚，其色犹如天酥陀味。彼等人辈，食是食时，身分充盈，无有缺减，无老无变，湛然不动，乃至彼食，资益彼等，色力安乐，辩才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若有欲于诸妇女边，生染着心，意相向者，彼即观看彼之妇女，而彼妇女，即便随逐彼人而行，至于树下。若彼妇女，是彼人母，或复是姨、是姊妹等，为彼等故，彼之树林枝不垂下，其叶实时萎黄枯落，各不相覆，亦不出华，亦无床敷；若非是母，亦非是姨，非是姊妹，彼诸树木即便垂覆，枝叶鬻茂，树枝各各共相荫映，众华鲜荣，亦为彼人，出百千种床敷卧具，彼等相将入于彼处，欢娱受乐，随意所作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住胎七日，至第八日，而彼妇人即便产生。其产既讫，若男若女，即将彼子安置坐于四衢道中，舍之而去。时，彼所有东西南北人辈来者，彼等诸人，为欲养育彼男女故，各将手指，内于彼等男女口中，彼等指头，出好甘乳，与彼男女，饮已得活。如是七日，彼等男女，还成就彼一种身量，如彼人辈等无殊异。若是男子，即随男伴，相逐而行。若是女人，即随妇女，徒伴而去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寿命一定，无有中夭，若命终时，即便上生。复次于中，何因缘故，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得定寿命，命终已后，皆向上者？诸比丘！世有一人，专作杀生、盗他财物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，及绮语等，贪瞋邪见；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当堕恶道在地狱中。复有一人，不曾杀生、不盗他物、不行邪淫，又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，不贪不瞋，又不邪见；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趣向善道，生人天中。复何因缘故，向下生者？以其杀生及邪见等。向上生者，以不杀生及正见等。复有一人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于今者，应行十善。』是因缘故，身坏当生鬻多啰究留人中。彼中生已，住一千年，不增不减。彼作如是诸善愿已，行十善业，身坏当生鬻多啰究留中，彼于彼处，其寿命住满一千年，不增减也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其鬻多啰究留人，得定寿命。

「诸比丘！何因缘，向于上生？诸比丘！阎浮洲人，于他边受十善业已，身坏当生鬻多啰究留人中。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若其旧有具足十善业，如法行已，身坏皆当向上善处诸天中生。诸比丘！此因此缘，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向上胜处。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若其寿命终尽之时，彼无有人忧愁啼哭，唯庄严已，弃置四大衢道之中，舍已而去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有如是法。若彼众生，寿命尽已，应时即有一鸟飞来，其鸟名曰优禅伽摩(隋言高行)。尔时，彼鸟优禅伽摩，从大山谷迅疾飞来，即衔其发，将彼死尸掷置余洲。何以故？以鬻多啰究留人辈业清净故，欲意熹故，不令风吹彼臭秽气。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若欲大小便利之时，为彼人故，彼地开裂，出已还合。何以故？其鬻多啰究留人辈，欲清净故，欲意熹故。复次，于中有何因缘，说彼名曰鬻多啰究留洲？诸比丘！其鬻多啰究留洲，于四天下，比余三洲，最上最妙最胜，彼故说鬻多啰究留洲，为鬻多啰究留洲也(鬻多啰究留隋言上作)。

起世经转轮王品第三

「诸比丘！阎浮洲内，若转轮王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提，自然而有七宝具足，其转轮王，复有四种神通德力。云何七宝？一金轮宝、二白象宝、三绀马宝、四神珠宝、五玉女宝、六藏主宝、七兵将宝，是为七宝。诸比丘！云何转轮圣王轮宝具足？诸比丘！其转轮王，出阎浮提，以水灌顶，为察帝力。于彼逋沙他(隋言斋日)十五日月圆满时，洗沐头发，着不捣白迭，垂发下向，饰以摩尼及诸瓔珞，在楼阁上，亲属诸臣，前后围遶。是时，王前自然而有天金轮宝，千辐毂辘，诸相满足，自然来应，非工匠成，轮径七肘。尔时，灌顶察帝力转轮王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昔曾闻如是言说：「若有灌顶察帝力王，于彼逋沙他十五日满月正圆时，洗沐头已，身着不捣白迭之衣，服诸瓔珞，在楼阁上，亲属诸臣，前后围遶。是时，王前自然而有天金轮宝，千辐毂辘，诸相满足，自然来应，非工匠成，皆是金色，轮径七肘。有是瑞时，彼则成就转轮王德。』我今定应是转轮王。』

「尔时，灌顶察帝力转轮王，欲得试彼天轮宝故，即令严备四种分力身兵，所谓象身、马身、车身、步身。四种分力身严备已，实时诣向天金轮边，到已偏露右臂，在于金轮前，右膝着地，以右手扞彼天轮宝，作如是言：『谓天轮宝，我今若是转轮王者，未降伏地为我降伏。』其天轮宝，应时便转，为欲降伏诸未伏故。诸比丘。是时，灌顶察帝力王，既见彼天轮宝转已，其

转轮王，即便严驾向东方行，彼天轮宝，及四种分象马身兵，一时皆从。诸比丘！其轮宝前，复有四大天身而行，其天轮宝所到他方住止之处，其转轮王及四分力象马身兵，皆于彼中停住止宿。

「尔时，东方所有一切诸国王等，各取金器盛满银粟，或以银器盛满金粟，如是具已，皆前诣向转轮王所，到已启白转轮王言：『大王善来！此是天物，东方人民，丰熟安乐，无怖无畏，多有人民，甚可爱乐。唯愿大天，垂哀受取，怜愍我等微细诸王。我等今日，承奉天王，一无有二。』时，转轮王告诸王言：『汝等诚心，若能尔者，汝等各各于自境界如法治化，莫令国土有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汝等若令我之国内有诸非法恶行显现，我当治汝。今教汝等，当断杀生，教人不杀，不与勿取，邪淫妄语，乃至邪见，皆不应为。若汝等辈，断于杀生，教人不杀，不与勿取，不行邪淫，实语正见者，我即当知，汝等诸王，国土降伏。』

「尔时，东方诸国王等，闻彼转轮王如是勅已，一时同受十善业行，受已遵承，各各国土，如法治化。是转轮王，自在力故，所向之处，轮宝随行。时，彼圣王天金轮宝，如是降伏东方国已，达东海岸，周遍而回。次第历到南方西方乃至北方，依于古昔转轮王道，引导而行。其转轮王及四兵身，相次行时，而彼在先天轮宝前，复有四大天身而行。时，此轮宝所住之处，于彼方面，其转轮王及四种兵，即便停宿。

「尔时，北方所有一切诸国王等，亦各赍持天真金器，盛满银粟，天真银器盛满金粟，俱来诣向转轮王所，到已长跪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天来！善哉天来！我等北方，蒙天王故，人民炽盛，丰熟安隐，无诸怖畏，甚可爱乐。天留治化，我等随顺。』其转轮王，即便勅言：『若能然者，汝等各各治化自境，一依教令，勿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勿令我境有非法人及恶行者。又复汝等，莫作杀生，教人不杀，不与勿取，邪淫妄语，乃至邪见，汝等当断。若离杀生，乃至若当行于正见，能如是者，我即当知，汝等国土，善已降伏。』其诸王等，同共启白转轮王言：『如天教勅，我当奉行。』

「尔时，北方诸国王等，闻转轮王如是勅已，各各遵承，受十善业。受已奉行，皆悉如法，依律治化。其转轮王，自在力故，所行之处，其天轮宝，随逐而行。此天金轮，如是次第。降北方已，度海北岸，所有土地，周回其际，遍已还来。尔时，始于阎浮提中，选择最上威德形胜极精妙地，其天轮宝当于彼上，东西经略，阔七由旬，南北规画，十二由旬。如是度已，尔时

诸天即夜下来，自然为彼转轮圣王，造立宫殿，应时成就。既成就已，妙色端严，四宝所作，谓天金银颇梨琉璃。是时，彼天真金轮宝，为于圣王，当宫内门上虚空中，巍然停住，如着轴轮，不摇不动。其转轮王，当于尔时，生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今已受天轮宝耶！』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有如是形，天金轮宝，自然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其转轮王，复有何等白色象宝，应当具足？诸比丘！是转轮王，于日初分，坐宫观时，即当王前，出生象宝。其象妙色，形体纯白，如拘物头，七支柱地，有大神力，飞腾虚空，其头赤色，如因陀罗瞿波迦虫，象有六牙，并皆纤利，其牙微妙，杂色庄严，犹如金粟，其象名曰乌逋沙他(隋言受斋)。转轮圣王见象宝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象既现，若调伏时，堪受诸事，作贤乘不？』时，此象宝，一日之中，即便调伏，堪任驾驭一切诸事，犹如无量百千岁数所调伏来，端严贤善，随顺调适。如是如是，彼之象宝，于一日中，受诸调伏，堪任众事，亦复如是。时，转轮王欲试象宝，于其晨朝日初出时，乘彼象宝，周回巡历，遍诸海岸，尽大地际；周匝既已，还来至本宫殿之处。是转轮王，便进小食。以是因缘，彼王尔时，于其内心，欢喜踊跃，为我故生如此象宝。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有于如是白色象宝，自然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是彼转轮圣王马宝具足？诸比丘！是转轮王，日初分时，坐宫殿上，即于王前，出紺马宝。身青体润，毛色悦泽，头黑髮[鬃/公/心]，有神通力，飞腾虚空，其马名曰婆罗啰呵(隋言长毛)。是转轮王，见此马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马既现，若调伏时，堪受诸事，能得为我作善乘耶？』时，彼马宝一日之中，应时调伏，堪受诸事，犹如无量年岁调来，妙胜贤善。彼马如是如是调时，一日之内，堪受彼等一切诸事。时，转轮王欲试马宝，于其晨朝日初出时，乘彼马宝，周历大地，还来本宫。彼转轮王，乃至进食。以是因缘故生欢喜，踊跃无量：『我今已生紺马之宝。』诸比丘！是转轮王，有如是色马宝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是转轮王，何等名为珠宝具足？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有摩尼宝，毘琉璃色，妙好八楞，非工匠造，自然出生，清净明曜。其转轮王，见此珠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摩尼宝，众相满足，应当悬之置于宫内，令显光明。』时，转轮王欲试于彼摩尼宝故，严备四兵，所谓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具四兵已，则于夜半重云黑暗，电光出时天降微雨。时，转轮王取彼珠宝，悬置幢上，出园苑中，意欲游观，验珠德故。诸比丘！彼摩尼宝，在于幢头，光明

周遍，普照四方，及四兵身，悉皆明了，如日照世。尔时，彼地所有一切诸婆罗门，及居士等，在彼住者，悉皆觉起，作诸事业，谓言：『已明，是日出耶？』以是因缘，其转轮王，受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心念此宝，为我生耶。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有如是色珠宝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女宝具足？诸比丘！是转轮王，出生女宝，不短不长、不羸不细、不白不黑，端正姝妍，甚可爱乐，最胜最妙，色貌备充。若天热时，女宝身凉，寒时身暖。彼身体上出栴檀香，口气恒如青优钵罗香。为转轮王，晚卧早起，勤奉恭敬，有所作事，无失王心；彼女意尚不生恶念，况其身口。以是因缘，转轮圣王，受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内心念云：『此已为我生女宝耶！』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有如是形女宝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主藏臣宝威神具足？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生主藏宝，大富饶财，多有功果。以业报故，生有天眼，洞见地中，或有主藏、或无主藏，皆为彼眼之所洞视，虽复水陆若远若近，于中所有，其主藏臣，皆悉为彼如法作护。若无主者，即便收取彼中金银，为转轮王有所资须，财宝用事，应时办具。时，彼藏臣即便诣向转轮王所，到已启白转轮王言：『大圣天王！若天所须财宝用者，愿天勿忧，我能为天有所须者，皆悉备具。』时，转轮王欲试于彼主藏宝故，行到水边，上船上坐，住水中流，告藏臣言：『汝主藏臣，我须财宝，可速备具，可速备具。』主藏启云：『唯愿大天，待须臾时，此船至岸，当于彼处，为天取财，以供天用。』王告藏臣：『我今不欲岸上取财，但于此处，为我具备。』其主藏臣，即白王言：『如天所勅，我不敢违。』时，主藏臣闻王勅已，即袒右臂，便以右膝，着船板上，手揽海水，指如螃蟹，多撮金银，满诸瓮中，安船板上，奉上转轮王，而白王言：『此天金银，天以此宝，供赡于王，为财事用。』时，转轮王告藏臣言：『我不须财，但试汝耳。』时，主藏臣闻王此语，还收金银，置于水内。以是因缘，其转轮王，受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我今已生藏臣宝耶。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有如是等藏宝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主兵臣宝威相具足？诸比丘！是转轮王，福德力故，自然出生兵将之宝，所谓巧智，多诸策谋，洞识军机，神慧具足。彼转轮王，若须兵力，即能备具。所谓若欲走兵身时，即皆齐走，欲散即散，若欲置立，即能置立。时，兵将宝即便诣向转轮王所，到已启白转轮王言：『若王欲须兵众教习，愿王勿虑，我当为王教习兵众，使令如心调柔随顺。』时，转轮王欲试于彼兵将宝故，即勅备具四种兵身，所谓象宝兵身、

马宝兵身、车兵、步兵，悉皆如是。严勅备具四兵身已，时王勅彼兵将宝言：『汝兵将主，善好为我备具兵身，教令随顺，善走善行，善集善散，如法勿违。』其兵将主，闻转轮王如是勅已，白言大王：『如天教勅，我不敢违。』其四兵身，并备具讫，依王所勅，教走能走，教散能散，乃至若欲置立皆能。以是因缘，彼转轮王，受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我今已生主兵将宝。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有如是形主兵将宝威力具足。诸比丘！若有如是七宝现者，然后得名转轮圣王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是彼转轮圣王四种自在神通具足？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年岁寿命，长远久住，于迦罗时三摩耶时，一切世间无有人生，能得如是安隐久处，如彼转轮王，长命久住。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一寿命神通具足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转轮王所受身体，无病少恼，众相具足。又复其腹不大不小，寒暖冷热，随时节调，进止轻便，食饮消化，安隐快乐。于迦罗时三摩耶时，无有余人世间生者，能尔少病无诸疾恼，如彼圣王。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二身力神通具足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报得形容可意端正，为诸世间常所乐观，最胜最妙，色身清净，具足庄严。于迦罗时三摩耶时，无有人中所受生者，能得如是端正可意，为于世间愿乐观瞩，如彼转轮王，形相备者。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三色貌神通具足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转轮王业报因缘，大有福德，所谓种种资产丰饶，世间珍奇众宝具足。于迦罗时三摩耶时，无有人中所受生者，有如是富、有如是财，服玩众多、宝物充溢，得及于彼转轮王者。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四果报神通具足。诸比丘！若有如是四种神通，皆具足者，然后得名转轮圣王。

「诸比丘！又彼福德转轮圣王，得诸人民之所爱重，心常喜乐，譬如诸子爱敬其父；又诸人民得转轮王之所怜愍，意恒慈念，如父爱子。

「诸比丘！其转轮王坐毘阁耶多(隋言最胜好车)，欲出游历观看园林及诸善地。于彼时中，诸人民等得覩于彼转轮王时，皆大欢喜，各共同告彼驭者言：『汝善驭者，唯愿持辔，缓缓徐行，勿过速疾。所以者何？汝若安步，宽纵车行，愿我等辈，多时得见转轮圣王。』其转轮王，闻此语已，亦复如是，告驭者言：『汝善驭者，徐徐缓行，慎莫速疾。何以故？汝若安住，善持车行，则令我今多时如是周遍观瞩彼诸人民。』诸比丘！其诸人民，见轮

王已，皆各自持所有珍宝，或以珍宝于前奉献转轮圣王，上已白言：『我今奉天，此物属天，愿天受已，随天所用，但此之物，唯应天用。』诸比丘！其转轮王，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，清净平整，无有荆棘及诸稠林丘墟坑坎，并余厕溷杂秽臭处、礞石瓦砾沙卤等物，自然金银七宝具足，不寒不热时节均调。又诸比丘！其转轮王，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，自然安置八万城邑，皆悉快乐，无诸怖畏，甚可爱乐，谷米丰饶，聚落众多，人民炽盛。又诸比丘！其转轮王，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提，村落城邑，王所治处，比屋连甍，鸡飞相及，人民快乐，不可思议。又诸比丘！其转轮王，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，常于夜半，从阿那婆达多池中，起大云气，遍阎浮洲及诸山海，即便澍雨，乃至如一〔(壳-一)/牛〕牛乳顷，其水具足八功德味，水深四指，更不傍流，当于下处即浸入地，皆没不现；到夜后分，云悉开除，还从海中，起清凉风，吹彼润泽，触诸人民，皆受安乐，又彼甘泽，润阎浮洲，普使肥鲜。譬如世人巧作鬘师、若鬘师弟子，作鬘成已，以水洒上，令其悦泽，华色光鲜，亦复如是。

〔复次，其转轮王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提土地，恒常沃壤滋茂。譬如有人用酥油涂其地，津液肥美膏腴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彼转轮王，出现在世，经历无量久远年时，虽受人间所有觉触。譬如细软柔弱体人，食好美食，运动施为，少时疲触，须臾消化。如是如是，彼转轮王，处世久时，生死觉触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彼转轮王寿终之时，舍身命已，上生天中，与彼三十三天共俱。〕

〔又诸比丘！彼转轮王当命终时，上虚空中，雨优钵罗、钵头摩、拘物头、分陀利等种种香华，为转轮王作供养故，又复更雨天沈水末、多伽罗末、栴檀香末，及天曼陀罗华等，复有天诸微妙乐音，不鼓自鸣，亦有天妙歌叹之声，为供养彼转轮王身作福利故。〕

〔诸比丘。时，彼女宝及主藏宝、兵将宝等，取轮王身，即以种种香汤洗之，香汁洗已，最初先用劫波娑缠，然后乃以不捣迭衣持用裹之，次复更以微妙细迭足五百端，就上次第如是缠已，又取金棺，满盛酥油，持轮王身，安置棺中，安棺中已，更取银椁，复以金棺，内银椁中，内银椁已，以钉钉之，又复集诸一切香木，作于大〔廿/积〕，然后阁毘。既阁毘已，乃于四郊大衢道中，为转轮王作苏偷婆(隋言宝塔)，高一由旬，阔半由旬，杂色校饰四宝所成，所谓金银琉璃颇梨，其塔四院，周围纵广五十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略说如上，乃至众鸟，各各自鸣。时，彼女宝，并及主藏、主兵宝

等，为转轮王作苏偷婆成就讫已，然后施設微妙供具，所谓种种诸来求索，须食与食、须饮与饮、须乘与乘、须衣与衣、须财与财、须宝与宝，尽给与之，悉令满足。

「诸比丘！彼转轮王命终已后，经于七日，彼金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摩尼珠宝，一切自然隐没不现，女宝、主藏及兵将等，皆亦命终。彼四宝城，各各改变，为转土城，彼之人民，亦皆次第随而减少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，有为无常，如是迁变，无有常住，破坏离散，不得自在，是磨灭法，暂时须臾，非久停住。诸比丘！乃至应须舍于诸行，应须远离、应须厌恶，应当速求解脱之道。

起世经地狱品第四上

「诸比丘！其四大洲及八万小洲，诸余大山及须弥山王等外，别有一山，名为轮圆(前代旧译云铁围山)，高六百八十万由旬，纵广亦有六百八十万由旬，弥密牢固，金刚所成，难可破坏。诸比丘！此轮圆外更有一重大轮圆山，由旬高广正等如前。其两山间，极大黑闇，无有光明；日月如是有大威神大力大德，不能照彼使见光明。诸比丘！彼两山间，有八大地狱。何等为八？所谓活大地狱、黑大地狱、众合大地狱、叫唤大地狱、大叫唤地狱、热恼大地狱、大热恼地狱、阿毘脂大地狱。

「诸比丘！彼八大地狱，各各复有十六小地狱，周匝围遶而为眷属，是十六狱，悉皆纵广五百由旬。何等十六？所谓黑云沙地狱、粪尿泥地狱、五叉地狱、饥地狱、渴地狱、脓血地狱、一铜釜地狱、多铜釜地狱、迭础地狱、斛量地狱鸡地狱、灰河地狱、斫板地狱、刀鏃地狱、狐狼地狱、寒冰地狱。

「诸比丘！何因缘故，名活大地狱？诸比丘！彼活大地狱诸众生辈，生者、有者、出现者、转住者，手指自然自有铁爪生，纤长尖利，并皆锋铄。彼等众生，既相见已，心意浊乱，心既浊乱，各以铁爪，自齧破身，或自擘身，擘已复擘，或复大擘，裂已复裂，或复大裂，割已复割，或复大割。诸比丘！彼等众生，于彼时中，作如是知：『我已被伤，我今已死。』然于彼时，以业报故，复生冷风，来吹其身，须臾更生，身体皮肉，筋骨血等，已复还活。既得活已，以业力故，复起东西，各相告言：『汝众生辈，愿欲得活，活已胜耶。』诸比丘！于是中间，少分分别，故名活耳。然于彼中，更有别业，极受辛苦，大重诸恼，楚毒难忍。而于彼中，命既未终，乃至彼恶

不善之业，未尽未灭、未除未转、未少分现、未全分现，若于先世，起者造者，若人非人身中作者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活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出现者转住者，手指又复生铁刀子、半铁刀子，极长纤利，各各相着，心意恼乱，乃至𠵼裂擘割破截等死已，冷风来吹须臾还活。诸比丘！如是少分，略而言之，名为活也。诸比丘！更复别业，而于彼中，极受苦恼，苦未毕故，求死不得，乃至彼恶不善之业，未尽未灭、未除未离，或复往昔作者造者，若人身作，若非人身作，如是一切，次第具受。

「又复彼等大活地狱诸众生辈，无量时中，苦报尽已，从于大活地狱得出，出已复走，更求其余屋宅之处、救护之处、归依之处。作是念已，以罪业故，即便入于黑云沙小地狱中，广五百由旬。入彼中已，上虚空中，起大黑云，雨下如沙，其焰炽然，极大猛热，堕于彼等地狱众生身分之上，堕皮烧皮、堕肉烧肉，至筋烧筋、至骨烧骨、至髓焦髓，出烟出焰，洞彻炽然，受极苦恼。以其受苦未毕尽故，求死不得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不灭不除、不转不变、不离不失，若于往昔，人及非人如是作来，次第而受，更无量时。

「诸比丘！彼等众生，经历无量久远长道，从黑云沙地狱中出，出已复走，求屋求宅、求救求覆、求归依处。作是念已，又复入于粪屎热泥小地狱中，广五百由旬。彼等入已，从咽已下，生粪屎泥热沸焰中，入已行焰烧手烧脚，耳鼻身体一时焦然，乃至彼恶不善之业，未尽未灭、未除未转、不离不失，以于往昔若人非人作重业来。复次，诸比丘！其粪屎泥小地狱中，有诸铁虫，名为针口，住彼狱中，为诸众生处处钻身，悉令穿破，先钻破皮，钻破皮已次钻破肉，钻破肉已次钻破筋，钻破筋已然后破骨，既钻破骨住于髓中，食于彼等众生脂髓，令彼众生受严剧苦。乃至寿命犹未毕终，既未尽彼恶不善业，乃至不灭，如是次第具足而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等地狱诸众生辈，有时多时长道久远，从粪屎泥小地狱出，出已奔走，求室求宅、求护求洲及归依处，即入五叉小地狱中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彼等入于五叉狱已，时守狱卒，取彼地狱受罪众生，扑于炽然热铁地上，其焰洞起。时诸罪人在中仰卧，如是卧已，于两脚掌，钉两铁钉热焰炽然，又两手掌钉两铁钉，焰亦炽然，又脐轮中钉一铁钉，焰又炽然。狱卒于是以五叉搯，极受严苦，乃至彼处寿命未终，恶业未尽，若往昔造，若人非人身中所造，如是次第彼地狱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诸众生，多时长远，从于五叉小地狱出，复走求救、求室求洲、求依求覆及守护处，诣向饥饿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时守狱者遥见彼等众生来已，即前问言：『汝等今者来何所欲？』彼等皆共答言：『仁者！我等饥饿。』时守狱者，即便取彼地狱众生，扑着炽然热铁地上，令其仰卧，便以铁钳开张其口，用热铁丸掷着口中。时彼地狱众生唇口，应时烧然，烧唇已烧舌，烧舌已烧腭，烧腭已烧咽，烧咽已烧心，烧心已烧胸，烧胸已烧肠，烧肠已烧胃，烧胃已经过小肠，向下而出，其丸尚赤。如是彼等地狱众生，于其时中受严极苦，命未终故，略说乃至若人非人先世所作，如是次第，彼地狱中，种种具受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众生辈，于无量时久长远道，从彼饥饿小地狱出，复驰奔走，略说如前，求守护处，诣向焦渴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时守狱者，遥见彼等地狱众生来，而问言：『汝等今者何所求须？』彼等答言：『仁者！我今甚渴。』时守狱者，即取彼等地狱众生，扑着热铁炽然地上，在猛焰中，仰而卧之，便取铁钳开张其口，融赤铜汁灌其口中。时彼地狱众生，唇口即便焦烂，唇口烂已烧舌，烧舌已烧腭，烧腭已烧咽喉，烧咽喉已烧心，烧心已烧胸，烧胸已烧肠，烧肠已烧胃，烧胃已直破小肠，向下而出。彼等众生，各于其中，受严重苦，受极痛苦，受异种苦。彼等乃至寿命未终，若不尽彼恶不善业，略说如前，乃至若人非人时造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」

起世因本经卷第二

起世因本经卷第三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地狱品中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等地狱诸众生辈，有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彼焦渴五百由旬小地狱出，出已奔走，略说乃至，求救护处，即便诣向五百由旬脓血地狱。入彼处已，即为彼等，生于脓血，乃至咽喉已下热沸。而彼地狱诸众生等，入已东西交横行走。彼等如是驰走之时，烧手烧足、或烧耳鼻，烧耳鼻已，及诸支节，皆悉烧然。其诸支节，被烧然已，诸罪人等，于彼受苦，严

酷重切，不可思议。命既未终，恶不善业又未毕尽，乃至人身所造作来。复次，诸比丘！脓血地狱中有诸虫，名最猛胜住，而彼诸虫，为彼地狱诸众生等，作多损害。或于身中先割破皮，割皮破已次复割肉，割肉已割筋，割筋已破骨，破骨已拔出于髓取而食之。彼诸众生，于中乃至受严重苦，命既未终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及以人身所作来者，皆悉具受。复次，诸比丘！彼脓血狱所有众生，或时饥渴，彼等即以两手掬取彼沸脓血，置于口中，置口中已，应时烧彼众生唇口，烧唇口已烧腭，烧腭已烧喉，烧喉已烧胸，烧胸已烧心，烧心已烧肠，烧肠已烧胃，烧胃已直过小肠，向下而出。彼等众生，于彼地狱，乃至受诸严切重苦。命既未终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及以人身所作来者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等地狱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于脓血五百由旬小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求于救护之处，向一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时守狱者，捉彼地狱诸众生辈，掷置釜中，其头向下，脚皆在上，彼诸众生于其中间，以地狱火，相烧煮故，若沸向上，即煮即熟；若沸在下，亦煮亦熟；若在中间，还即煮熟；若交若横，还即煮熟；若为沫覆，还煮还熟；若见不见，一切煮熟。譬如世间若煮小豆、若煮大豆及豌豆等，置于釜内，满中着水，其下然火，如是涌沸，汤豆和合，若来向上，即煮即熟；若向下去，亦即煮熟；若住于中，亦煮亦熟；若其交横，亦俱煮熟；若为沫覆，还亦煮熟；若见不见，一切时熟。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彼一铜釜小地狱中，有守狱者，取彼地狱诸众生等，令脚在上以头向下，遥掷彼等置铜釜中，被地狱火之所烧逼，热沸既盛。时，诸罪人逐沸向上，即煮即熟，略说乃至，若见不见，亦即煮熟。彼等于中受严切苦，乃至若人非人身中所作来者，如是次第，于彼地狱，具足而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一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出，出已奔走，乃至欲求救护之处，向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为守狱者，取于彼等地狱众生，捉脚向上头向下，掷置铜釜之中。而彼地狱猛火逼切，若沸向上，即煮即熟；若沸向下，亦即煮熟；若在中间，亦即煮熟；若横若覆，见与不见，俱悉煮熟。譬如釜中煮诸豆等，为火烧逼，涌沸向上，亦煮亦熟，略说乃至，若见不见，悉皆煮熟。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其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为守狱者，取其两脚，倒竖向上，捉头向下，掷铜釜中，彼等于中，**被**地狱火之所逼切，若沸向上，交横煮熟，略说乃至，见与不见，悉煮悉熟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为守狱者，以铁蟹爪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身，从釜至釜，彼等从釜将至釜时，脓血皮肉，皆悉散尽，唯余骸骨。彼等于中，乃至受于重严极苦，未得命终，乃至不尽彼不善业，若人身中，所作业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欲求救护之处，诣向碓迭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时守狱者即捉受罪诸众生辈，仰扑置于铁碓之上，炽然光焰一向洞然，仰卧中已，更取别石，于上压之；压已色别，复更研之；研已复研，作于细末；作细末已，复更重末，最后细末别于彼处。末已更研，研已复研，末已复末，至其最后细末之时，而其支体血一边流，一边犹有骨末存在。彼等于中，受最严苦，乃至于中，未得命终，未尽于彼不善之业，乃至人身所作来者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等地狱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于碓迭五百由旬小地狱出。出已驰走，欲求室宅，欲求归依覆护之处，诣向斛量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其守狱者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辈，以热铁斛炽然光焰一向猛烈，遣其量火。彼量火时，烧手烧脚、烧耳烧鼻、烧大支节、烧小支节，然支节已，彼等于中，受极严苦、受最痛苦。寿命未终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不灭不没不离不失，乃至往昔所造作者，若人身中所作来者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等地狱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彼斛量五百由旬小地狱出。出已驰走，求室求覆、求救求洲、求归依处，遂诣向鸡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于中生鸡满彼而住，乃至膝轮，炽然光焰，一向猛热。彼众生辈，行于其中，步步焰热东西驰走，四向顾望，无处可依，大火炽然，烧手烧脚、烧耳烧鼻，烧耳鼻已烧诸支节，大小一时俱皆洞然。彼等于中，受极严苦，乃至受于痛切重苦。彼等于中，命既未终，又未尽彼不善恶业，乃至若人身造作者。于彼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久远长道，得从彼鸡小地狱出。出已一向驰奔而走，乃至欲求救护之处，即向灰河小地狱中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诸比丘！罪人入已，其彼灰河，流注急疾，波浪高涌，鸣声极震，灰水沸溢，弥岸盈满。于彼灰河底下分中，有诸铁刺，尖利若磨。于其两岸，复更别有剃刀稠林；其河两岸，刀林之中，复有诸狗，形紫黑色，垢腻可畏；

又其两岸，复各别有守地狱者；又其两岸，各复皆生奢摩罗树，其树有刺，纤长尖利，锋颖若磨。尔时，地狱诸众生辈，入彼河中，欲渡彼岸。当于渡时，为大波浪之所漂没，沈沦向下，遂于彼中，为诸铁刺，劓刺其身。刺已即住，彼等于中受极严苦，受大重苦。既浮出已，从沸灰河，渡至彼岸。到彼岸已，即复入彼剃刀稠林，其林广阔，游历多时，冒涉利刀，彼等于中，处处经过，入已复入，受大极苦，或复割手、或时割脚、或割手脚，割耳、割鼻、复割耳鼻，割支、割节、复割支节。彼等于中，受严重苦乃至极苦，未得命终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及其往昔若人身中所作来者，悉于中受。复次彼灰河中两岸，所有诸守狱者，见彼受罪诸众生辈来已，问言：『汝等身今欲得何物？』彼等众生，即同答言：『我等甚饥。』时，守狱者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辈，扑置地上，炽然光焰，一向猛热，乃至仰卧，又以铁钳，开搯其口，持热铁丸着于口内，应时烧彼地狱众生唇口焦破，略说乃至，从咽喉下，到于小肠，直过无碍。彼等于中，受严切苦，受极重苦。命既未终，乃至未尽彼不善业，及以往昔人身作者，悉皆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热沸灰河两岸，所有诸狗，身黑紫色，垢腻可畏，噉彼地狱诸众生身，从其支节所有之肉，齧齧咬食。狗或作声，嗥嗥鸣吠。彼等于中，受严切苦，乃至受于最极重苦。未得命终，乃至未尽彼不善业，及以往昔于人身中所作来者，一切具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等地狱诸众生辈，为彼涌沸极热灰河所逼切时，又迫彼等纤利铁刺并剃刀林、怖守狱者，及避黑紫诸垢腻狗，种种急故。时，彼地狱诸众生辈，即走上彼奢摩罗树。上彼树时，其树枝柯，纯是铁刺，其刺尖利，头皆向下，纤长若磨。设欲下时，彼等铁刺，头则向上，纤长尖利。其彼地狱诸众生等，上彼奢摩罗树时，即有诸鸟，名为铁[口*(佳/乃)]，彼乌来已，啄彼地狱诸众生头，啄头破已啜[口*束]其脑，噉而食之。彼等于中，受极严苦，受痛切苦，不可堪忍。即还堕落入沸灰河，彼等于中，还复为大波浪所漂，没至河底，到彼处已，复为铁刺之所劓刺。彼等身体，既被刺已，不能复去，则便住彼，于中受苦，极大猛酷。既不堪忍，复起驰走，从灰河渡，渡已还来，到于此岸，彼等复入剃刀稠林，入已复入，而彼入时，割手割脚，或割手脚，乃至割截诸支节等，于中具足受极严苦。命未终尽，略说乃至，从于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，次第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其沸灰河此岸所有诸守狱者，彼等既见地狱受罪诸众生来，来已即便遥问之言：『诸汝等辈，何为远来？欲得何物？』彼等众生各

各答言：『我等渴乏。』时，守狱者取彼众生，扑着热铁炽然地上，令其仰卧。既仰卧已，火焰洞起，即以铁钳开彼等口，融赤铜汁灌其口中。时，彼地狱诸众生辈，既饮铜汁，即烧唇口，乃至小肠，直下而出。彼等于中，极受严苦，乃至寿命未散未灭未尽，于彼不善之业及人身中所作来者，悉于中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等地狱诸众生辈，受于罪报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乃有风来，其此大风，名为和合，吹彼地狱诸众生等，向于岸边。如是次第，从沸灰河地狱中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求于救护之处，诣向斫板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其守狱者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辈，扑置热铁炽然地上，乃至令其仰卧地已，以铁斫斤，炽然猛焰极大焰赫，为彼地狱诸众生等，斫手、斫脚、亦斫手脚，斫耳、斫鼻、亦斫耳鼻，斫支、斫节、亦斫支节。彼等于中，乃至极受严重之苦。命既未终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及以人身所作来者，如是次第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等地狱诸众生辈，有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彼斫板小地狱出。出已驰走，乃至求室求覆求洲、求归依处、求救护处，向刀叶林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中已，以无诸善业果报故，忽起风吹从空中堕铁刀叶林。彼刀叶林，为彼地狱诸众生辈，斫手、斫脚、亦斫手脚，斫耳、斫鼻、亦斫耳鼻，斫支、斫节、亦斫支节，彼等于中，乃至极受严切重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上，乃至人身所作来者，一切具足悉于中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刀叶林小地狱中，以无诸善业果报故，有铁[口*(佳/乃)]乌，忽然生出，飞来向彼地狱众生两髀之上。安立脚已，即以铁[口*(佳/乃)]啄彼罪人两眼而去。彼于尔时，极受严切痛恼重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上，乃至人身所作来者，如是次第，一切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辈，有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刀叶林小地狱出。出已驰走，欲求室宅求覆求洲、求归依处、求救护处，诣向狐狼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彼处已，以诸不善业果报故，于彼狱中，出生狐狼，严炽羸恶噬喋可畏，咬彼地狱诸众生身所有之肉，脚踏口掣齧而食，亦作号声，甚大震吼。彼等于中，乃至极受严重之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前，人非人身所作来者，如是次第，皆于其中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辈，有无量时，从彼狐狼小地狱出。出已驰走，乃至求室求洲求覆、求救护处、求归依处，诣向寒冰五百由旬小地狱

中。入彼处已，以诸不善业果报故，忽起冷风吹大羸涩严苦之寒，触彼地狱诸众生身，皮皆破裂，皮破裂已次破裂肉，破裂肉已次破裂筋，破裂筋已次破裂骨，破裂骨已次破裂髓。破裂髓时，彼等于中，受极严苦，最重切苦，乃至不可堪忍耐故，还于彼中，寿命终尽。此是最初第一极大，名活地狱，及余十六诸小地狱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第二黑绳大地狱者，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诸小地狱，而以围遶，从黑云沙，乃至最后第十六寒冰地狱，为一眷属。诸比丘！于其中间，有何因缘，此大地狱，名黑绳也？诸比丘！其彼黑绳大地狱中，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以诸不善业果报故，于上空中，忽然出生羸大黑绳，炽然猛焰，一向焰热。譬如从地乃至向上，于其中间，有大黑云，充遍出生，如是如是。而彼黑绳大地狱中，所有众生，以诸不善业果报故，上虚空中，出大黑绳，炽然猛焰，为彼地狱诸众生辈，堕于身上，堕身上已，即烧地狱诸众生皮，烧皮已烧肉，烧肉已烧筋，烧筋已烧骨，烧骨已彻至于髓，髓出已然，髓既然已，复出大焰。彼等于中，受严切苦，受极重苦，彼以罪业，命既未终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未灭未变未除未毕，若于往昔若人非人身造作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其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住者化者，以诸不善业果报故。时守狱者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辈，扑着炽然热铁地上，乃至一向焦焰猛盛，仰卧着已，以热铁绳处处拼度，既拼度已，以铁斲斤炽然赫焰，乃至交横斲彼地狱诸众生身，作于两分，或作三分四分五分，乃至十分二十分，或五十分，或复百分。譬如世间工巧木匠，若木匠弟子，取于诸木，安地上已，即用黑绳而以拼度，拼度讫了，以利斲斤，或作二分，三四五分，或复十分二十分，或作百分，如是如是。诸比丘！然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亦复如是，其守狱者，取彼众生，扑置热铁炽然地上，乃至仰卧，以铁黑绳拼度作道，即用斲斤斲破其身作诸分段，亦复如是。彼等于中，乃至痛切，受极严苦，命既未终，又未尽彼不善诸业，及以往昔人身作来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而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有者化者乃至住者。时，守狱者取彼众生，扑着炽然热铁地上，乃至取已仰卧于地，以铁黑绳拼度其身，即以铁锯炽然猛焰，锯彼地狱众生身破，破已复破乃至大破，次复更裂，裂已复裂乃至大裂，或割或截，既割截已，复更割截或大割截。譬如世间巧用锯师，若锯解师所有弟子，取于诸木，安置地上，即以黑绳，拼度作

道，以利铁锯而锯破之，破已复破乃至大破，次复更裂，裂已复裂乃至大裂，而复割截，既割截已，复更割截及大割截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其彼黑绳大地狱中，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，乃至住者，其守狱者，取彼众生，扑置热铁炽然地上，乃至令其仰卧地已，以铁黑绳拼度作道，即以铁锯炽然猛焰，解破其身，破已复破乃至大破，裂已复裂乃至大裂，割已复割乃至大割，截已复截乃至大截。彼等于中，乃至具受极严重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上，乃至人身所作来者，于中备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而彼黑绳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所有生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者，取彼众生，以热铁砧炽然猛焰，乃至令彼自相捶打。彼等打时，烧手、烧脚、或烧手脚，烧耳、烧鼻、或烧耳鼻，烧支、烧节、烧诸支节。彼等于中，乃至受于极严重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上，及以人身所作来者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而彼黑绳大地狱中，所有众生，乃至住者，为彼等故，上虚空中有大黑绳出生，炽然极大猛焰，乃至一向堕彼地狱众生身上。黑绳堕时，绞彼地狱诸众生身，绞已复绞乃至大绞，勒已复勒乃至大勒。既绞勒已后复还为风吹开解。风开解时，而彼地狱诸众生辈，从身剥皮，既剥皮已次复剥肉，既剥肉已其次抽筋乃至破骨，既破骨已，吹髓而去。彼等尔时于其中间，乃至受于极严重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上，未尽于彼恶不善业，如是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有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彼黑绳大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求覆求室求洲、求归依处、求救护处，诣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入已，略说乃至如上到第十六寒冰地狱，入彼狱已，乃至命终，受种种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众合大地狱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，各皆纵广五百由旬，而相围遶，从黑云沙小地狱中，乃至略说，其最在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于其中间，有何因缘，彼大地狱，名为众合也？诸比丘！而彼众合大地狱中，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出者化者，乃至住者，为彼等故，生于两山，名为白羊、口食，炽然极猛光焰。尔时，彼等地狱众生，入彼山内。彼等入已，时彼两山各各相磨、各各相打、各各相揩，彼山如是合已磨已，打揩各讫，还住本处。譬如毘佉[少/兔]共啰毘佉[少/兔](此二是闪电名)，相合相磨相揩相打，彼既相合，相磨打已，各还本处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彼之二山，相合相磨相揩

相打，着已各散还归本处，亦复如是。然于彼中，所有地狱诸众生辈，被山合着揩磨打时，身体一向脓血流出，唯骸骨在，彼等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乃至如上次第，如是当知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其彼众合大地狱中，所有众生，生者住者，其守狱者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辈，以大铁石炽然猛焰，乃至扑彼地狱众生，置热地上，令其仰卧，彼铁石上，更取别石以覆其上，如世间碓，如是用磨，磨已复磨，大磨作末，既作末已，复更细磨。彼等磨时，更复重研，研已复研，大研作尘。既作尘已，复作细尘。如是种种作尘末时，一向唯见脓血流出，空有骸骨尘末而在。彼等于中乃至受于极重苦恼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上，次第应知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而彼众合大地狱中，所有地狱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卒取彼众生，扑置热铁大铁槽中，其槽炽然一向猛焰。掷槽中已，犹如世间压诸甘蔗及以胡麻，如是柞压，压已复压，如是大压。彼等压时，其傍唯见脓血流出，一边唯有骸骨滓在于中，乃至受大严苦，略说如上。命既未终，其中受苦种种痛剧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而彼众合大地狱中，所有地狱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卒取彼众生，掷铁臼中炽然猛焰，乃至一向极热铁杵持用捣筑，捣已复捣乃至大捣。如是又筑，筑已复筑，乃至大筑。既捣筑已，复更碎末，又大碎末。彼等如是，舂捣筑碎，作尘末时，唯有脓血一向傍流，一边唯有骸骨末在。彼等于中，乃至极受严切重苦，略说如上。乃至其中，命未终尽，具受众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而彼众合大地狱中，所有地狱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。尔时，于上虚空之中，有大铁象，自然出生，炽然猛壮，乃至一向光焰赫盛。为彼地狱诸众生辈，从其头顶乃至足趺，象以两脚躅其髑髅，躅已复躅，乃至大躅。彼象躅时，能令彼等地狱众生，身诸脓血一向流出，一边唯有骸骨独在。彼等于中受大严苦，略说如上。命未终尽，如是次第，于中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而彼众合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于众合大地狱出。出已一向驰奔而走，乃至求于救护之处，向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已乃至寒冰地狱，具受众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其彼叫唤大地狱中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诸小地狱，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于其中间，有何因缘，称彼叫唤为大地狱？诸比丘！而彼叫唤大地狱中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卒，馱彼地狱诸众生辈，令其入于诸铁城中，其城炽然热铁猛焰，其光焰赫。彼等于中，乃至受于严重苦故，众恼逼切，共相和合，恒大叫唤，名叫唤狱。其彼狱中，以铁为屋房室辇舆，皆以铁为楼观园池，悉热炭火，炽然光耀，一向洞彻。驱逐彼等受罪众生，掷着于中，诸苦逼切，不可忍耐，即便叫唤，是故名为叫唤狱也。彼等于中，受大严苦，略说如上。命既未终，未尽彼等恶不善业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诸比丘！其彼地狱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彼叫唤大地狱出。出已驰走，略说如前，乃至求于救护之处，诣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，入已如前，乃至略说，其次最后寒冰地狱，其中命终，具受众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大叫唤大地狱中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，以为眷属，皆悉纵广五百由旬，从黑云沙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于彼中间，有何因缘，名大叫唤大地狱也？诸比丘！彼大叫唤大地狱中，所有众生，生者住者。时守狱卒取彼众生，悉皆掷置铁屋室中，炽然大热，乃至一向光焰猛壮。彼等于中，受极严苦，逼切难忍，众恼和合，遂大叫唤，以是缘故，称彼地狱，名大叫唤。彼地狱中，有铁屋宇铁房、铁辇铁阁铁楼，其中炭火，沸涌盈溢。彼等于中，受极重苦，略说如前。既未命尽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诸比丘！而彼地狱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大叫唤大地狱出。出已驰走，乃至略说，求救护处，诣黑云沙小地狱中。入已乃至最后十六寒冰地狱，于中命终，具受众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其彼热恼大地狱中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，以为眷属，其狱各各如前，纵广五百由旬，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于其中间，有何因缘，称彼名为热恼大地狱？诸比丘！其彼热恼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卒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辈，掷铁镬中，头直向下，脚皆向上，炽然沸涌，乃至一向热焰汤火。彼等于中，被烧煮故，是故名为热恼狱也。而彼狱中，有诸铁釜铁瓮铁瓮、铁瓠铁盥铁釜铁鼎，并皆炽然，一向猛焰。彼等于中，若烧若煮，故名热恼，乃至受于极严重苦。命既未终，未尽彼等恶不善业，如是次第，一切悉受。诸比丘！彼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彼热恼大地狱出。出已乃至驰奔而走，欲求救护归依之处，向黑云沙小地狱中，略说乃至寒冰地狱，于彼命终，具受众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大热恼大地狱中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，各各纵广五百由旬，从黑云沙小地狱中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于其中间，有何因缘，名大热恼大地狱也？诸比丘！彼大热恼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卒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辈，捉头掷下，以脚向上，置铁釜中，炽然猛火，乃至一向热焰冲出。彼等于中，极受热恼大热恼已，复大热恼，是故名炽然最大热恼狱也。彼等于彼热铁瓮中、盆中镬中鼎中鎗中，炽然热恼，极大苦切。掷着中已，彼等于中为地狱火，若烧若煮若炙若煎，受诸苦恼，恼已复恼，以是故名最炽猛热极恼狱也。彼等于中，受剧苦恼，略说如前。乃至命终，如是次第，于中受苦。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从彼炽热极大剧恼地狱出已，驰奔而走，乃至略说，欲求救护归依之处，诣黑云沙小地狱中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，命既未终，受诸苦恼，次第如前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狱中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而为眷属，以自围遶，其狱各广五百由旬，初黑云沙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于彼中间，有何因缘，名阿毘脂大地狱也？诸比丘！其阿毘脂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彼等众生，以恶不善业果报故，彼守狱者自然出生，各各以手，取彼地狱诸众生身，扑着热铁炽然地上，火焰直上，一向猛壮，覆面扑已，即持利刀，从其脚踝，抽拔出筋，乃至头发皆相连接，贯彻心髓，痛苦难论。如是拔已，然后令驾铁车而行，炽然光焰，一向猛热，将其经历无量由旬铁地而过。所行之处，纯是洞然热铁险道，去已复去，随彼心意，无暂时停，欲向何处，称意便去，随所去处，随所到处。彼等如是，将彼去时，欲将去时，意欲去时，即消彼等身诸血肉，无复遗余。以是因缘，受严切苦，极重剧苦，意不熹苦。命既未终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未灭未散未变未移，若于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化者住者，以恶不善业果报故，从于东方有大火聚，忽尔出生，炽然赫色，极大猛焰，一向洞赫。如是次第，南方西方及北方等，诸方各各皆有极大火聚出生，炽然光焰，悉皆猛赫。彼等于中，以此四方四大火聚之所围绕，渐渐逼近，共相和合，令诸众生受诸痛苦，乃至受彼大严切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上，于彼狱中，一切具受。

起世因本经卷第三

起世因本经卷第四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地狱品下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以恶不善业果报故，从于东壁光焰出已直射西壁。到已而住，从于西壁光焰出已，直射东壁，到已而住；从于南壁光焰出已，直射北壁；从于北壁光焰出已，直射南壁；从下向上，自上射下，纵横交接，上下冲射；热光赫焰，腾沸相激。彼等于中，以此六种大猛火聚，掷诸众生，以着其中，乃至受于极严切苦。命既未终，乃至略说，彼不善业未毕未尽，于其中间，具足而受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以恶不善业果报故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见狱东门忽然自开。是时，彼狱诸众生辈，以见闻彼开门声故，走向彼处，走已复走，大速疾走：『我等今者至于彼处，决应得脱。我等今者达到彼处，应当大吉。』彼等众生，如是走时，走复走时，速疾走时，其身转更炽然光焰。譬如世间有力壮夫将大火炬逆风而走，而彼火炬，更复转然焰炽猛盛。如是如是，彼等走时，走已复走，如是走时，身诸支节，转复炽燃，举足之时，肉血离散，下足之时，其肉还生。又复彼等，如是奔走，欲近门时，为彼等故，门自然闭。众生尔时，于彼狱中，热铁地上炽燃光焰，一向闷绝，覆面而踣。彼等于中，既覆踣已，即烧其皮，烧皮已次烧肉，烧肉已烧筋，烧筋已烧骨，烧骨已至髓，髓出已实时烟出，烟出已复出烟、大出烟。彼等于中，乃至次第受极严苦。命既未终，略说如前，未尽彼恶不善之业，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，于中具受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以诸不善业果报故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是时彼狱南门西门乃至北门，还如是开。时彼地狱诸众生辈，闻彼开声，向门而走，走已复走，乃至大走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等今者，当于此处，必应得脱，我等于今定当脱了。』彼等如是大驰走时，其身转复炽然猛烈。譬如壮夫手中执持大干草炬逆风而走，彼炬既然，转复炽盛。如是如是，彼等众生，走已复走，乃至大走。作是走时，彼等身分，转更炽燃，举掷足时，肉血俱散，欲下足时，肉血还生。及到门

时，彼门还闭，彼等于中，热铁地上，炽然焰盛，专一向走，既不得出，其心闷乱，覆面倒地。彼等于中，既倒地已即烧身皮，既烧皮已次烧其肉，既烧肉已复烧于骨，乃至彻髓，洞然烟出，其烟燧[火*孛]，复出赤光，烟焰相杂，热恼复倍。彼等于中，受极严苦，略说如前。乃至寿命未得终尽，恶不善业未灭未离未变未散，乃至往昔若人非人身造作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阿毘脂大地狱中，所有众生，乃至住者，以诸不善业果报故，为彼地狱火所烧时，眼所见色，皆是意中所不喜色，有意喜者而不现前。非意所好、非是好者，不爱之色、不善之色，而恒逼恼。耳所闻声、鼻所闻香、舌所取味、身所觉触、意所念法，皆是意中所不喜法。若非意喜，非可爱法，而来现前，凡有境界皆是不善。彼等于中，以是因缘，恒受极重苦恼龕涩，其色恶故，其触亦然。乃至寿命未得终尽，恶不善业，未没未灭，若于往昔人非人身造作一切诸恶业者，悉皆具受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更何因缘，彼阿毘脂大地狱者，称阿毘脂大地狱也？诸比丘！其阿毘脂大地狱中，于一切时，无有须臾得暂受乐，乃至如一弹指顷时，是故称彼大地狱者，为阿毘脂也。如是次第，具足受苦。诸比丘！彼大地狱诸众生辈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，乃至从彼阿毘脂中大地狱出。出已驰走，走已复走，乃至大走，欲求屋宅、求覆求洲、求归依处、求救护处，诣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。入已乃至略说，最后到第十六寒冰地狱，具受众苦，彼处命终。」

此中世尊说如是偈：

「若人身口意造业，	作已向于恶道中，
如是当生活地狱，	其中可畏毛竖处。
经历无数千百年，	死已须臾还复活，
怨讎各各相报对，	此由众生更相杀。
若于父母起恶心，	或佛菩萨声闻众，
此等皆当堕黑绳，	彼处受苦极严剧。
教他正行令邪曲，	见人友善必破坏，
彼等皆堕黑绳狱，	两舌恶口多妄语。
乐作三种重恶业，	不修三种善根芽，
此痴人辈堕合狱，	彼等于中久受苦。
或害羊马及诸牛，	种种杂兽鸡猪等，

并杀诸余虫蚁类，
世间怖畏相多种，
彼堕磔山等狱中，
贪欲恚痴恶使故，
判是作非乖法律，
若倚强势劫夺他，
故作如是诸逼切，
若乐杀害诸众生，
常行如是不净业，
诸种触恼众生故，
彼中复有大叫唤，
诸见稠林所覆蔽，
常行如是最下业，
若至此大叫唤中，
其中铁堂及铁屋，
若作世间诸事中，
彼等当生热恼狱，
世间沙门婆罗门，
若恒触恼令不熹，
生天净业不乐修，
如是之事熹作者，
恶向沙门婆罗门，
或复害于其余尊，
恒多造作诸恶业，
如是人向阿毘脂，
若说正法为非法，
既无增益于善者，
活及黑绳此两狱，
热恼大热共成七，
此等八是大地狱，
恶业之人所作故，

彼等堕于合狱中。
以此逼切恼人故，
搥押臼杵舂捣苦。
回转正理令别异，
彼为刀剑轮所伤。
有力无力皆悉取，
彼为铁象所蹴躅。
身手血涂心严恶，
彼等当生叫唤中。
于叫唤狱多被煮，
此由谄曲狡猾心。
爱网弥密所沈沦，
彼则堕于大叫唤。
炽然铁城毛竖处，
所来入者悉烧然。
多诸恼乱众生者，
受诸热恼无量时。
父母尊长诸耆旧，
彼等皆堕热恼中。
所爱至亲常远离，
彼皆当入热恼狱。
并诸善人父母等，
堕热恼中常被煮。
不曾发起一善心，
当受无量众苦恼。
说诸非法为正法，
彼等皆当入阿毘。
合会叫唤三为五，
其阿毘脂为第八。
严炽苦切难忍受，
其中小狱有十六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告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诸比丘！今应当知，彼之世界于两中间，别更复有十地狱住。何等为十？所谓頽浮陀地狱、泥啰浮陀

地狱、阿浮地狱、呼呼婆地狱、阿咤咤地狱、搔捷提迦地狱、优钵罗地狱、波头摩地狱、奔茶梨迦地狱、究牟陀地狱。诸比丘！于彼中间，有如是等十种地狱。诸比丘！何因何缘，其頞浮陀地狱，名为頞浮陀也？诸比丘！彼頞浮陀地狱之中，诸众生辈，有得如是色身形体，譬如泡沫，是故名为頞浮陀也。复更于中有何因缘，其泥啰浮陀，名为泥啰浮陀也？诸比丘！彼泥啰浮陀地狱之中，诸众生辈，有得如是色身形体，譬如肉片，是故名为泥啰浮陀也。又复于中何因何缘，其阿呼地狱，名为阿呼也？诸比丘！彼阿呼大地狱中，诸众生辈，受于严苦逼切之时，叫唤唱言『阿呼阿呼』，甚大苦也，是故名为阿呼呼也。又复于中何因何缘，其呼呼婆，名为呼呼婆也？诸比丘！彼呼呼婆地狱之中，诸众生辈，为彼地狱极苦所逼切时，叫唤唱言『呼呼婆』，是故名为呼呼婆也。又复于中何因何缘，其阿咤咤地狱，名为阿咤咤也？诸比丘！彼阿咤咤地狱之中，诸众生辈，以极苦恼受逼切时，称叫唤言『阿咤咤』，亦不能自口中出舌，是故名为阿咤咤也。又复于中何因何缘，其搔捷提迦，名为搔捷提迦也？诸比丘！彼搔捷提迦地狱之中，火如是色，譬如搔捷提迦华，是故名为搔捷提迦也。又复于中何因何缘，其优钵罗，名为优钵罗也？诸比丘！彼优钵罗地狱之中，火如是色，譬如优钵罗华，是故名为优钵罗也。又复于中何因何缘，其究牟陀地狱，名为究牟陀也？诸比丘！彼究牟陀地狱之中，火有是色，譬如究牟陀华，是故名为究牟陀也。又复于中何因何缘，其奔茶梨迦，名为奔茶梨迦也？诸比丘！彼奔茶梨迦地狱之中，火有是色，譬如奔茶梨迦华，是故名为奔茶梨迦也。又复于中何因何缘，其波头摩，名为波头摩也？诸比丘！彼波头摩地狱之中，火有是色，譬如波头摩华，是故名为波头摩也。

「诸比丘！譬如憍萨罗国中，二十佉啰迦(佉啰迦者隋言二十斛)，乌麻高满不槩令平，而于彼中，有一丈夫，满一百年，取一乌麻。如是次第，满百年已，复取一粒乌麻掷出。诸比丘！掷彼憍萨罗满二十佉啰迦乌麻尽已，如是时节，我说其一頞浮陀寿，犹未毕尽。且以此数，略而计之，如是二十頞浮陀寿，为一泥啰浮陀；二十泥啰浮陀，为一阿呼；二十阿呼，为一呼呼婆；二十呼呼婆，为一阿咤咤；二十阿咤咤，为一搔捷提迦；二十搔捷提迦，为一优钵罗；二十优钵罗，为一究牟陀；二十究牟陀，为一奔茶梨迦；二十奔茶梨迦，为一波头摩；二十波头摩，为一中劫。

「诸比丘！其波头摩地狱处所，若众生辈，离彼一百踰闍那住(踰闍那者隋数四十里也)，为彼狱火光焰所烧；若离五十踰闍那住，诸众生辈，皆盲无眼；若离二十五踰闍那住，诸众生辈，身之血肉自然破散。诸比丘！其瞿迦梨比

丘，为于舍利弗及目犍连边，起诽谤心、浊恶心已，死后即生彼波头摩地狱之中。生彼处已，从口生焰，出长十肘(肘长二尺)。于其舌上，自然而有五百具犁，恒常耕之。诸比丘！我于余处，未曾见有如是色类而自损害，所谓于诸梵行人边，心生垢浊，自损故、恶心故、不利益心故、无慈心故、无净心故。诸比丘！是故汝等应须于彼诸梵行边，当起于慈身口意业，如我所见，昼夜起慈身口意者，常受安乐。是故汝等诸比丘辈，皆当如我所见所说，汝应昼夜常起慈心，汝等应当如是习学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伽陀：

「世间人辈当生时，	舌头自然出斤斧，
所谓口中说恶故，	还自损害割其身。
应赞叹者不称誉，	合毁辱人反谈美，
如是名为口中净，	以此净故无乐受。
若人博戏得资财，	此是世间少言净，
清净行边起浊心，	是名口中大鬪净。
如是三十六百千，	泥啰浮陀地狱数，
及五頽浮陀地狱，	堕彼波头摩狱中，
以毁圣人致如是，	缘口意业作恶故。

「诸比丘！彼界中间，复有诸风，名曰热恼。诸比丘！彼等诸风，若来到此四世界中，而此四洲世界所有诸众生辈，生者住者，彼皆一切，皆散皆灭皆坏皆无。譬如苇荻，若被刈已，不得水时，干坏无有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彼界中间，所有诸风，名热恼者，彼等若来此四界时，此四洲界所有众生，一时皆悉干坏无有。彼等以此内轮圆山、大轮圆山二山所障，是故彼风不来到此。诸比丘！彼轮圆山、大轮圆山，能作如是最大利益，为此四洲四世界中诸众生等，作依业故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于彼处世界中间，有诸风吹地狱，烧煮众生身肉脂髓，臭秽燄[火*孛]气响种种不净。诸比丘！彼风若来到此四洲世界中时，尔时四洲世界之中，所有众生乃至住者，彼等皆盲无复眼目，以其气恶臭处猛故。然彼轮圆及大轮圆二山障碍，以障碍故，不来自于此。诸比丘！彼内轮圆及大轮圆二山，能为此四洲界诸众生等，造作如是最大利益，成诸众生依止业故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界中，更有大风，名僧伽多(僧伽多者隋言合会)。诸比丘！彼风若来此世界中，则四大洲及诸八万四千小洲，并余大山，及须弥留山王，悉能擎举，去地令高一俱嚧舍(四肘名一弓，千弓名一俱嚧舍)，举已能令分散破坏，乃至二三四五六七俱嚧舍地，既擎举已，悉能令其星散破坏；乃至高一踰阇那地，擎举星散破坏如前，如是二三四五六七踰阇那地，擎举破坏悉令分散，乃至一百踰阇那地，既擎举已分散破坏，及二三四五六七百踰阇那地，擎举已碎分散破坏，亦复如前；乃至一千踰阇那地，既擎举已尘散破坏，及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阇那地，悉擎举已分散破坏。诸比丘！譬如壮健有力丈夫，以手搦取麦[麸-夫+戈]一把，高擎举已，于虚空中，粉末分散悉令碎坏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彼世界中，最大极吹僧伽多风，若来到此四洲界中，尔时此界四方大洲，并及八万四千小洲，余诸大山及须弥留山王，擎举高一俱嚧舍地，分散破坏，略说如前，乃至七千踰阇那地，既擎举已，尘散破坏。诸比丘！但以得彼内轮圆山、大轮圆山二山障碍，以障碍故不来于此。诸比丘！彼内轮圆、大轮圆山，二山威德，有如是力，能大利益，为此四洲四世界中诸众生等，作依业故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于彼世界中间之外阎浮洲南，有阎摩王宫殿住处，纵广六千踰阇那地，七重墙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其外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所谓金银鞞琉璃、颇致迦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，七宝之所成就。于彼四方各有诸门，彼等诸门，皆有却敌楼橹台殿、园苑华池。其诸华池及园苑内，有种种树，其树各有种种众叶，及种种花，与种种果，弥满遍布种种香熏，种种众鸟各各自鸣。复次，诸比丘！别有一时及三摩耶，其阎摩王以恶不善业果报故，于夜三时昼三时间，自然而有赤融铜汁，在前出生。当如此时，其王宫殿，即变为铁，于先所有五欲功德，在目前者，皆没不现，若在宫内，即于宫内如是出生。时，阎摩王见此事已，怖畏不安，诸毛皆竖，即便出外，若在宫外，即复于外如是出生。时，阎摩王心生怖畏，战动不安，身有诸毛，一时皆竖，即走入内。时，守狱者取阎摩王，即便扑着热铁地上，炽燃猛盛一向光炎，扑仰卧已，即以铁钳用开其口，以洋铜汁置于口中。时阎摩王，即烧唇口，烧唇口已次烧于舌，既烧舌已即烧咽喉，烧咽喉已，即烧大肠及小肠等，次第焦然，从下而出。即于彼时及三摩耶，其阎摩王作如是念：『所有众生，以其往昔身作恶行、口作恶行、意恶行者，彼等皆受如是种种形色苦恼，心不熹处，譬如地狱诸众生辈。我今亦然，并及余者，若共阎摩王同作业众生之辈。呜呼！愿我从此舍身死已，堕和合中，共于人间相逢受生。尔时，我于如来教法中，当得信

解。尔时，我于彼处，当得信解，具足已剃除须发，着袈裟衣，正得信解，从家出家。我于尔时出家已，和合不久，若善家子为何事故，正得信解，从家出家，即彼无上梵行尽处现见法中，自得通证。作具足已，愿我当行，我今已尽生死，已立梵行，应所作者，皆作办讫，更不复于后世受生。』诸比丘！其阎摩王，或复有时发如是等求习善念。于彼时中，其阎摩王所住宫殿，还成七宝种种出生，及天五欲功德现前，悉皆具足。当于彼时，其阎摩王复作是念：『所有一切诸众生辈，以身善行口意善行，愿于彼等，各各皆受如是安乐，譬如空住诸夜叉辈，如我今者，自余阎摩王，所有同集业众生者。』

「诸比丘！世间凡有三种天使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衰老及病、死也。诸比丘！有一种人，以自放逸，身行恶行及其口意行于恶行。而其彼人，身口及意行恶行已，彼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向于恶趣，生地狱中。其守狱者，驱彼众生，实时将向阎摩王边白言：『天王！此之丈夫，昔在人间，纵逸自在，不善和合，恣身口意，行于恶行；然此以其身及口意行恶行已，今来生此。是故天王！善好教示，善好诃责。』时，阎摩王问彼丈夫：『汝善丈夫！昔在人间，第一天使，善好教示，善好诃责，汝岂不见彼之天使出现生耶？』彼答言：『天！我实不见。』时，阎摩王复更告言：『丈夫！汝岂不见往昔世间有人身时，或作妇女、或作丈夫，衰老相现，摩诃罗时，齿缺发白，皮肤缓皱皴子遍满，状如乌麻，伛偻背曲，跛跂而行，步不依身，恒常偏侧，颈皮宽缓，如牛咽垂，唇口干枯，喉舌燥涩。身体屈折，气力绵微，喘息作声，犹如挽锯。向前欲倒，倚杖而行，既离盛年，血肉消尽。羸瘦趣向未来世路，举动羸弱失壮时形。乃至身心，恒常战栗，其诸支节一切悉皆疲懈已不？』彼人答言：『天！我实见之。』

「时，阎摩王复更告言：『汝愚丈夫，无有智慧。汝昔既见如是相貌，云何不作如是思念：「我今身上，亦有是法、亦有是事，我今亦未离如是法，我今具有如是老法。既未得离，我今应当为身口意亦可造作微妙善业，使我当有长夜利益安乐报也。」』时，彼丈夫即答言：『天！我实不作如是思念。何以故？以心纵荡行放逸故。』时，阎摩王，又更告言：『愚痴丈夫，若如是者，汝自懈怠，行放逸故，不修身口及意善业。以是因缘，汝当长夜，得大苦恼，无有安乐，是故汝当具足受此放逸行罪，当得如是恶业果报，如彼放逸丈夫受者。又汝丈夫，此之苦报恶行业者，非汝母作、非汝父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国王作、非诸天作、亦非往昔先人所作，是汝丈夫，自于身中，作此恶业，今自聚集，汝还自当受此报也。』

「尔时，彼世阎摩罗王，具以如是第一天使，善好教示，诃责彼已，复更次以第二天使，善好教示，诃责告言：『丈夫！汝岂不见第二天使世间出也？』彼答言：『天！我实不见。』王复告言：『丈夫！汝岂不见，往昔世间作人身时，四大和合，一旦乖违，若妇女身、若丈夫体，患苦困笃，或在小床或大床上，以自屎尿污秽于身，宛转粪中不得自在。卧起行坐，皆人扶持，或人洗拭，或人抱出，或有与饮，或复与食。』彼人答言：『天！我实见之。』王复告言：『丈夫！汝见如是，若巧智者，云何不作如是思念：

「我今亦有如是之法、我今亦有如是之事、我亦未离如是患法、我亦自有如是患事。既未免脱，应自觉知，我今亦可作诸善业，若身若口若意善业，为我当来长夜，作于大利益所大安乐处。」』彼人答言：『天！我实不作如是思念，以懈怠心行放逸故。』王复告言：『丈夫！汝今既是行放逸者，懒惰懈怠不作善业，若身若口若意善业，汝何能得长夜利益及安乐报？是故汝当修行善事，若行放逸，随放逸故，汝此恶业非父母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王非天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、非诸沙门及婆罗门等之所造作。此之恶业，汝既自作，汝还自受此果报也。』

「时，阎摩王依次以此第二天使，善好教示，诃责彼已，依次更以第三天使教示，诃责彼丈夫言：『汝愚丈夫，汝在人间作人身时，岂可不见第三天使世间出生？』彼答言：『天！我实不见。』」

「时，阎摩王复告彼言：『汝丈夫！岂可不见彼世间时，若复妇女、若有丈夫，随时命终，安置床上，将向于外，以杂色衣，而覆其上。又作种种斗帐轩盖而普周匝，为诸眷属之所围遶，绝诸瓔珞，举手散发，或将灰土以盆头上，最极悲恼号咷哭泣，或言「呜呼」、或言「多多」、或言「养育」，举声大叫，捶胸哀恸，种种语言，酸切哽楚，汝悉见不？』彼丈夫言：『天！我实见之。』

「时，阎摩王复告彼言：『丈夫！汝昔既见如此之事，何不自作如是思念：「我今亦有如是之法，我身亦有如是之事，我既未脱如是之事，我亦有死，亦有死法，未得免离。我今亦可作诸善业，若身若口若意善业，为我长夜作大利益作安乐故。」』时，彼丈夫即答天言：『我实不作。何以故？以放逸故。』时，阎摩王复告彼言：『丈夫！汝今既是放逸行者，以放逸故不作善业，亦不聚集其余诸善，谓身口意，为汝长夜作于利益，当作安乐，是故汝今有如是事。依放逸行，以放逸故，汝自招此恶不善业。汝此恶业，非父母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王非天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，又非沙门婆罗门

作。丈夫！汝此恶业，是汝自作自聚集故，得此果报，汝还自受。』时，阎摩王具足以此第三天使，教示诃责，勅彼丈夫，言语讫已，即弃舍之。时，守狱者种种取彼丈夫手臂，以头向下，持足向上，即掷置于诸地狱中。」

世尊尔时说伽他言：

「众生造作恶业已，
时阎摩王见彼来，
『汝昔在于人间时，
此是天使来告示，
纵身口意染诸尘，
如此云何名有识，
尔时如法阎摩王，
彼即喘息心恐怖，
『以我昔共恶朋友，
贪欲瞋恚所缠覆，
『汝既不修众善因，
愚痴今日当得果，
如此一切诸恶业，
亦非沙门婆罗门，
此直是汝自造作，
自既作此诸恶业，
彼王以是三天使，
阎摩罗王于彼时，
时阎摩世所住者，
牵将向于地狱中，
四边相向有四门，
诸院垣墙皆是铁，
炽然猛热铁为地，
遥见可畏心已惊，
犹如一百由旬内，
其中所烧众生辈，
被于天使之所诃，
彼等即今长夜悔，
所有智慧诸人等，
死后堕于恶趣中，
以悲愍心而诃责：
可不见于老病死，
云何放逸不觉知？
不行施戒自调伏，
而不造作利益因？』
作是诃责罪人已，
战惧便作如是言：
闻善意中不熹作，
不作自利故损身。』
唯造种种诸恶业，
彼业受来地狱中。
非父非是母所作，
非是国王非诸天。
诸恶业子不净故，
今当分受此恶果。』
次第诃责罪者已，
弃舍诸罪众生去。
即便取彼丈夫辈，
极大可畏毛竖处。
四方四维皆整顿，
用铁周匝以为栏。
光焰严盛烟火合，
严炽焰赫难可向。
大火炽然悉弥满，
皆由往昔作恶因。
而心放逸无觉察，
皆由往昔下劣心。
若见天使来开导，

应当精勤莫放逸，
既见闻已须恐怖，
一切无过于涅槃，
至彼安隐则快乐，
所谓诸怨皆已度，
诸圣法王善巧说。
诸有生死穷尽处，
种种患尽无有余。
如是见法得寂灭，
自然清净得涅槃。

起世因本经卷第四

起世因本经卷第五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诸龙金翅鸟品第五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一切诸龙，有四种生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卵生、二者胎生、三者湿生、四者化生，如此名为四种生龙。诸比丘！其金翅鸟，亦四种生，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及以化生，此等名为彼金翅鸟有四种生。诸比丘！大海水底有娑伽罗龙王宫殿，纵广正等八万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周匝庄严，七重宝铃，间错珠网。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扶踈荫映之所围绕，妙色可观，众宝庄校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，七宝所成。于彼四方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，有诸重阁楼观却敌，有诸园苑及以泉池。地与池中，各各皆有众杂花草，行伍相当。复有诸树，种种叶华，种种众果，种种香熏，种种诸鸟，各各自鸣。

「诸比丘！彼须弥留山、佉低罗山，二山中间，有于难陀、优波难陀二大龙王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六千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略说如前，乃至众鸟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其大海北为诸龙王及诸一切金翅鸟王，有一大树，其树名曰居咤奢摩离(隋言龕聚)。彼之大树，其本周围有七由旬，其下入地二十由旬，其上出高一百由旬，枝叶遍覆五十由旬，其院纵广五百由旬，七重墙堦，略说如前，乃至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彼居咤奢摩离大树东面，有卵生龙及卵生金翅鸟诸宫殿住，宫各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略说如上，乃至众鸟各各自鸣。

「其居咤奢摩离大树南面，有胎生龙及胎生金翅鸟诸宫殿住，亦各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略说如前，乃至众鸟各各自鸣。其居咤奢摩离大树西面，有湿生龙及湿生金翅鸟诸宫殿住，亦各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略说如前，乃至众鸟各各自鸣。其居咤奢摩离大树北面，有化生龙及化生金翅鸟诸宫殿住，亦各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略说如前，乃至众鸟各各自鸣。」

「诸比丘！其彼卵生金翅鸟王，欲得搏取卵生龙时，于是即飞向居咤奢摩离大树东面枝上，下观海已，便以两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二百由旬。海水开已，即便衔取卵生龙出，随其所用，随其所食。诸比丘！其诸卵生金翅鸟王，唯能取得卵生龙食，随其所用，则不能取胎生之龙，及湿生龙、化生龙等。」

「诸比丘！其诸胎生金翅鸟王，若欲得取卵生龙者，实时飞向彼居咤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，下观大海，即以两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二百由旬，因而衔取卵生龙出，随其所食。又复胎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胎生龙者，即便飞向彼居咤奢摩离大树南枝上，下观大海，即以两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四百由旬，遂便衔取胎生龙出，随其食用。诸比丘！其诸胎生金翅鸟王，唯能取得卵生诸龙及胎生龙，随其所用，则不能得湿生诸龙、化生龙等。」

「诸比丘！其诸湿生金翅鸟王，若欲得取卵生龙时，尔时飞上彼居咤奢摩离大树东枝上，以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二百由旬，开已衔取卵生龙用，随其所食。又复湿生金翅之鸟，若欲得取胎生龙时，即便飞向彼居咤奢摩离大树南枝上，以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四百由旬，开已衔取胎生龙食，随其所用。又复湿生金翅之鸟，若欲得取湿生龙者，尔时飞向彼居咤奢摩离大树西枝上，以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八百由旬，即便衔取湿生龙用，随其所食。诸比丘！其诸湿生金翅之鸟，唯能得取卵生诸龙、胎生之龙、湿生龙等，随其所用，随其所食，唯不能得化生诸龙。」

「诸比丘！其诸化生金翅之鸟，若其欲得取卵生龙，尔时飞向彼居咤奢摩离大树东枝上，以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二百由旬，即便衔取卵生龙食，随其所用。又复化生金翅之鸟，若欲搏取胎生龙时，即便飞向彼居咤奢摩离大树南枝上，以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四百由旬，时彼化生金翅之鸟，即便衔取胎生龙食，随其所用。又复化生金翅之鸟，若欲得取湿生龙时，即便飞向彼居咤奢摩离大树西枝上，以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八百由旬，实时衔取湿生龙食，随其所用。又复化生金翅鸟王，若欲得取化生龙者，尔时即飞向彼居

咤奢摩离大树北面枝上，下观于海，便以两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一千六百由旬，即便衔取化生龙食，随其所用。诸比丘！此等诸龙悉皆为彼**金翅之鸟**所取食噉。

「诸比丘！别有诸龙，彼金翅鸟不能取得。所谓娑伽罗龙王，不曾为彼金翅鸟王之所惊动；又有难陀龙王、优波难陀龙王，此二龙王等，亦不为彼金翅鸟取；又复提头赖咤龙王、阿那婆达多龙王等，亦不为彼金翅鸟王之所撮取。诸比丘！复有自余诸龙王等，亦不为彼金翅鸟取，所谓摩多车迦等、德叉迦等羯勒拏憍多摩迦等、炽婆陀弗知梨迦等、商居波陀迦等、甘婆罗阿湿婆多罗二龙王等。诸比丘！更有自余诸龙住处，彼等界中，亦复不为诸金翅鸟之所食噉。

「诸比丘！于彼趣中有何因缘？而彼等辈生于龙中？诸比丘！有诸众生，熏修龙因、受持龙戒、发起龙心、分别龙意，作是业已，为彼因缘所成熟故，当生龙中。复有一种，熏修金翅鸟因、受持金翅鸟戒、发起金翅鸟心、分别金翅鸟意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，即当生彼金翅鸟中。复有一种，熏修诸兽因、受持诸兽戒、发起诸兽心、习行诸兽业，分别诸兽意，彼以如是种种熏修诸兽戒、因、发起行业、成就心意，众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即便生彼诸杂兽中。复有一种，熏修牛因、牛戒、牛业、牛心、牛意，略说如前，乃至分别，以是缘故，生于牛中。复有一种，熏修鸡、因鸡戒、鸡业、鸡心、鸡意，略说如前，乃至分别鸡心鸡业，以是因缘，当生鸡中。复有一种，熏修鷄鶩因、受鷄鶩戒、发起鷄鶩心、行鷄鶩业、分别鷄鶩意，以彼熏修鷄鶩业、受鷄鶩戒、起鷄鶩心、分别鷄鶩意故，以是因缘，舍身当生于鷄鶩中。诸比丘！复有一种，熏修月戒，或复熏修日戒、星宿戒、丈人戒，或复熏修默然戒，或有熏修大力天戒，或有熏修大丈夫戒，或有熏修入水戒，或有熏修供养日戒，或复熏修事行火戒，或修苦行诸秽浊处。彼熏修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愿我所修此等诸戒，月戒、日戒、星辰等戒，及默然戒、大力天戒、大丈夫戒、水戒、火戒，苦行秽浊，诸如是戒。我当作天，或得天报。』发此邪愿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，丈夫福伽罗等起邪愿者，我今说彼，当向二处，若生地狱、若生畜生。诸比丘！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常。此**是**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，悉皆无常。此**是**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常无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

种沙门婆罗门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非常非无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有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无有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或有边或无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命即是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命异身异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有命有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无命无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，或有有，或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，非有有非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如是说言：『我及世间是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诸行中，当作我见、当作世见；离诸行中，当作我见、当作世见。以是义故，彼等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说『我及世间是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：『我及世间无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诸行中，当作无我见、无世间见；离诸行中，当作无我见、无世间见。以是义故，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无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：『我及世间常非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诸行中，当有我见及世间见；离诸行中，当有我见及世间见。以是义故，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常非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：『我及世间非常非非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诸行中，当有我见及世间见；离诸行中，当有我见及世间见。是故彼等作是说言：『我及世间非常非非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：『我及世间有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作如是说：『命有边，人有边。从初托胎腹中是命，死后殡葬埋藏是人。上人从初出生受身四种，七反堕落，七过流转，七走七行，当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有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无有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作如是说：『命无有边，人无有边。从初托胎腹中是命，死后殡葬埋藏是人。上人从初出生受身四种，七反堕落，七过流转，七走七行，当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无有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，非有边非无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作如是说：『命非有边非无边。是人从初托胎腹中，死后殡葬埋藏。上人从初受身四种，七反堕落，七过流转，七走七行已，当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，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，非有边非无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，非非有边非非无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如是说：『世间非非有边非非无边。从初受身四种，七反堕落，七过流转，七走七行已，当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，非非有边非非无边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彼命即彼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身中见有我及见有命，于余身中亦见有我，亦见有命，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即彼命即彼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命别身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身中当见有我，及见有命，亦别身中当见有我，及见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命别身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有命及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身中当见有我及有命，别身中亦当见有我及当见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有命及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非命非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身中不见有我、不见有命，别身亦不见有我亦不见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非命非身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世，作如是见，寿命亦当至、寿命亦当走，趣向流转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当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于世，作如是言：『此处有寿命至，彼处有寿命断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或有有或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所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此处命断，走至彼处，趣向流转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或有有或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于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等见世，作如是言：『人于此处命断坏已，移至彼处，命亦断坏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有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有一国王，名为镜面。时，镜面王曾于一时，欲共生盲诸丈夫等游戏喜乐，即便宣告：『多集生盲诸丈夫辈。』集已，语彼群盲等言：『谓汝生盲，汝等颇知象之形类，其状云何？』时，彼众盲同共答言：『天王！我等生盲，实不曾知象之形类。』王复告言：『汝等先来既未识象，今者欲知象形类不？』时，彼群盲同声答言：『天王！我实未识，若蒙王恩，我等欲得知象形类。』」

「时，镜面王即便勅唤一调象师来，告之言：『卿可速往彼象廐内，取一象来，置于我前，示诸盲人。』时，调象师知王意已，即将象来置王殿前。王语彼等众盲人辈：『此即是象。』时，诸盲人各各以手摩触其象。尔时，象师语众盲人：『汝摩触象，以实报王。』时，众盲辈有摸鼻者，或牙齿者、或摸耳者，头项背肋髀脚尾等，如是摸已。时，王问言：『汝生盲辈，汝等

已得知象形类相貌等耶？』彼等生盲同答王言：『天王！我等今已知象形类。』

「尔时，彼王即复问言：『汝等诸盲，既已知象，若其知者，象为何类？』时，群盲中，或有以手摩触鼻者，即白王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绳。』触牙齿者答言：『天王！其象如橛。』触象耳者答言：『天王！其象如箕。』触象头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犹如瓮。』触象项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屋梁。』触象背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舍脊。』触象胁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箒。』触象髀者答言：『天王！其象如树。』触象脚者答言：『天王！其象如白。』触象尾者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扫箒。』其众盲人各如是答，天王，其象如是，天王，其象如是，复更白言：『天王，我知象如是。』时，王告众盲言：『汝亦不知是象非象，况能得知象之形类？时，彼众盲各各自执，共相诤鬪，各各以手自遮其面，各各相诤，各各相毁各言己是。时，镜面王见彼众盲如是诤竞，大笑欢乐。王于彼时即说偈言：

「『此等群盲生无目， 横于诸事各相争，
 曾无有师一语教， 云何知是象身分？』

「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世间所有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亦复如是，既不能知如实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圣谛。既不如实知，当知彼等，方应长夜共生诤鬪，流转而行，各相形毁，各相骂辱，既生诤鬪，执竞不休，各各以手自遮其面，如彼群盲，共相恼乱。于中说此偈言：

「若不知彼苦圣谛， 亦不能知苦集因，
 所有世间诸苦处， 苦灭尽处无有余。
 此处是道既不知， 况知灭苦所行处，
 如是彼心未解脱， 未得智慧解脱处。
 彼既不能谛了观， 所趣但向生老死，
 未得免脱于魔缚， 岂能到彼无有处。

「诸比丘！若有沙门婆罗门等，能知如实苦圣谛，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圣谛，如实知者，彼等应当随顺修学，彼等长夜当和合行，各各欢喜无有诤竞，同趣一学犹如水乳，共相和合一处同住，示现教师所说圣法安乐处住。此中偈言：

「若能知是悉有苦， 及有所生诸苦处，
既知一切悉皆苦， 应令悉灭无有余。
既知得灭由于道， 便到苦灭所得处，
即能具足心解脱， 及得智慧解脱处。
则能到于诸有边， 如是不至生老死，
长得免脱于魔网， 永离世间诸有处。」

起世经阿修罗品第六上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诸比丘！去须迷留山王东面，过千踰阇那已，其大海下有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八万踰阇那，七重垣墙而为围遶，七重栏楯周匝庄严，乃至七重金银铃网，其外七重多罗行树，普遍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金银鞞琉璃、颇致迦赤真珠、车璩玛瑙等七宝。彼城垣墙高百踰阇那，广五十踰阇那。彼诸垣墙，相去各各五百踰阇那，间厕置立于门，其门高三十踰阇那，广十二踰阇那。彼等诸门，各有种种却敌楼櫓、园苑陂池。诸园池中，有种种树，树种种叶，叶种种华，华种种果，果有种种香，香气远熏。复有种种杂类众鸟，各各自鸣，其音和雅，出种种声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啰大垣墙中，别为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置立宫殿，其宫名曰设摩婆帝，其城纵广六万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乃至车璩等七宝所成。彼城垣墙高百踰阇那，广五十踰阇那，彼城垣墙相去五百踰阇那，间厕置立于门。彼等诸门高三十踰阇那，广十二踰阇那。彼等诸门亦有楼櫓却敌台阁。有诸园苑及以陂池诸华沼等，有种种树，及种种叶，与种种华，并种种果，种种香熏，有种种鸟，各各自鸣，其音和雅，出种种声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设摩婆帝城，其王住处，正居中央，为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置聚会处，名曰七头，其处纵广五百踰阇那，七重栏楯，揔饰庄严。复有七重金银铃网，其外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四方而为围遶，杂色可观，甚可爱乐，各各悉是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，楼櫓却敌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，而彼下分，青鞞琉璃以为间错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迦衣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正中，自然而有宝所成柱，高二十踰阇那。彼宝柱下，为鞞摩质多啰阿修啰王安立宝座，高一踰阇那，广半踰阇那，杂色可观，甚可爱乐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，柔软细滑，触之

犹如迦梅邻提迦衣。其座二边各有十六小阿修罗所住之处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成就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，柔软可喜，触之犹如迦梅邻提迦衣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东面，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。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四面普皆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甚可爱乐，亦为七宝之所成就，所谓金银鞞琉璃颇致迦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，有诸楼橹却敌台阁、园苑陂池诸华沼等。有种种树与种种叶，及种种华、种种果、种种香熏，有种种鸟，各各自鸣，其音和雅，出种种声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南面西北面等，各有诸小阿修罗王辈宫殿住处。其处纵广九百踰阇那，或八百或七百六百五百四三百踰阇那，其最小者，犹尚纵广百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乃至略说，种种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又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东面南西北面，复有诸小阿修罗王辈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九十踰阇那，或有八十七十六五十四三十二十踰阇那，其最小者，犹纵广十二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略说乃至，有种种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东面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苑，名娑罗林，其林纵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及马瑙等七宝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，有诸楼橹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成就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南面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苑，名奢摩梨林，其林纵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及马瑙等七宝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，有诸楼橹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成就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西面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苑，名俱毘陀罗林，其林纵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及马瑙等七宝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有诸楼橹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成就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北面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有苑，名难陀那林，其林纵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及马瑙等七宝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众宝诸门安住，而彼诸门有诸楼橹，杂色可观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之所成就，其此诸门唯无台阁，自余同等。

「诸比丘！其娑罗林、奢摩梨林，二林中间，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有一大池，名曰难陀，其池纵广五百踰阇那。其水凉冷，轻美不浊，澄洁常清。七重宝砖，以为间错，七重版砌，七重栏楯，七重铃网，其外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普四方面各有阶道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成就，谓马瑙等。复有种种诸华出生，所谓优钵罗、钵陀摩、究牟陀，奔荼梨迦，其如火者火色火形火光，金者金色金形金光，青者青色青形青光，赤者赤色赤形赤光，白者白色白形白光，绿者绿色绿形绿光，圆如车轮。其光明照一踰阇那，其香亦熏一踰阇那。其池又有诸藕根生，大如车轴，割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其味甘甜，如无蜡蜜。

「诸比丘！其俱毘陀啰及难陀那，二林中间，为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有一大树，名苏质多啰波咤罗，其本周围七踰阇那，根下入地二十一踰阇那，其树上出高百踰阇那，枝叶荫覆五十踰阇那，周回纵广五百踰阇那。其外亦有七重垣墙，略说乃至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普四方面亦有七宝诸门而住，又彼诸门亦有楼橹却敌台阁，略说乃至，种种众鸟，各各自鸣。

起世因本经卷第五

起世因本经卷第六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阿修罗品下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七头聚会处所，有二岐道，通为彼王游戏去来；其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宫殿处所，有二岐道，亦复如前；诸小阿修罗王辈宫殿处所，亦二岐道；诸小阿修罗王辈住止处所，亦二岐道；其娑罗园林，亦二岐道；奢摩梨园林，亦二岐道；俱毘陀啰园林，亦二岐道；难陀那园林，亦二岐道；其难陀池，亦二岐道；苏质多啰波咤罗大树，亦二岐道；悉皆如前，七头聚处，相通来往。

「诸比丘！其鞞摩质多啰阿修罗王，意欲向彼娑罗园林，奢摩梨、俱毘陀啰、难陀那园林等，澡浴嬉戏，游行受乐。尔时，心念彼诸小阿修罗王辈，

及念诸小阿修罗辈。是时，彼诸小阿修罗王辈，并及诸小阿修罗等，即生是心：『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即以种种众宝璎珞，庄严其身，各严饰已，乘种种乘，俱来诣向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门之外，到已入向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殿前而住。

「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见彼诸小阿修罗王，及诸小阿修罗众来，即便自以种种璎珞庄严其身，庄严身已，即便骑乘。是时，诸小阿修罗王并及诸小阿修罗辈，左右四面周匝围遶，前后导从，相将诣向娑罗园林，及奢摩梨园林、俱毘陀罗园林、难陀那园林等。到彼处已，在于难陀园林前住。诸比丘！其难陀园林，有三风轮，自然吹动，庄严彼园。何等为三？所谓开者、净者、吹者。何者名开？有风轮来，开闭诸门。何者为净？有风轮来，扫彼园林，令地清净。何者为吹？有风轮来，吹动彼园林树众华，飘零四散。诸比丘！其难陀那园林之中，风散种种微妙众华，下至于膝，有种种香，其香氛馥，遍满园林。当于彼时，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及诸小阿修罗王，并诸小阿修罗等辈围遶，即入彼难陀那园林，入已洗浴，观看游戏，随意而住。诸阿修罗等，于彼园林，或复一月二月三月，澡浴游戏，随意止住，各随所欲去处而去。

「诸比丘！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恒常别有五阿修罗，停住其侧，拥护守视诸恶事故。云何为五？一名随喜、二者名有、三者名醉、四名牟真邻陀、五名鞞呵多罗。诸比丘！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有如是等五阿修罗，恒常在于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侧，为守护故。诸比丘！而彼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殿之上，有万踰阇那海水而住，其彼水聚自然而有四种风持。何等为四？所谓一住、二者安住、三者不堕、四名牢固主。为此风持，常住不动。

「诸比丘！去须弥留山王南面千踰阇那，在大海下，有踊跃阿修罗王宫殿住处。其处纵广八万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略说犹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种种所有，此中一一亦如彼说，汝应当知。乃至此王宫殿之上，所有水聚，亦为四种风轮住持，一住、二安住、三不堕、四牢固主。

「诸比丘！去须弥留山王西面千踰阇那，大海水下，有奢婆罗(隋言幻化)阿修罗王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八万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略说犹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种种所有，此中一一亦如彼说，汝应当知。乃至此王宫殿之上，所有水聚，亦为四种风轮住持，一住、二安住、三不堕、四牢固主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留山王北面，如上相去，大海水下，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如上所说，彼诸墙壁，及以门楼，台阁却敌。园苑诸池，有种种树，与种种叶，种种华果，种种香熏，有种种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彼之处所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城，王住其城，名曰摩婆帝(隋言寂主)，纵广庄严亦如上说。墙壁七重，七重栏楯，七重多罗行树，七重铃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彼等垣墙高下纵广，亦如前说。彼诸垣墙，亦有诸门。彼等诸门高下纵广一一如前。而彼诸门所有层楼，却敌台阁，园苑诸池，及华沼等，亦有诸树，与种种叶，种种花果，种种香熏，亦有种种诸杂类鸟，各各自鸣。

「诸比丘！其彼摩婆帝城王所住处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聚会处，还名七头，其处纵广如上所说，栏楯七重，及诸铃网，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庄严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等诸门亦有楼櫓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而彼下分以天车璩分布，其地柔软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而彼处中有一宝柱，高下纵广如上所说。其彼柱下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置一高座，其座高下纵广庄校，一一如前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其座左边，为十六小阿修罗王亦各别置诸妙高座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右边亦然，为十六小阿修罗王，有诸高座，亦如上说，柔软触之，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彼七头聚会阿修罗王住处东面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更置别住宫殿处所。其处纵广一一如前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乃至七重多罗行树，四面普皆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四方诸面各有诸门，彼等诸门各有楼台，却敌重阁。园苑诸池，众华泉沼，有种种树，与种种叶，种种华果，种种香熏。复有种种众类异鸟，各各自鸣，其音和雅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彼七头聚会阿修罗王住处，东西南北，为诸小阿修罗王辈各有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九百踰阇那，或有八百，或有七百，及以六百五四三二，其最小者百踰阇那，皆有七重墙壁栏楯，略说乃至，种种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彼七头聚会阿修罗王住处，东西南北，为彼诸小阿修罗辈亦各别有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九十踰阇那，或有八十七十六五三四三二，极最小者犹故纵广十二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略说乃至，种种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东面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园苑住，名娑罗林，其

林纵广，一一如前，七重垣墙，七重栏楯，乃至马瑙，七宝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等诸门皆有楼榭，杂色可观，乃至亦为车璩马瑙七宝所成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南面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园苑住，名奢摩梨林，纵广庄严，皆如上说，七重垣墙，七重多罗行树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校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等诸门有诸楼榭，乃至马瑙七宝所成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西面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园苑住，名曰俱毘陀罗林，其林纵广一一皆如上说，七重垣墙，乃至马瑙七宝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亦有楼榭，种种校饰，杂色可观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之所庄严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北面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有园苑住，名曰难陀那林，其林纵广如上所说，七重垣墙，乃至马瑙七宝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亦有楼榭，种种校饰，杂色可观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之所庄严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其奢摩梨及娑罗林，二处中间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，有一池水，名曰难陀，其池纵广如上所说。其水凉冷，柔软轻甜，清净不浊。以七宝砖，七重而砌。以七宝版，间错庄严。七重栏楯，七重铃网，亦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乃至马瑙七宝所成。又其四方有诸阶道，甚可爱乐，亦为七宝之所校成。又生诸华优钵罗华、钵陀摩、究牟头、奔荼梨迦，其华火色火形火光，略说乃至如上，水色水形水光，明照四方。香气氛氲，普熏一切。又有藕根，汁白味甜，食之甘美，如无蜡蜜。

「诸比丘！其俱毘陀罗林及难陀那，二林中间，为彼罗睺罗阿修罗王有一大树，其树名曰苏质多罗波咤罗，其树纵广种种庄严，皆如上说，乃至七重墙壁栏楯，车璩玛瑙七宝所成，甚可爱乐，略说乃至，种种众鸟，各各自鸣，其音和雅，听者欢喜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王七头聚会处所严饰，如上所说，亦有岐道，去来径路，为彼罗睺罗阿修罗王游宫殿故。又复为诸小阿修罗王，及诸小阿修罗辈，亦有岐道，通往来故。向奢摩梨及俱毘陀罗，亦有岐道。向难陀那及难陀池、苏质多罗波咤罗树等，皆有岐道，通其往来，游戏乐故。

「诸比丘！其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若欲向彼娑罗林苑及难陀那林等澡浴游戏出观看时，尔时心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。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作如是心：『彼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心念于我，欲共游戏。』其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作是念已，复自念其诸小阿修罗王，及诸小阿修罗众辈。尔时，彼诸小阿修罗王，并诸小阿修罗辈，即生是心：『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念我等辈，我等当往。』即以种种众宝瓔珞庄严其身，严饰身已，各乘骑乘，诣向鞞摩质多罗阿修罗所，到已在彼宫门之所，齐整而立。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既见诸小阿修罗王并及诸小阿修罗众皆聚集已，即自严身，服诸瓔珞，馭种种乘，共诸小王及阿修罗众，左右围遶前后导从，向罗睺罗阿修罗王所，到已而住。

「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又复念彼踊跃及奢婆罗二阿修罗王等。时，彼踊跃及奢婆罗二阿修罗王亦如是念：『其罗睺罗阿修罗王，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彼等复各念其诸小阿修罗王及诸众辈，其各知己，又并聚集，严饰而来，各向踊跃、奢婆罗等二阿修罗王边，到已各各严身瓔珞乘骑，将从围遶，来向彼罗睺罗阿修罗边，到已各各随所在住。

「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见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等并云集已，自念诸小阿修罗王及其众辈。彼等知己，亦各严饰服乘而来，到罗睺罗阿修罗王前，俨然住立。时，彼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见已自着种种瓔珞，庄严其身，驾种种乘，前后围遶，即共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并及踊跃、奢婆罗等阿修罗王，并诸小王阿修罗众辈，云集导从，向娑罗林、奢摩梨林、俱毘陀罗林、难陀那林等，到已在前少时而住。

「诸比丘！其难陀那林苑之中，自然而有三种风轮。何等为三？所谓开者、净者、吹者。于中开者，所有风轮，开敞诸门；净者风轮扫除诸地；吹者风轮吹诸华树。诸比丘！其难陀那林苑之中，上妙好华遍散满地，其花香气普熏园林，庄严充足，种种可观。

「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及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、踊跃阿修罗王、奢婆罗阿修罗王等，并诸小王，群众眷属小阿修罗辈，围遶而入难陀那园。入已澡浴游戏受乐，种种观瞩，或行或住或卧或坐，随所欲往，任意而行。诸比丘！其罗睺罗阿修罗王，亦常有五阿修罗，拥护恶事，名字如前。宫上海水，纵广厚薄，四种风持，令不堕坠，亦如上说。

起世经四天王品第七

「诸比丘！其须弥留山王，东面半腹，去地四万二千踰阇那，由干陀山顶，有提头赖咤天王城郭住处，城名贤上，纵广六百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。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悉以七宝而为庄严，所谓金银鞞琉璃、颇致迦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之所成就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而彼诸门有诸楼櫓却敌台观、园苑诸池。其诸花林有种种树，与种种叶，种种花果，种种香熏。有种种鸟，各各自鸣，其音调和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其须弥留山王，南面半腹，去地亦四万二千踰阇那，由干陀山顶，有毘娄勒迦天王城郭住处，城名善现，纵广庄严一一如前提头赖咤天王处所，略说乃至，种种诸鸟，各各自鸣。

「诸比丘！其须弥留山王，西面半腹，去地亦四万二千踰阇那，由干陀山顶，有毘娄博叉天王城郭住处，城名善观。纵广庄严一一如前提头赖咤天王处所，略说乃至，种种诸鸟，各各自鸣，其音调和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其须弥留山王，北面半腹，去地亦四万二千踰阇那，由干陀山顶，为毘沙门天王有三城郭，以为住处。其三者何？第一所谓毘舍罗婆、第二名为伽婆钵帝、第三名曰阿茶盘多。各各纵广六百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七重栏楯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唯除月天子宫殿、日天子七大宫殿，其间所有自余贯属四大天王诸天宫殿，或有纵广四十踰阇那，或有三十二十二，其最小者，犹故纵广六踰阇那，亦各七重垣墙栏楯，略说如前，乃至各各众鸟自鸣。

「诸比丘！其毘舍罗婆及伽婆钵帝，二宫殿间，为毘沙门天王有一池水，其池名曰那墀尼，纵广四十踰阇那。其水调和，清凉轻软，其味甜美，香洁不浊。其池四边七重砖砌，七重宝版，间错分明，七重栏楯，七重铃网。亦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普四方面各有阶道，亦为七宝之所庄严。于其池中，有优钵罗、钵陀摩、究牟陀、奔茶梨迦等诸华，自然出生。其华火色火形火光，乃至水色水形水光，华开纵广大如车轮。其光明照半踰阇那，其香气熏一踰阇那。有诸藕根，大如车轴，割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食之甜美，味甘犹蜜。

「诸比丘！其伽婆钵帝及阿茶盘多，二宫殿间，为毘沙门天王有园苑住，其园名曰迦毘延多，纵广正等四十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乃至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略说如前，乃至七宝之所成就。其提头赖咤天王，贤上住处，城郭往来，有二岐道；毘娄勒迦天王，善现住处，城郭去

来，亦二岐道；毘娄博叉天王，其善观处，城郭去来，有二岐道；其毘沙门天王，阿茶盘多城郭处所，有二岐道；毘舍罗婆及伽婆钵帝等城郭处所，亦各俱有二岐之道；其四天王所有眷属，诸小天众宫殿处所，亦各往来有二岐道；其那墀尼池，及迦毘延多苑等，亦各往来有二岐道。

「诸比丘！其毘沙门天王，若欲至彼迦毘延多苑中游戏澡浴之时，内心即念提头赖咤天王。尔时，提头赖咤天王亦心生念：『毘沙门天王意中念我。』如是知己，其即自念其天所属诸小天王及天众等。是时，东面所属身天王及众辈，作如是念：『提头赖咤天王，心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各各严身种种璎珞，乘种种骑，诣向提头赖咤大天王边，到已在前，一面而住。尔时，提头赖咤天王，即自庄严，服诸璎珞。驭驾乘已，与诸小王天众眷属，前后围遶，相将往诣毘沙门大天王边，到已在彼毘沙门王面前而住。

「尔时，毘沙门天王，心念毘娄勒迦、毘娄博叉二大天王。时，彼二王心如是念：『毘沙门王，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即各自念己所统领诸小天王并诸天众。时，彼小王及诸天众亦复心念：『我等大王心念我辈，宜时速往。』如是知己，各自严饰璎珞其身，俱共往诣毘娄勒迦及毘娄博叉二天王所，到已而住。时，二天王知诸小王及余天众聚集来已，各自严身，服众璎珞，便即骑乘，与众围遶，皆共往诣毘沙门宫大天王所，到已在前，俱各停住。

「尔时，毘沙门天王，知诸二王天众集已，复自念其所领小天王及诸群众。尔时，北方诸小天王及其天众，作如是心：『毘沙门天王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各着种种众宝璎珞，庄严身已，诣毘沙门大天王前，各皆立住。

「尔时，毘沙门天王，自着种种众宝璎珞，庄严自身驾种种乘，共提头赖咤、毘娄勒迦、毘娄博叉等四大天王，各与所属诸天王众，前后围遶，俱皆诣向迦毘延多园所，到已在苑前住。诸比丘！其迦毘延多苑中，自然而有三风轮来，一开、二净、三吹。开者开彼园门；净者净彼园地；吹者吹彼园树，诸华飘扬。诸比丘！其迦毘延多苑中众华，积至于膝，种种香气周遍普熏。

「尔时，毘沙门天王、提头赖咤天王、毘娄勒迦王、毘娄博叉王等，与诸小王通及眷属围遶，共入迦毘延多苑中，澡浴游戏，种种受乐。于彼园中，或复一月二月三月。澡浴讫已，游戏受乐，随欲去处，自恣而行。诸比丘！其毘沙门，亦有五夜叉神王，恒常随逐，侧近左右，为守护故。何等为五？一

名五丈、二名旷野、三名金山、四名长身、五名针毛。诸比丘！其毘沙门天王，游戏去来，常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护。

起世经三十三天品第八上

「诸比丘！其须弥留山王顶上，有三十三天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八万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所谓金银鞞琉璃，颇致迦赤真珠，车璩马瑙等。其垣墙高四百踰阇那，广五十踰阇那，彼等垣墙，相去各各五百踰阇那，于其中间有诸门住。彼等诸门高三十踰阇那，广十踰阇那。其门两边，有诸楼橰却敌台阁及鞞舆等。又有诸池及以花林，有种种树，种种叶，种种花果，种种香熏，有种种鸟，各各自鸣，其音调和，甚可爱乐。又彼诸门，各各常有五百夜叉，为三十三天作守护故。诸比丘！彼垣墙内，为三十三天王有一城郭，名曰善见，其城纵广六万踰阇那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庄严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彼城壁高百踰阇那，其上广五十踰阇那，彼城垣墙亦各相去五百踰阇那，于其中间有诸门住，其门各高三十踰阇那，广十踰阇那。彼等诸门，亦有楼橰却敌台阁，诸池花林，有种种树，种种叶，种种花果，种种香熏，种种众鸟，各各自鸣。彼等诸门，门别各有五百夜叉，为三十三天而作守护。

「诸比丘！近彼天宫善见城侧，为伊罗钵那大龙象王有宫殿住，其宫殿纵广六百踰阇那，亦有七重墙壁栏楯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彼善见城大垣墙内，为三十三天有聚会处，名善法堂，其处纵广五百踰阇那，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、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皆有楼橰却敌台观，种种杂色，七宝所成。其地纯是青琉璃宝，柔软滑泽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当其中间，有一宝柱，高二十踰阇那。于其柱下，为天帝释置立一座，高一踰阇那，广半踰阇那，杂色可观，乃至车璩马瑙七宝成就，柔软细滑，触之如前。其座两边，各有十六小天王座，而侍卫之，七宝所成，杂色可观，细滑触之，如前不异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法堂诸天集处，为天帝释更立宫殿，其宫殿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其善法堂诸天集处，东西南北，为诸小王有宫殿住，纵广九百踰阇那者，或八或七六五四三二，其最小者，广百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，各各自鸣。其善法堂诸天会处东西南北，

为三十三天诸小天宫，纵广九十踰阇那，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三十二十，其最小者，广十二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，各各自鸣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法堂诸天聚会处东面，为三十三天王有园苑住，名波娄沙，纵广千踰阇那，略说乃至七重垣墙，为马瑙等七宝所成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等诸门有诸楼橰，杂色可观，乃至马瑙七宝所成。诸比丘！其波娄沙园苑之中，有二大石，一名贤、二名善贤。为天马瑙之所成就，各皆纵广五十踰阇那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法堂诸天聚集处所南面，为三十三天王有一园苑，名杂色车，其园纵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乃至马瑙之所成就。普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等诸门皆有楼橰，杂色可观，乃至马瑙之所成就。其彼园中亦有二石，一名杂色、二名善杂色。纯以天青琉璃所成，亦各纵广五十踰阇那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法堂诸天聚集处所西面，为三十三天王亦有园苑，名为杂秽，其园纵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七宝之所成就。四方有门，皆有楼橰却敌台阁，俱七宝成。彼杂秽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善现、二名小善现。以天颇致迦所成，亦各纵广五十踰阇那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法堂诸天聚集处所北面，为三十三天王有园苑住，名曰欢喜，其园纵广千踰阇那，七重垣墙乃至马瑙七宝所成。四方有门，各有楼橰却敌台阁，亦为七宝之所庄严。诸比丘！欢喜园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欢喜、二名善欢喜。以天银成，亦各纵广五十踰阇那，柔软润泽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其波娄沙园及杂色车，二园中间，为三十三天王有一池水，名为欢喜，纵广五百踰阇那。其水凉冷，轻软甘甜，清洁不浊。以七宝砖，四面而垒。七重宝版，而交错之。七重栏楯，乃至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。又其四方，各有阶道，并为七宝之所庄严。中有诸华，优钵罗华、钵陀摩、究牟陀、奔荼梨迦花等。其华火色火形火光，乃至水色水形水光，纵广大小，皆如车轮。其光明照一踰阇那，风吹香气，熏一踰阇那。有诸藕根，大如车轴，割之汁流，色白如乳，其味甘甜，如无蜡蜜。

「诸比丘！其杂秽园及欢喜园，二园中间，为三十三天王有一大树，名波利夜多罗俱毘陀罗，其根周匝七踰阇那，略说乃至，枝叶遍覆，及院纵广五百

踰阍那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其波利夜多罗俱毘陀罗大树之下，有一大石，其石名曰盘茶甘婆罗，以天金成，纵广五十踰阍那，柔软润泽，如触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于彼中间，何因何缘，其善法堂诸天集会，称为善法？诸比丘！其善法堂诸天会处，三十三天王聚集坐已，于中唯论微妙细密诸深义，审谛思惟，称量观察，多是世间诸要法事，真实正理，是以天称为善法堂集会之处。又何因缘，名波娄沙迦苑(波娄沙迦隋言毘涩)？诸比丘！毘涩园中，三十三天王入已，坐贤善贤二石上已，唯论世间麤恶不善语言戏谑，是故称为波娄沙迦。又何因缘，名杂色车苑？诸比丘！杂色车园中，三十三天王入已，坐于杂色及善杂色二石之上，论说世间种种杂类色相语言，是故称为杂色车苑。又何因缘，名杂乱苑？诸比丘！杂乱园中，三十三天王，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，放其宫内一切婬女，向彼园中，令共三十三天众辈合，杂嬉杂戏不生障隔，恣其欢娱，受天五欲，具足功德，游行受乐。是故彼处诸天众等，共称彼园为杂乱苑。

起世因本经卷第六

起世因本经卷第七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三十三天品中

「诸比丘！又彼园中，有何因缘，名为欢喜？诸比丘！彼欢喜园，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，坐于欢喜及善欢喜二石之上，心受欢喜，意念欢喜，念已复念，心受悦乐，受悦乐已，复受悦乐，是故彼称为欢喜园。诸比丘！又复彼树有何因缘，名波利夜多罗拘毘陀罗树？诸比丘！其波利夜多罗拘毘陀罗树下，有天子住，名曰末多，日夜常以彼天种种五欲功德具足和合游戏受乐，是故彼天称彼为波利夜多罗拘毘陀罗树。诸比丘！又复三十三天随急疾时，未曾离彼般茶甘婆石，唯设供养尊重恭敬，随心所欲，去处即去。所以者何？以此石是如来昔日所住处故。彼诸天取为支提塔，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等供养故。

「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唯眼得见波娄沙迦园，身不得入。身不入故，不得彼处五欲功德受具足乐。何以故？彼处业胜，以其前世作善根劣故不得入。有三十三天，得见波娄沙迦园，身亦得入。既得入已，具得以天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具足而受同体快乐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增上胜故。

「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眼不得见杂色车园，身亦不入，亦不得以彼园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体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有别异故。又有三十三天，眼虽得见杂色车园，身不得入，亦不得以彼园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体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有优劣故。又有三十三天，眼既得见杂色车园，身亦得入。既得入已，具足得彼种种五欲同体和合快乐而受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增上胜故。

「诸比丘！诸是一切三十三天，并得见于杂乱园苑，亦皆得入，既得入已，悉共同得彼园苑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具足而受。何以故？彼处无有别异善根修行等故。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不得见欢喜园，亦不得入，亦不得以彼园苑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具足而受。何以故？彼处果报前世造时业别异故。又有三十三天，得见欢喜园，唯不得入，亦不得彼欢喜园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具足而受。何以故？彼于彼处，业别异故。又有三十三天得见欢喜园，其身亦入，既入彼已，具足得彼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，并皆受之。何以故？彼于彼处，造诸善业，所熏修时无别异故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法堂三十三天聚会处所，有二岐道；帝释天王宫殿处所，有二岐道；诸小天王，并诸官属，三十三天宫殿处所，亦二岐道；伊罗婆那大龙象王宫殿处所，亦二岐道；波娄沙迦园，亦二岐道；杂色车园及杂乱园、欢喜园池等，一一亦各有二岐道；波利夜多啰拘毘陀罗大树，亦二岐道。

「诸比丘！其帝释天王，若欲向于波娄沙迦园及杂色车、欢喜园等，澡浴欢乐游戏行时，尔时心念伊罗婆那大龙象王。其伊罗婆那大龙象王亦生是念：『帝释天王心念于我。』如是知己，从其宫出，即自变化，作三十三头；其一一头，化作六牙；一一牙上，化作七池，一一池中，各有七华；一一华上，各七玉女；一一玉女，各复自有七女为侍。尔时，伊罗婆那大龙象王，化作如是诸神变已，即便诣向帝释王所，到已在彼帝释前住。

「尔时，帝释天王心念诸小三十二天王，并三十二诸天众等。时，彼小王及诸天众亦生是心：『帝释天王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各以种种众妙璎珞庄严其身，俱乘种种车乘，诣向天帝释边，到已各各在前而住。时，天帝释见

已，即自种种严身，服众璎珞，前后左右，以诸天众，周匝围遶，即便升上伊罗婆那龙象王上，帝释天王正当中央真头上坐，左右两边各有十六诸小天王，悉同乘彼伊罗婆那龙象王化头之上，各各而坐。时，天帝释导从天众，向波娄沙迦及杂色车，并杂乱园、欢喜园等，到已而住。其欢喜等四园之中，皆有三种风轮而持，谓开、净、吹，略说如前，开门、净地及吹花等。诸比丘！彼等园中，既吹花散遍地至膝，其花香气处处普熏。于时帝释共小天王三十三眷属围遶，入杂色车、欢喜园等，嬉戏受乐，随意游行，或卧或坐。时，帝释天王欲得璎珞，即念毘守羯磨天子。时彼天子即便化作众宝璎珞，奉上天王。若三十三眷属等须璎珞者，毘守羯磨皆悉化作而供给之。欲闻音声及伎乐者，则有诸鸟，出种种音，声甚和雅，令天乐闻。天子于彼时如是受乐，一日乃至七日，一月乃至三月，种种欢娱，澡浴嬉戏，行住坐卧，随意东西。诸比丘！帝释天王有十天子，常为守护。何等为十？一名因陀罗迦、二名瞿波迦、三名频头迦、四名频头婆迦、五名阿俱咤迦、六名咤都多迦、七名时婆迦、八名胡卢祇那、九名难茶迦、十名胡卢婆迦。诸比丘！其天帝释常为如是十天子护，恒随左右，不曾舍离，以守护故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地，为诸人辈有水生诸华，最上精妙极可爱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陀摩花、究牟陀花、奔茶梨迦花，其花香气氤氲软美；其陆生华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华、瞻波迦华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华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华、摩头捷提迦华、搔捷提迦花、游提迦华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腻迦花等。诸比丘！瞿陀尼人辈，有水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陀摩花、究牟陀花、奔茶梨迦花，香气氛馥，处处熏人；其陆生华，最香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华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提迦花、搔捷提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华、陀奴沙迦腻迦花等。诸比丘！其弗婆提诸人辈，有水生之华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陀摩花、究牟陀华、奔茶梨迦花，极甚光鲜，香气普熏；其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华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华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提迦华、搔捷提迦华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腻迦华等。

「诸比丘！其鬱多罗究留人辈，有水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陀摩花、究牟陀华、奔茶梨迦花，香气柔软；其陆生华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华、瞻波迦华、波咤罗华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提迦华、搔捷提迦华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腻迦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其诸龙等及金翅鸟，亦各皆有水生之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陀摩花、究牟陀花、奔荼梨迦华，香气氛氲，柔软美妙；其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华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提迦花、搔捷提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羯迦罗利迦花、摩诃羯迦罗利迦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其阿修罗辈，亦各皆有诸水生花，最极妙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陀摩华、究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花，香气普熏，甚可爱乐；其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华、苏摩那华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提迦花、搔捷提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师迦花、羯迦罗利迦花、摩诃羯迦罗利迦花、频邻昙华、摩诃频邻昙花、曼陀罗帆华、摩诃曼陀罗帆华等。

「诸比丘！其四天王及诸天辈，有水生花，极好端正，可爱微妙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陀摩花、究牟陀华、奔荼梨迦华，其气极香，质甚柔软；其陆生华，微妙可爱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华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华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提迦华、搔捷提迦花、游提迦华、殊低沙迦利迦华、陀奴沙迦花、羯迦罗利迦华、摩诃羯迦罗利迦华、频邻昙华、摩诃频邻昙华等。

「诸比丘！其三十三天，有水生华，极好端正，微妙可熹，所谓优钵罗华、钵陀摩华、究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花等，其气极香，质甚柔软；其陆生华，微妙可爱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华、婆利师迦华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提迦花、搔捷提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腻迦华、羯迦罗利迦花、摩诃羯迦罗利迦花、频邻昙花、摩诃频邻昙花、曼陀罗帆华、摩诃曼陀罗帆花等。如三十三天所有诸华，其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并魔身天，如是次第，等无有异，一一应知。

「诸比丘！其世间人，有七种色。何等为七？诸比丘！有诸人辈，火色火形、金色金形、青色青形、赤色赤形、白色白形、黄色黄形、黑色黑形，譬如魔梵常色。诸比丘！世间人有此七种色，诸阿修罗，亦复如是，有此七色；诸天众等，亦复有此七种之色，譬如魔梵常色。

「诸比丘！诸天别有十种之法。何等为十？诸比丘！一诸天行来去无边；二诸天行来去无碍；三诸天行无有迟疾；四诸天行脚无踪迹；五诸天身无患疲

乏；六诸天身有形无影；七诸天无大小便；八诸天身无有涕唾；九诸天身清淨微妙，无有脂髓皮肉及血筋骨脉等；十诸天身欲现长短青黄赤白大小麤细，随意悉能，并皆端正，可喜殊绝，令人爱乐。诸天之身，有此十种不可思议。诸比丘！又诸天身，充实不虚，悉皆平满。齿白方密，发青齐整。柔软光泽，身自然明。有神通力，飞腾虚空，眼视不瞬。瓔珞自然，衣无垢膩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寿命百年，其间有夭；瞿陀尼人，寿二百年，中亦有夭；弗婆提人寿三百年，中亦有夭；鬱多嚧究留人，定寿千年，无有夭殤；阎摩罗世诸众生，寿七万二千岁，中亦有夭；诸龙及金翅鸟，寿命一劫，中亦有夭；阿修罗寿，同天千年，中间亦夭；四天王寿五百岁，中亦有夭；三十三天，寿命千岁；夜摩诸天，寿二千岁；兜率陀天，寿四千岁；化乐诸天，寿八千岁；他化自在天，寿十六万岁；魔身天，寿三万二千岁；梵身天寿一劫；光忆念天，寿命二劫；遍淨诸天，寿命四劫；广果诸天，寿命八劫；无想诸天，寿十六劫；不热诸天，寿命千劫；无恼诸天，寿二千劫；善见诸天，寿三千劫；善现诸天，寿四千劫；色究竟天，寿五千劫；虚空处天，寿十千劫；识处天，寿二万一千劫；无所有处天，寿四万二千劫；非想非非想处天，寿八万四千劫；于其中间，并皆有夭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身長三肘半，衣广中七肘，上下三肘半；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身量及衣，与阎浮等；其鬱多嚧究留人，身長七肘，衣广中十四肘，上下七肘；阿修罗身，长一踰闍那，衣广中二踰闍那，上下一踰闍那，重半迦利沙；四天王身，长半踰闍那，衣广中一踰闍那，上下半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；三十三天，身長一踰闍那，衣广中二踰闍那，上下一踰闍那，重半迦利沙；夜摩天，身長二踰闍那，衣广中四踰闍那，上下二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四分之一；兜率陀天，身長四踰闍那，衣广八踰闍那，上下四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八分之一；化乐天，身長八踰闍那，衣广十六踰闍那，上下八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十六分之一；他化自在天，身長十六踰闍那，衣广三十二踰闍那，上下十六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三十二分之一；魔身诸天，身長三十二踰闍那，衣广六十四踰闍那，上下三十二踰闍那，重一迦利沙六十四分之一。自此已上，诸天身量长短，与衣正等无差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所有市买，或以钱财、或以谷帛、或以众生；瞿陀尼人，所欲市买，或以牛羊、或摩尼宝；弗婆提人，若作市易，或以财帛、或以五谷、或摩尼宝；鬱多嚧究留人辈，无诸市买，所欲自然。诸比丘！阎浮

提人、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悉有男婚女嫁之法；其鬱多嚩究留人辈，无我我所，树枝若垂，男女便合，无有婚嫁。诸比丘！龙、金翅鸟及阿修罗辈，略说嫁娶，悉如人间；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诸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诸天、他化自在诸天、魔身天等，皆有嫁娶，略说如前。从此已上其诸天等，无复婚嫁男女之别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若行欲时，二根相到，流出不净；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并鬱多嚩究留人辈，悉如阎浮提；一切诸龙、金翅鸟等，若行欲时，亦二根到，但出风气，即便畅情，无有不净；诸阿修罗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，行欲根到，畅情出气，如诸龙王及金翅鸟，一种无异；夜摩诸天，执手成欲；兜率陀天，忆念成欲；化乐诸天，熟视成欲；他化自在天，共语成欲；魔身诸天，相看成欲；并皆畅心，成其欲事。

「诸比丘！论其人间，萤火之明，则不如彼灯火之明；灯火之明，又不如彼炬火之明；其炬火明，又不如彼火聚之明；其火聚明，不及诸天星宿光明；其星宿明，又不及彼月宫殿明；月宫殿明，又不及日宫殿光明；其日宫殿照耀光明，又不及彼四天王天墙壁宫殿身璎珞明；四天王天诸有光明，则又不及三十三天所有光明；其三十三天诸有光明，则又不及夜摩诸天墙壁宫殿璎珞光明；其夜摩天所有诸光，则不及彼兜率陀天所有光明；兜率陀天所有诸明，则又不及化乐天明；其化乐天所有光明，则不及彼他化自在诸天光明；他化自在所有光明，则又不及魔身天明；其魔身天墙壁宫殿璎珞身光，比于在下，最胜最妙，殊特无过。

「诸比丘！其魔身天，比梵身天则又不及；其梵身天，比光忆念天则又不及；其光忆念天比遍净天，则又不及；其遍净天；比广果天光则不及；彼广果天，如是略说，无恼热天、善见、善现、阿迦腻咤天等，唯除璎珞，余如上说，应如是知。诸比丘！若天世界，及诸魔梵，沙门婆罗门人等，世间所有光明，欲比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光明，百千万亿恒河沙数，不可为比。此如来光，最胜最妙，殊特第一。所以者何？诸比丘！其如来身，戒行无量、三摩提、般若、解脱、解脱知见，神通及神通行，教化及教化轮，说处及说处轮等，并各无量无边。诸比丘！如来如是无量功德，一切诸法，皆悉具足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光明，最胜无上，当如是持。

「诸比丘！一切众生，有四种食，以资诸大，得住持故、成诸有故、相摄受故。何等为四？一者麤段及微细食，二者触食，三者意思食，四者识食。何

等众生，应食麤段及微细食？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饭食粃豆及鱼肉等，此等名为麤段之食；覆盖按摩，澡浴揩拭，脂膏涂等，此悉名为微细之食。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麤段微细，略说与前阎浮提等。其鬻多罗究留人辈，身不耕种，自然而有成熟粃米，以为麤段；覆盖澡浴，及按摩等，为微细食。

「诸比丘！一切诸龙及金翅鸟等，以诸鱼鳖鼃鼃、虾蟃、虬螭、蛇獭、金毘罗等，是彼麤段；诸覆盖等，是彼微细。诸阿修罗，以天须陀妙好之味，以为麤段；诸覆盖等，以为微细。四天王天及诸天辈，皆用彼天须陀之味，以为麤段；诸覆盖等，以为微细。三十三天，以须陀味，为天麤段；诸覆盖等，以为微细。略说犹如三十三天，其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诸天、他化自在天等，并皆用天须陀之味，以为麤段；诸覆盖等，以为微细。自此已上，诸天众辈，并以禅悦法喜为食、三摩提为食、三摩跋提为食，无复麤段及微细食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众生，以触为食？诸比丘！有诸众生，从卵生者，所谓鹅鴈鸿鹤、鸡鸭孔雀、鸚鵡鸚鹄、鸠鸽燕雀雉鹊等，自余种种杂类众生从卵生者，以其从卵有此身故，是等并皆以触为食。何等众生，以思为食？若有众生，以意思惟，资润诸根，增长身命，所谓鱼鳖龟蛇虾蟆及以伽罗瞿陀等，自余所有诸众生类，以意思惟，润益诸根，增长命者，此等并皆用思为食。何等众生，以识为食？所谓地狱诸众生辈，及识无边诸天辈等。此等众生，并皆用识，持以为食。诸比丘！此四种食，为众生辈，住持诸大，摄受生故。于中有优陀那偈：

「花色及诸法， 寿命衣第五，
市买并嫁娶， 二根食为十。

「诸比丘！世间众生，皆悉有此三种恶行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身恶、口恶、意恶。诸比丘！有一种类，以身恶行口意恶行，如是作已，彼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当堕恶趣生地狱中。彼于此中，最后识灭，地狱中识初相续生。彼识共生，即有名色，缘名色故，即生六入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，以身恶行口意恶行，如是作已，彼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趣，生畜生中。彼于此中，最后识灭，畜生中识初相续生。当于彼识共生之时，即有名色，缘名色故，便生六入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，以身恶行、口意恶行，如是作已，彼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趣，生阎摩世。彼于此中，最后识灭，阎摩世识初相续生。当于彼识初生之时，即共名色一时俱生，缘名色故，六入即生。诸比丘！此等名为三种恶行，应当远离。

「诸比丘！世间复有三种善行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身善行、口意善行。诸比丘！有一种类，身作善行、口意善行，如是习已，彼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生于人道。彼于此处，最后识灭，人道中识初相续生。当于彼识初生之时，即共名色一时同生，缘名色故，六入便生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，以身善行、口意善行，如是作已，彼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生于天上，此处识灭，彼天上识初相续生。彼识生时，即共名色一时俱生，有名色故，即生六入。诸比丘！彼于天中，或在天子、或在天女，加趺处生、或两膝内髀股间生。初出之时，状如人间十二岁儿。若是天男，即于天子坐膝边生；若是天女，即天玉女髀股内生。如是生已，彼天即称是我儿女，如是应知。

「诸比丘！修善生天，有如是法。若初生时，是诸天子及天女等，以自业因所熏习故，生三种念：一者自知从何处死、二者自知今此处生、三者知此生是何业果是何福报，以我彼处身命坏已，来生此间。又如是念：『缘我有是三种业果三种业熟，得来生此。何者为三？所谓身善行、口意善行。此等三业，果报熟故，身坏命终，来于此处。』复作是念：『愿我今于此处死已，当生人间。我于彼处，如是生已，还修身口及意善行。以身口意行善行故，身坏败已，还来此生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便思食。彼念食时，即于彼前，有众宝器，自然盛满，天须陀味，种种出生。若天子中，有胜上者，彼须陀味其色最白；若其天子，果报中者，彼须陀味其色即赤；若有天子，福德下者，彼须陀味其色现黑。时，彼天子即以手取天须陀味，内于口中，彼须陀味，既入天口，即自渐渐融消变化。譬如酥及生酥掷置火中，即自融消，无有形影。如是如是，天须陀味，置于口中，自然消化，亦复如是。食须陀已，若其渴时，即于彼前，有天宝器，盛满天酒，福上中下，白赤黑色，略说如前，入口消化，融消亦尔。时，彼天子食饮讫已，而其身体，上下大小，如彼旧生诸天子天女等。

「诸比丘！若诸天子及诸天女，身体既充，各随意向或诣池边。到池边已，入彼池内，澡浴清静，欢喜受乐。既出池上，诣香树边。时，彼香树枝自然

低，从枝中出种种妙香，流入手中，即以涂身。复诣衣树，到已如前，亦为之低，而彼树中，又出种种微妙好衣，至手边已，即取而着。既着衣已，诣瓔珞树，如是自低，垂流入手，或系或着，以庄严身。如是复诣华鬘树所，如前低垂，流出种种妙好华鬘。持饰头已，便向器树，树出种种众宝杂器，随意入手，将诣果林，盛种种果，或即噉食，或取汁饮。如是复诣音乐树边，树亦低垂，自然而出种种乐器，随意而取，或弹或打、或歌或舞，音声微妙，即便诣向林苑之中。入苑中已，于彼即见无量无边百数千数无量百千万亿之数诸天玉女。若未见女，所有前世知见业报：『我从何处而来生此，如我此身，今受斯报。』果业熟故，彼于此时，了了分明，忆宿世事，犹如指掌。以见天女，迷诸色故，正念觉察智心即灭，既失前生，着现在欲，口唯唱言：『天玉女耶！天玉女耶！』如是名为欲爱之缚。诸比丘！此则名为三种善行。

「诸比丘！一月之中，有六乌晡沙他(乌晡沙他隋言受斋亦云增长)，白月半助，有十五日，黑月半助，亦十五日，如此白黑二月，各有三受斋日。何等白月三受斋日？所谓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。黑月亦有三受斋日，如白月数。云何名为白黑二月各有三日，受于斋戒？诸比丘！白黑二月，各有八日。当于是日，四天大王，集其眷属而告之言：『汝等可往普观四方，颇有人辈，于世间中，多行孝顺，供养父母，恭敬沙门婆罗门不？于诸尊长崇重以不？修行布施受禁戒不？守摄八关持六斋不？』时，四天王如是教勅其使者已，而彼使者如天王命，承奉而行，即下遍观一切世人，是谁家中，孝养父母；有何族姓，恭敬沙门婆罗门等；谁家男女，敬事尊长；谁行布施；谁受六斋；谁持八禁；谁守戒德。尔时，使者如是遍历世间观察。见于人中，孝顺供奉父母者少，承事尊重沙门者少，祇敬宿旧婆罗门于诸长者崇敬亦少，布施微薄，受斋稀疎，护戒不全，禁守多缺。是时，天使如是见已，即便往到四天王所，而启白言：『天王当知，其诸世间一切人辈，无多孝养事父母者，亦无有多恭敬沙门婆罗门者，亦无有多敬重尊长耆旧德者，亦无有多修行布施持六斋者，亦无有多奉持禁戒守八关者。』

「尔时，四大天王闻诸使者如是语已，意中惨然不甚欢悦，报使者言：『彼等世间，若实然者，其诸人辈，甚为不善。所以者何？人辈寿命，极成短促，止少时活，应修诸善，至彼后世，可得安乐。云何今者彼世间人，无有多行孝养父母，乃至不能修持六斋及以八禁守摄身口？此大损减我诸天众，展转增加阿修罗种。』诸比丘！若其世间，多人恭敬孝顺父母，尊重沙门婆罗门等及诸宿旧，修行布施，乐受六斋，勤建福业，恒守八禁，如是相续。

时，天使者巡察见已，上白四王：『大王当知，彼世间人，多有孝顺于其父母，多有恭敬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，乐行布施，勤修斋福。』尔时，四大天王，从其使边闻此语已，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作如是言：『甚善甚善，诸世间人，能如是修极大贤善。何以故？彼诸人辈，寿命短少，不久便当移至他世。今者乃能于彼人间，孝养父母，敬事沙门及婆罗门诸耆旧等，多乐布施，持戒守斋。如此则当增长诸天无量眷属，损减诸阿修罗种类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云何黑白二月十四日，是乌晡沙他日？诸比丘！其黑白二月十四日，四大天王，亦如是召四天太子，使其来下，观察善恶多少，欢喜愁惨，略说悉如天使所说，唯以太子自下为异。诸比丘！其黑白二月十五日，乌晡沙他。四大天王，自下世间，躬察善恶。知多少已，即自往诣彼善法堂，到诸天集议论会处，至法堂前，面向帝释，陈说人间善恶多少违顺等事。尔时，帝释闻于人间修福者少，即便惨然怅快不乐，云何如是？天众减少，阿修罗转多。若闻人间如法多者，则大欢喜踊跃无量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今天众渐当增长。』缘此黑白二月六日，诸天下观人间善恶故，名此日乌晡沙他。」

起世因本经卷第七

起世因本经卷第八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三十三天品下

「诸比丘！若当有时诸外道辈，或复波利婆罗阇迦，来向汝处，问汝等言：『诸长老辈！何因何缘，有一种人，为彼非人之所恐怖？于一种人，复不为彼非人恐怖？』其诸外道，作是问者，汝等应当如是报言：『诸长老辈！此有因缘。何以故？世间之中，有一种人，习行非法，彼有邪见、有颠倒见，彼等既行十不善法、说不善法、念不善法，邪见颠倒。以作此十不善法故，护生之神，渐渐舍离。如是等辈，若百若干，唯留一神，总而守护。譬如牛群，或复羊群，若百若干，其傍唯有一人守视。如是如是，护神少故，恒为非人之所恐怖。有一种人，言语如法，不行邪见，不颠倒见。彼等既行如是十善，正见正语，修习善业，是一一人，则有无量、若百千神，来共守护。」

以是因缘，此人不为非人之所恐。譬如国王若王大臣，其一一人，则有若百若千人辈之所守护。』

「诸比丘！世间人辈，有如是等姓名字者，其非人中，亦有如是等诸名字。诸比丘！人间所有山林川泽、国邑城隍、村坞聚落居停住处，其非人中，亦有如是舍宅之名、诸王坐处。

「诸比丘！一切街巷四衢道中、屈曲陌等，或屠脍坊、或复空窟，并悉不虚，皆有众神，及诸非人之所依止；又复尸陀林壑之中，及诸恶兽所行道路，悉有非人；凡一切树，高一寻、围一尺，即有神祇，在上依住以为支提。诸比丘！一切世间，若男子及女人，从生已来，有诸天神，常随逐行，不相远离。唯习行恶及命终时，方始舍去，略说如上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有五种事胜瞿陀尼。何等为五？一者勇健、二者正念、三者阎浮佛出世处、四者阎浮是修业地、五者阎浮行梵行处；其瞿陀尼，有三事胜阎浮提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饶牛、二者饶羊、三瞿陀尼饶摩尼宝。其阎浮提，有五种胜弗婆提人，略说如前；其弗婆提，有三事胜阎浮提人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彼洲最极大故、二者彼洲广含诸渚、三者彼洲甚微妙故。其阎浮提有五种事胜鬱多罗究留，五种如上；其鬱多罗究留，有三种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彼人无我我所、二者寿命最极长故、三者彼人有胜行故。其阎浮提，有五种事胜阎魔世诸众生辈，亦如上说；其阎魔世，有三种胜阎浮提人。何等为三？一寿命长、二身形大、三有自然衣食活命。阎浮提人，有五种胜龙、金翅鸟，五种如前；龙及金翅，有三种胜阎浮提人。何等为三？一寿命长、二身形大、三宫殿广。阎浮提人，有五种事胜阿修罗，如前所说；其阿修罗，有三种事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长寿、二者色胜、三受乐多，如是三事，最为殊胜。

「诸比丘！四天王天有三事胜，一宫殿高、二宫殿妙、三者宫殿最胜光明；三十三天亦三事胜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长寿、二者色胜、三者多乐。如三十三天，其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当知悉有三种胜事，如忉利天胜阎浮提人；其阎浮提，有五种胜诸天种辈，如上所说，汝应答知。

「诸比丘！此三界中，有三十八诸众生类。何者是其三十八种？诸比丘！欲界之中有十二种，色界中有二十二种，无色界中复有四种。诸比丘！于中何者是其欲界十二种类？所谓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、人、阿修罗、四天王天、三

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此名十二。何等色界二十二种？谓梵身天、梵辅天、梵众天、大梵天、光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音天、净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广天、少广天、无量广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、无烦天、无恼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阿迦膩咤天等，此二十二属于色界。其无色界四种者，谓空无边天、识无边天、无所入天、非想非非想天，此四种类属无色界。

「诸比丘！其世间中，有四种云，白云、黑云、赤云、黄云。诸比丘！其四种中白色云者，多有地界；黑色云者，多有水界；赤色云者，多有火界；黄色云者，多有风界。汝等应当作如是知。诸比丘！世间复有四种大天。何等为四？所谓地多大天、水多大天、火多大天、风多大天。诸比丘！曾于一时，地多大神，发是恶见，心自念言：『于地界中，无有水火及以风界。』诸比丘！我尔时诣彼地天边，告彼地多大天神言：『汝天实有如是恶见，云地界中无水火风三大界也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实尔，世尊。』我复告言：『汝天莫作如是恶见。何以故？彼地界中，实有水火及以风界。但于其中，地界最多，是故地界偏得名字。』诸比丘！我能知彼地多大天发如是念，断其恶见，令彼欢喜，于诸垢中，得法眼净，证果觉道，无有结惑，度疑彼岸，无复烦恼，不随他教，随顺法行。而白我言：『大德世尊！我今归依佛。法。圣僧。大德世尊！从今已后，我当奉持优婆夷戒，乃至命尽，更不杀盗及非法等。归佛法僧，清净护持。』诸比丘！复有一时，水大天神，亦如是念，生于恶见言：『水界中无有地界及火风界。』我知其意，往诣彼边，问水天言：『汝实尔不？』答言：『实尔。』我复告言：『汝天莫作如是恶见，其水界中，尽有地火及以风界。』乃至火天风天亦尔，俱有此见，佛既知己，悉往诘问，并答佛言：『实尔，世尊。』佛开其意，皆得悟解，归依三宝，悉随顺行，略说如前地大天神，除疑一种来向我边。诸比丘！此等名为四大天神。

「诸比丘！世间有云，从地上升，在虚空中，或有至一俱卢奢住，或二或三俱卢奢住，乃至六七俱卢奢住。诸比丘！或复有云，上虚空中一踰阇那，或二三四至五六七踰阇那住。诸比丘！或复有云，上虚空中百踰阇那，乃至二三四五六七八百踰阇那，停而住者。或复有云，从地上空千踰阇那，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阇那住，乃至劫尽。

「诸比丘！或时外道波利婆罗阇迦，来向汝边，作如是问：『诸长老辈！有何因缘，虚空云中，有是音声？』诸比丘！应如是答：『有三因缘，共相触

故，空云队中，有声鸣出。何等为三？诸长老辈！或有一时，云中风界，共于地界，相触着故，自然声出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树枝，相揩火出。如是如是，诸长老辈！此是第一因缘出声。复次，长老！或复有时，云中风界，共彼水界，相揩触故，自然出声，亦如上说，此是第二因缘出声。复次，长老！或复有时，云中风界，共彼火界，相揩触故，自然出声，略说乃至譬如两树相揩火出，此是第三出声因缘。』应如是答。诸比丘！亦应如是广分别知。

「诸比丘！或时外道波利婆罗阇迦，来向汝边，作如是问：『诸长老辈！有何因缘，虚空云中，忽然光明出生闪电？』诸比丘！汝等应作如是报答：『诸长老辈！有二因缘，从虚空中云里，出生闪电光明。何等为二？一者东方闪电，名曰无厚；南方有电，名曰顺流；西方有电，名曰堕光明；北方有电，名曰百生树。诸长老辈！或复有时，若彼东方无厚闪电，共于西方堕光明电，相触相着，相揩相打，以如是故，从于虚空云队之中，出生光明，名曰闪电，此是第一闪电因缘。复次，诸长老辈！若彼南方顺流闪电，共于北方百生闪电，相触相着，相揩相打，以如是故，出生电光。譬如两木，风吹相着，自然火出，还归本处，此是第二闪电因缘，从云队中，有光明出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虚空中，有五因缘，能障碍雨，令占候师，不测不知，增长迷惑，记必应雨而天不雨。何等为五？诸比丘！或复有时，上虚空中，起云动雷，作伽茶伽茶、瞿厨瞿厨声，或出闪电，或复有吹凉冷气来，如是种种，皆是雨相。其占察人及天文师等，悉克此时，必当降雨。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从其宫出，即以两手，撮彼雨云，掷置海中。诸比丘！此是第一雨障因缘。而天文师及占候者，不见不知，心生疑惑，记天克雨而遂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或复有时，虚空起云，云中亦作伽茶伽茶声，亦出闪电，亦复有吹凉冷气来。时，天文人及占候者，见是相已，记天此时克当作雨。尔时，火界增上力生，于彼中间，雨云烧灭，此名第二雨障因缘。彼天文人，不见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记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或复有时，虚空起云，云中亦作伽茶伽茶声，亦出闪电，亦复有吹凉冷气来。时，天文人及占候者，见是相已，记天此时克当作雨。但以风界增上力生，则吹彼云，掷置于彼迦陵迦磧中，或复掷着檀茶迦磧中，或复掷置摩登伽磧中，或复掷着空旷野中，或复掷着摩连那磧地，此名第三雨障因缘。彼天文人，不见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记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又复有时，虚空起云，而其云中，亦作伽茶伽茶之声，出生闪电，吹冷气来。其占候者，记天必雨。然彼行雨诸天子辈，有时放逸，以放逸故，彼云不得依时降雨，既不依时，云自消散，此是第四雨障因缘。以是义故，诸天文人，心生迷惑，记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又复有时，空中起云，而天亦作伽茶伽茶之声，亦出闪电，吹凉冷风。彼天文人等，记克当雨。然此阎浮世间人辈，其中多有不如法行，耽乐诸欲，慳贪嫉妬，邪见所缠。彼等人辈，以恶行故，习非法故，乐着欲故，贪嫉竞故，天则不雨。诸比丘！此名第五雨障因缘。其天文人及占候等，不见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记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是名五种雨障因缘。于其中有优陀那偈：

「花法色寿命， 衣服并卖买，
 嫁娶三摩提， 四种饮食等。
 二行晡沙他， 上下名三界，
 云色诸天等， 俱卢舍鸣电。

起世经鬪战品第九

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有诸天等，共阿修罗，起鬪战时，帝释天王告其三十二天言：『诸仁者辈！汝等诸天，若共阿修罗战鬪之时，宜好庄严，善持器仗。若诸天胜、阿修罗不如，汝可生捉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。当以五系缚已，将向善法堂前诸天集会处所置之。』三十二天，闻帝释命，依而奉行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亦如是告诸阿修罗言：『若诸天等，共阿修罗鬪，天若不如，即当生捉帝释天王，以五系缚，将向七头诸阿修罗集会之处，置立我前。』时，诸阿修罗亦受教行。诸比丘！当于彼时，帝释天王战鬪胜故，生捉阿修罗，以五系缚，至善法堂天集会处帝释前立。当于彼时，其毘摩质多罗王作如是念：『愿诸阿修罗，各自安善，我今不用诸阿修罗辈。我今在此，共诸三十三天一处，同受娱乐，甚为适意。』当其毘摩质多罗王兴此念时，即见自身五缚悉解，诸天种种五欲功德，皆现其前。又复有时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不用三十三天。愿诸天等，各自安善，我当还归阿修罗宫殿。』起此念时，其身五系即还自缚，五欲功德忽然散灭。

「诸比丘！彼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有于如是微细结缚；其诸魔缚，复细于此。所以者何？诸比丘！邪思惟时，即被结缚；正忆念时，即便解脱。何以

故？诸比丘！思惟有我，是邪思惟；思惟无我，亦是邪思；乃至思惟，我当有常，我当无常，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及非有想非无想等，并是邪思。诸比丘！此邪思惟，是痈是疮，犹如毒箭。于其中有多闻圣者智能之人，知是邪思，如病如疮，如痈如箭，如是念已，系心正忆不随心行，令心不动，多所利益。诸比丘！若念有我，则是邪念，则是有为，则是戏论。若念无我，亦是戏论，乃至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悉是戏论。诸比丘！所有戏论，皆悉是病如痈如疮，犹如毒箭。于其中有多闻圣者智能之人，知此戏论诸过患已，乐无戏论。守心寂静，多所修行。

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有诸天王，共阿修罗，欲战鬪时，帝释天王告其四面三十二天，作如是言：『诸仁者辈，宜善严备身诸器仗，今诸阿修罗，欲来战鬪。若诸天胜，可生捉取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以五系缚，将向诸天集会之处善法堂前，持见于我。』三十二天受帝释命，依而奉行。其阿修罗，亦如是教。诸比丘！当尔战时，诸天得胜，即以五系缚阿修罗，将来诣向善法堂前。尔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既被五系，在天众前，见帝释王来入善法堂中而坐，即便恶言，诸种骂詈毁辱天主。其天帝释，有调御者，名摩多离，见阿修罗毘摩质多罗对众恶言毁骂天主，即便以偈白帝释言：

「『帝释天王为羞畏， 为当无势故怀忍？
 闻于如是龕恶骂， 含受容耐都不言。』

「尔时，帝释还以偈答摩多离言：

「『我非羞畏故怀忍， 亦非无力于修罗，
 谁能如我神策谋， 岂得同于彼无智？』

「时，摩多离复更以偈白天主言：

「『若不严加重诃责， 愚痴炽盛转更增，
 若当折伏无智人， 犹如畏杖牛奔走。
 今以纵之为彼乐， 至其处所更僇高，
 是故明智示以威， 显现勇猛断愚駮。』

「尔时，帝释复以偈答摩多离言：

「『如斯之事我久知， 为伏诸人愚痴故，
 彼以瞋嫌而骂詈， 我闻堪能自制心。』

「时，摩多离更复以偈白帝释言：

「『帝释天王愿善思， 如是之忍有一患，
 彼愚痴者如是骂， 谓言怯畏耻不言。』

「尔时，帝释重复偈答摩多离言：

「『愚痴种类随心意， 谓言畏彼我默然，
 若欲益身求利安， 于彼等边须有忍。
 如我意见彼恶骂， 不应于瞋复起瞋，
 于瞋者边报以瞋， 如是战鬪难得胜。
 若当为他所娆恼， 有力能忍者为难，
 应知此忍最为强， 如此忍时须赞美。
 若自若他所兴心， 皆求救拔大畏处，
 既被他人瞋骂已， 不应于彼起怨憎。
 若于自己及他边， 如是二处应作益，
 既知他瞋嫌骂已， 能使自瞋转得消。
 如是二处利益心， 若自若他皆悉为，
 若他意念是痴者， 斯由不知法所因。
 若有大力诸丈夫， 能为无力故含忍，
 如是忍人他赞叹， 无力人边忍不瞋。
 为彼无有智慧力， 唯以愚痴力为力，
 以愚痴故弃舍法， 如此人辈无正行。
 愚痴心生念我胜， 瞋恚骂詈出麤言，
 能忍彼恶有常胜， 是忍增上难具说。
 胜者语言畏不论， 于等恐生冤故忍，
 闻下论说能忍者， 此忍为诸智称扬。』

「诸比丘！汝等当知，彼时帝释则我身是。我于尔时，身作三十三天王，自在治化，受胜福报，纵任快乐。恒常怀忍，亦赞叹忍，乐行调顺，无有瞋恚，恒常赞叹无瞋恚者。诸比丘！然今汝等自说行中，有信解心，舍俗出家，精勤不懈。汝等若于余众生边，能行忍辱，赞叹忍者，调顺慈悲，常行安乐，灭除瞋恚，赞无瞋者。诸比丘！汝等亦应作如是学。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诸天众等，共阿修罗，各严器仗，欲鬪战时。尔时，帝释告天众言：『诸仁者辈！若阿修罗共诸天鬪，天得胜时，汝等可以五系缚之。』如前所

说，诸天奉教。阿修罗王，亦勅军众。诸比丘！尔时鬪战，阿修罗胜，帝释天王恐怖不如背走而还。是时，馭者回于千辐贤调御车，欲向天宫。尔时，有一居陀奢摩梨树，其上有金翅鸟王，巢内有诸卵。帝释见已，告摩多离调馭者言：

「『摩多离知树上卵， 为我回此车辕轴，
 为阿修罗宁舍命， 勿令毁破诸鸟巢。』」

「时，摩多离善调馭者，闻释天王如是勅已，即便右回彼天千辐贤调御车，路还指向阿修罗宫。诸比丘！时，诸阿修罗见帝释车，忽然回还，谓言：『帝释别有战策，更来欲鬪。』阿修罗退，各趣本宫。诸比丘！尔时，帝释以慈因缘，诸天还胜，阿修罗不如。诸比丘！欲知尔时天帝释者，今我身是。诸比丘！我于尔时作天主，领三十三天，自在治化，受胜福报，犹能怜愍一切众生，为其寿命，而作利益，起慈悲心。汝等比丘，以信舍家，应当利益一切众生。

「诸比丘！我忆往昔，天阿修罗欲战鬪时，尔时帝释告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：『仁者！我等且停种种器仗。天及阿修罗，其中并各有智能者，彼等悉能知于我等，若善若恶，说诸法义。但以善言长者取胜。』天共阿修罗，相推前说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即便在先，向天帝释而说偈言：

「『愚痴猛盛者， 必须重诃责，
 折伏于无智， 犹牛畏鞭走。
 愚痴无有乐， 在处难调制，
 是故用严杖， 速疾断其痴。』」

「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向天帝释说此偈已，其阿修罗诸眷属等，皆大欢喜，称叹踊跃。帝释诸天及眷属等，皆默然住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王告帝释言：『汝大天王！便可说偈。』尔时，天主向阿修罗，而说偈言：

「『我明见此事， 不欲共痴同，
 愚者自起瞋， 智者谁与诤。』」

「尔时，帝释天王说此偈已，三十三天及眷属等，皆大称叹，踊跃欢喜。诸阿修罗及其眷属，默然而住。尔时，帝释告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：『仁者！可更辩说善言。』时，阿修罗即向天王，说偈报言：

「『寂然忍辱意， 帝释我亦知，
愚痴者胜时， 言我畏故忍。』」

「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说此偈已，诸阿修罗及眷属等，皆悉踊跃，称叹欢喜。帝释诸天并其眷属，默然而住。时，阿修罗告帝释言：『仁者天主！可更辩说如法善言。』尔时，天主帝释大王向阿修罗众，说偈报言：

「『愚痴者自随， 称忍为畏彼，
 以此求自益， 彼边则无利。
 我意彼作恶， 不应瞋彼瞋，
 于瞋能默然， 彼鬪则常胜。
 若为他所恼， 有力能忍者，
 当知如此忍， 忍中最为上。
 无问自及他， 皆求离畏处，
 若知他瞋己， 不于彼起憎。
 二处作利益， 若自若于他，
 他瞋嫌骂者， 自瞋能消灭。
 二处作利益， 若自若于他，
 他意念愚痴， 斯由不知法。
 若有强力人， 为彼无力忍，
 此忍为最胜， 余忍更无过。
 彼无智慧筋， 唯有愚痴力，
 愚痴舍法故， 自然失正行。
 愚痴自矜胜， 瞋恚出恶言，
 若忍此骂时， 彼则常有胜。
 闻高胜言忍以畏， 于齐等忍恐生怨。
 为下恶骂能忍者， 斯忍智人所称赞。』」

「尔时，帝释天王说此偈已，三十三天并及眷属，称叹欢喜，踊跃无量。其阿修罗众，皆各默然。时，诸天中有智慧天，阿修罗中有智慧者，各集一处，皆共量议此等诸偈，详审思念，观察谛忍，同称赞已，作如是言：『诸仁者辈！今天帝释，善说言辞。彼等治化，一切无有刀杖鞭撻，亦无诤鬪毁辱怨讎，亦无言讼及求报。复于生死中，有可患厌，求远离欲，为寂灭故、为寂静故、得神通故、得沙门故、成就正觉得涅槃故。诸仁者辈！若彼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，无有如是善妙语言；彼等一切，唯有刀杖鞭打楚

搥、诤鬪毁辱言讼怨讎，有求报复，长养生死无可患厌，贪着诸欲，无求寂静寂灭之行，不希神通及沙门果，无望正觉及以涅槃。诸仁者辈！帝释天王所说之偈，名为善说；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，非是善说。诸仁者辈！帝释天王所说之偈，善说善说；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，非是善说，非是善说。』诸比丘！汝等应知，彼时帝释，即我身是。诸比丘！我时作彼忉利天王，自在治化，受于福乐，犹说善言以为战鬪，由善言故，鬪战常胜。而今汝等诸比丘辈，于我善说法教之中，净心离俗，舍家出家，有精进行。汝等若求善说恶说教法之中，欲取义者，应如是知。

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诸天王等，共阿修罗，合战鬪时。帝释天王，摧阿修罗。鬪战胜已，造立胜殿，东西纵广五百由旬，南北纵广二百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彼胜殿外，别有一百尼梨由河，而彼由河一一间内，复各有七鳩咤伽罗，皆七宝成。而其一一鳩咤伽罗内，各置七房，一一房中，安施七[木*翕]。一一[木*翕]上，有七玉女，一一玉女，复各别有七女而侍。其释天王，并及彼等诸玉女侍，更无余为饮食资须，香花服玩一切乐具，皆随往业果报而受。诸比丘！三千大千世界之内，所有天宫，更无如是帝释天王胜殿比类。

「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有如是神德威力，日之与月，及三十三天，彼等虽于我上转行，我力能取，作耳环瑯，处处游行。』曾于一时，其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内心瞋恚炽盛烦毒，意不欢喜，则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。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作如是念：『其罗睺罗阿修罗王，今念于我。』彼复自念其所统领小阿修罗王及诸眷属小阿修罗辈。时，彼小王及诸阿修罗，知其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念已，即各严备种种器仗，诣向彼边，到已在前，各各而住。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自服铠甲，持仗严驾，与其小王并诸军众围遶，往诣罗睺罗阿修罗边，到已而住。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复念踊跃并及幻化二阿修罗王。尔时二王知彼念已，还如鞞摩质多罗王所念。小王并其所部知己，各各严备器仗，向其王边。到已皆来诣于罗睺罗阿修罗王边。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自服种种严身器仗，共鞞摩质多罗、踊跃、幻化三阿修罗王，并诸三王小王眷属，前后围绕。从阿修罗城，导从而出，欲共忉利诸天战鬪。

「尔时，难陀、优波难陀二大龙王，从其宫出，各以身遶须弥留山七匝动之，动已复动，大动遍动，震已复震，大震遍震，涌已复涌，大涌遍涌，以尾打海。其一滂水，上至须弥留山顶上。诸比丘！于彼时天主帝释作是念

已，告天众言：『汝等仁辈，见此大地如是动不？空中璦璠，犹如云雨，又似轻雾，决知阿修罗欲共天鬪。』是时，海内所住诸龙，各从自宫，种种严备，持仗而出，向阿修罗前，共其战鬪。胜者逐退，径至其宫。其不如者，恐怖背走，往到地居夜叉等边，到已告言：『汝等当知，诸阿修罗欲共天鬪，汝等今可共我向彼相助打破。』夜叉闻已，严持甲仗，共龙往战。其胜者逐，不如者退，恐怖而走。诣向钵足夜叉之所，到已告言：『钵足夜叉，仁辈知不？诸阿修罗欲共天鬪，汝等可来共我相助往彼打之。』钵足闻已，严身持仗，相随而去，乃至退走。往告持鬘诸夜叉等如前，不如退走，往告常醉夜叉，常醉闻已，又复严仗，共持鬘等，并力合鬪。其有胜者，逐入到宫。其不如者，恐怖退走，诣向四大天王等边，到已咨白四天王言：『四大天王，仁辈当知，诸阿修罗，今者欲来共诸天鬪，汝等应可共我相助打彼令破。』其四天王闻常醉言，即各严持种种器仗，驾馭而往，乃至退走，不能降伏。是时，四王即便上诣彼善法堂诸天集会议论处所，启白帝释，说如是言：『天王当知，诸阿修罗，今者聚集，欲共天鬪，宜应向彼与其共战。』时，天帝释从四天王闻是语已，意中印可，即唤一天摩那婆告言：『汝天子来，汝今可往须夜摩天、珊兜率陀，并化自乐，及他化自在诸天王等，至彼处已，为我白言：「仁辈诸天！若其知者，诸阿修罗欲共天鬪。汝等仁辈，应可助我，来共向彼与其战鬪。」』时，摩那婆闻帝释语已，即便向彼须夜摩天，具白其事。

「尔时，须夜摩天王，从释天使摩那婆边，闻是语已，心中即念彼须夜摩诸天众辈。时，彼天众知其天王心念我彼已，即着种种铠甲器仗，乘天种种所有诸骑，各来诣向其天王边，到已在前，各各而立。时，须夜摩天王自身即着种种天诸铠甲，持宝器仗，与其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，俱围遶来下，向须弥留山王顶上，在于东面，竖纯青色难降旗幡，依峯而立。尔时，彼使天摩那婆，复上诣向珊兜率陀天子之边，到已还白珊兜率陀如是之言：『仁者当知，帝释天王有是启白：「阿修罗辈欲共天鬪，仁者愿来，助我往彼，并力鬪战。」』彼兜率陀闻是语已，即自念彼诸天子众，知己悉来，集兜率陀大天王边。到已即各严持器仗，乘种种骑，相率围遶，下来到于须弥留山，于南面住，无量百千万众云集，竖于黄色难降旗幡，依峯而立。

「尔时，彼天摩那婆使，又复更上向化乐天白言：『仁者化乐天王！当知帝释有如是语：「其阿修罗，欲共天鬪。」』如前启请，乃至彼天与其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来，各严铠甲，种种骑乘，下来到于须弥留山西面，竖于赤色难降旗幡，依峯而立。如是上白他化自在诸天子等，一一如前。时，彼天众

严持器仗，复倍化乐，与其无量百天子、无量千天子、无量百千天子围遶，来下向须弥留山王北面，竖于白色难降旗幡，依峯而立。

「尔时，帝释见上诸天并皆云集，心念空中诸夜叉辈。时，虚空中诸夜叉众，各作是言：『帝释天王，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即相诫勅，着甲持仗，严备身具，皆各服之，乘种种乘，诣天帝释前，一面而住。时，天帝释又复念其诸小天王并及三十三天眷属。如是念时，并各着铠严持器仗，乘种种乘，诣天主前。是时，帝释自着种种铠甲器仗，乘种种乘，共空夜叉及诸小王三十三天，前后围遶，从天宫出，共阿修罗欲战鬪故。

「诸比丘！诸天尔时共阿修罗战鬪之时，有如是等诸色器仗，所谓刀、箭、[矛*赞]、棒、槌、杵金刚、铍箭、面箭、凿箭、镞箭、犍齿箭、迦陵伽叶镞箭、微细镞箭、弩箭如是等器，杂色可爱，七宝所成，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。以彼诸仗，遥掷向彼阿修罗身，不着不害，而悬彻过于彼等身，亦复不见疮瘢痕处，唯触缘故，受于害痛。诸比丘！其阿修罗，所有器仗共天鬪时，色类相似，一种七宝之所成就，着时彻过亦无瘢痕，唯触因缘，受于害痛。诸比丘！欲界诸天共阿修罗战鬪之时，有如是色种种器仗，况复世间诸人辈也。

起世因本经卷第八

起世因本经卷第九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劫住品第十

「诸比丘！世间凡有三种中劫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所谓刀杖中劫、二者所谓饥馑中劫、三者所谓疾疫中劫。云何名为刀杖中劫？诸比丘！刀杖中劫者，彼等人辈无有正行，不如法说，邪见颠倒，具足皆行十不善业。彼时众生，唯寿十岁。诸比丘！其人如是寿十岁时，女生五月即便行嫁，犹如今日年十五**六**，嫁与夫主。今者地力所有酥油生酥、石蜜沙糖粳米，至于彼时，一切灭没，并皆不现。当彼十岁人寿命时，纯以羖羊毛[毳-炎+旁]为衣，犹如今日迦尸迦娇奢耶衣、乌摩缁衣、度究逻衣、句路摩娑衣、劫贝衣、甘婆罗宝衣，

最为胜妙，其毛[毳-炎+旁]衣，亦复如是。当于彼时，唯食稗子，如今粳米。又为父母之所怜爱，唯愿十岁，是其上寿，如今人愿乞寿百年。诸比丘！彼十岁时，所有众生，不孝父母、不敬沙门及婆罗门、不敬耆旧，彼等亦当得他供养赞叹尊重，犹如今日行法教人名誉一种。何以故？其业尔故。又诸比丘！十岁人时，无有善名，人亦不行十善业道，一切多行不善之业。众生相见，各生杀害诛戮之心，无慈愍意。如今猎师在空山泽见诸禽兽，唯起屠害杀戮之心。又诸比丘！当彼之时，其诸人辈，缘身之具璎珞庄严，皆是刀杖。譬如今者华鬘耳珰、颈璎臂钏、指环钗镊，交错严身一种无异。又诸比丘！当彼之时，中劫将末，七日之内，于其手中，所当触者，若草若木，土块瓦石，彼等一切，皆为刀杖，其锋甚利，胜人所造。七日之中，各各竞捉，共相屠害，一切相杀，命终并堕诸恶趣中，受地狱苦。何以故？以其相向各生杀心、浊心恶心，无利益心、无慈悲心、无净心故。诸比丘！如是名为刀杖中劫。

「诸比丘！云何名为饥馑中劫？诸比丘！饥馑劫时，其诸人辈无有法行，邪见颠倒，具足行十不善业道。以是义故天不降雨，以无雨故世则饥馑，无有种子，白骨为业，诸皮活命。云何名为白骨为业？诸比丘！饥馑之时，彼诸人辈，若四衢道，街巷城郭，道路处处，悉收白骨，以水煎煮，取汁而饮，以资活命，是故名为白骨为业。云何名为诸皮活命？诸比丘！饥馑劫时，彼诸人辈，以饥急故，取诸树皮，以水煎煮，而饮其汁，以资活命，是故名为诸皮为业。诸比丘！彼时众生，饥饿死已，皆当生于诸恶趣道，或复堕于阎罗世中。所谓饿鬼，为彼等辈，慳贪嫉妬，畏诸物尽，争取藏贮。诸比丘！以是故名饥馑中劫。

「诸比丘！云何名为疾疫中劫？诸比丘！彼时诸人，亦欲行法，欲说如法，亦欲行于无颠倒见，具足欲行十善业道。但彼时中，如法人辈，以其过去无十善业胜果报故，致令非人放于灾气行诸病疫，于中多有人辈命终。又诸比丘！于彼疾病三摩耶中，复有他方世界非人，来为此等作疫病故。何以故？以放逸故，行放逸行。亦复与其恶相触故，恼乱其心，夺彼威力。于中多有薄福之人，得病命终。譬如国王或王大臣，守护民故，于其界首，安置戍逻。尔时，他方有盗贼来，为彼戍逻不谨慎故、有放逸故，以诸劫贼，一时诛戮，或灭诸家、或殄村舍、或破聚落、或毁国城。如是如是，彼人放逸，他方非人来行疾疫，命终悉尽，亦复如是。又复彼时他方非人来行疾病时，诸众生无放逸行。彼鬼大力，强相逼迫，与其恶触，令心恼乱，夺其威力，于中多有遇病命终。譬如国王或王大臣，为诸聚落作守护故，安置镇防。于

彼时中，他方劫贼，来相侵扰，而是镇防无有放逸，勤谨遮护。彼贼大力，强相逼迫，于此人等，一时诛戮，或灭诸家村舍聚落，略说如前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其疾疫劫，人辈遇病，逼切命终，亦复如是。彼身死已，皆得向上诸天中生。所以者何？为彼等辈无相害心、无有乱心，有利益心、慈心净心。当命终时，又各相问：『汝病可忍，得少损不？颇有脱者，颇有起者，从诸疾病有差者不？』诸比丘！以是义故，得生天上，以是名为疾疫中劫。诸比丘！是名世间三种中劫。

起世经住世品第十一

「诸比丘！世间之中，有四无量，不可得量、不可得称、不可思议。若天若人，世中算数，欲取其量，有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，终不可得。何等为四？诸比丘！若世界住，此不可得算计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

「诸比丘！若世界住已坏，亦不可得算计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诸比丘！若世界破坏已复住，此亦不可算计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

「诸比丘！若世界成已住，此亦不可算计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

「诸比丘！此等名为四种无量，不可得量、不可得称、不可思议、不可计得，若天若人，无有算计而能得知，若干百千万年、若干百千万俱致年。诸比丘！于此东方，有诸世界，转住转坏无有间时，或有转成转住转坏。诸比丘！南西北方转成转住转坏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譬如五段轮除其轴却，转无暂住无暂间时，略说如是如是。又如夏雨，其滂羸大，相续下注无有休閒。如是东方南西北方，成住坏转无有停住时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比丘！于其中间，复有三灾。何等为三？一者火灾、二者水灾、三者风灾。其火灾时，光音诸天，首免其灾；水灾之时，遍净诸天，首免其灾；风

灾之时，广果诸天，首免其灾。云何火灾？诸比丘！火灾之时，诸众生辈，有于善行，所说如法，正见成就无有颠倒，具足而行十善业道，得无觉观二禅，不用功修，自然而得。尔时，彼等诸众生辈，以神通力住于虚空、住诸仙道、住诸天道、住梵行道，如是住已，受第二禅无觉观乐，如是证知，成就具足，身坏即生光音天处。地狱众生、畜生众生、阎摩罗世、阿修罗世、四天王世、三十三天、夜摩、兜率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，及魔身天，乃至梵世诸众生辈，于人间生，悉皆成就无觉无观，快乐证知，身坏即生光音天处。一切六道，悉皆断绝，此则名为世间转尽。

「诸比丘！云何世间，住已转坏？诸比丘！若有于彼三摩耶时，及无量时、长远道时，天下[午·十+几]旱，无复雨泽，所有草木，一切干枯，悉无复有。譬如苇荻青刈之时，不得雨水，干枯朽坏，皆无复有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天久不雨，一切草木悉皆干枯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亦尔，无常、不久住、不坚牢、不自在、破坏法、可厌离、可求解脱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于彼时，有迦梨迦大风，吹散八万四千由旬大海水已，于下即出日之宫殿，掷置海上须弥留山王半腹四万二千由旬，安日道中。诸比丘！此名世间第二日出，所有诸小陂池江河一切干竭，悉无复有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，悉皆无常，略说如前，可求免脱。复次，诸比丘！略说如前，大风吹海，出日宫殿，置日道中，是名世间第三日出，所有一切大陂大池大河及恒河等，一切大河悉皆干竭，无复遗余；诸行亦尔。如是世间，第四日出，所有大水大池、所谓善现大池、阿那婆达多大池、曼陀祇尼大池、蛇满大池等，悉皆干竭，无复有余；诸行亦尔。如是世间第五日出，其大海水，渐渐干竭，初如脚踝，已下减少，乃至犹如膝，已下减乃至半身，或复一身二三四五六七人身，已下干竭。诸比丘！其五日出，大海水减半多罗树，乃至一多罗树，或二三四五六七多罗树减；乃至半俱卢奢，或一二三四五六七俱卢奢减；乃至半由旬减，或一二三四五六七由旬而减，乃至百由旬减，或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减。诸比丘！其五日出，大海之水，千由旬减，乃至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减。诸比丘！其世间中五日出时，彼大海水，略说乃至七千由旬，余残住时，或至六五四三二一千由旬在，如是乃至七百由旬，其水残在；或至六五四三二一百由旬在，或七由旬，其水残在；或复六五四三二一由旬水在；或复减至七俱卢奢，其水残在；乃至六五四三二一俱卢奢水余残住在。诸比丘！其世间中，五日出时，彼大海水，深七多罗余残而在，或复六五四三二一多罗树水余残而在；或如七人其水残在；或复六五四三二一；或复半人、或膝已下、或至踝骨，其水残在。又五日时，于大海中，少

分有水，余残而住。如秋雨时于牛迹中少分有水。如是如是，五日之时，彼大海中，亦复如是。又诸比丘！五日之时，彼大海中，于一切处，乃至涂脂水无复遗余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，亦复如是，无常不久，须臾暂时，略说乃至，可厌可离，应求免脱。复次，诸比丘！略说如前。乃至六日出现世时，其四大洲并及八万四千小洲，诸大山等、须弥留山王，悉皆起烟，起已复起，犹如凡师欲烧器时，器上火焰一时俱起。其火大盛，充塞遍满。如是如是，其四大洲及诸山等，烟起猛壮，亦复如是，略说乃至，诸行无常，应求免脱。复次，诸比丘！略说如前，七日出时，其四大洲并及八万四千小洲，诸余大山及须弥留山王等，皆悉洞然。地下水际并尽干竭，其地聚既尽，风聚亦尽。如是火大焰炽之时，其须弥留山王上分七百由旬，山峰崩落。其火焰炽，风吹上烧梵天宫殿，乃至光音。其中所有后生光音宫殿下者诸天子辈，不知世间劫转坏成，及转成住，皆生恐怖，惊惧战悚，各相谓言：『莫复火焰来烧光音诸宫殿也。』是时，彼处光音天中诸天子辈，善知世间劫坏成住，慰喻其下诸天子言：『汝等仁辈，莫惊莫畏(上两句梵本并再称)。所以者何？仁辈！昔有光焰，亦至于彼。』时，诸天子闻此语已，即便忆念往昔时光，忆念彼光不离于心，故有此名，名曰光天。彼等如是，极大炽然，猛焰洪赫，无有余残灰墨焦烬，可得知别。诸比丘！诸行如是，略说乃至，可求免脱(梵本从此已下还覆述论从一日乃至七日出名住已坏，今悉略之)。

「诸比丘！云何世间坏已复成？诸比丘！彼三摩耶，无量久远不可计时，起大重云，乃至遍覆梵天世界。如是覆已，注大洪雨，其雨滂沱，犹如车轴或有如杵，经历多年百千万年，而彼水聚渐渐增长，乃至梵天世界为畔，其水遍满。然彼水聚，有四风轮之所住持。何等为四？所谓一住、二者安住、三者不堕、四者牢主。时，彼水聚雨断已后，还自退下无量百千万踰阇那。当于尔时，四方一时有大风起，其风名为阿那毘罗，吹彼水聚，波涛沸涌，搅乱不住，于中自然出生泡沫。然其泡沫，为彼阿那毘罗大风之所吹掷，从上安置作诸宫殿，微妙可爱，七宝间成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真珠、车璩马瑙等宝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梵身诸天，有斯宫殿诸墙壁等，世间出生。

「诸比丘！如是作已，时彼水聚即便退下无量百千万踰阇那，略说如前，四方风起，名曰阿那毘罗大风，吹掷沸沫，即成宫殿，名魔身天。垣墙住处，如梵身天，无有异也，唯有宝色，精妙差降，上下少殊。如是造作他化自在诸天宫殿、化乐诸天宫殿墙壁，其次造作删兜率陀诸天宫殿，其次夜摩诸天宫殿，如是出生，具足悉如梵身诸天，次第而说。

「诸比丘！时彼水聚复渐退下无量百千万踰阇那，缩而减少，如是停住。彼水聚中，周匝四方，自然起沫，浮水而住，厚六十八百千由旬，广阔无量。譬若泉池及以泊中，普遍四方，有于漂沫覆水之上弥罗而住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彼水聚中普四方面，泡沫上住，厚六十八百千由旬，广阔无量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比丘！时，彼阿那毘罗大风，吹彼水沫，即便造作彼须弥留大山王身，次作城郭，杂色可爱，四宝所成，所谓金银琉璃颇梨等诸妙宝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便有彼须弥留山王，出生如是。诸比丘！又于彼时，毘罗大风，吹彼水沫，于须弥留山王上分四方化作一切山峰，其峰各高七百由旬，杂色微妙七宝合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，以是因缘，世间出生诸山峰岫。彼风如是，次第又吹其水上沫，为三十三诸天众等造作宫殿，其次复于须弥留山东南西北半腹中间四万二千踰阇那处，为彼四大天王造作诸宫殿住城壁垣墙，杂色七宝可爱端严。如是讫已，尔时彼风又取水沫，于须弥留山王半腹四万二千踰阇那中，为月天子造作大城宫殿处所，杂色七宝，成就庄严。如是作已，风复取沫，为日天子造作七日诸天宫殿，城郭楼橹，七宝杂色，种种庄严。以是因缘，世间有斯七日宫殿，安置住持。又诸比丘！彼风次吹其水聚沫，于须弥留大山王所，造作三片城郭庄严，杂色七宝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，如是城聚世间出生。

「诸比丘！时，彼阿那毘罗大风，次吹水沫，于海水上高万由旬，为于虚空诸夜叉辈造作颇梨宫殿城郭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便有虚空夜叉宫殿城壁，如是出生。

「诸比丘。时，彼阿那毘罗大风，次吹水沫，于须弥留大山王边，东西南北，各各去山一千由旬，在大海下，造作四面阿修罗城，杂色七宝，微妙可爱，乃至世间，有此四面阿修罗城如是出生。复次阿那毘罗大风，吹彼水沫于须弥留大山王外掷置彼处，造作一山，名曰佉提罗迦，其山高广，各有四万二千由旬，杂色七宝，庄严成就，微妙可观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便有佉提罗迦山，如是出生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，吹彼水沫，于佉提罗迦山外，掷置彼处，造作一山，名曰伊沙陀罗，其山高广，各有二万一千由旬，杂色可爱，七宝所成，乃至车璩马瑙等宝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便有伊沙陀罗山，如是出生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，吹彼水沫，掷置伊沙陀罗山外，于彼造作，一山而住，名曰由干陀罗，其山高广一万二千由旬，杂色可爱，乃至为彼车璩马瑙七宝所成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便有由干陀罗山王出生。如是次第，作善现山，高广正等，六千由旬；次复造作马片头山(旧云半头)，高广正等，三千由旬；次复造作尼民陀罗山，高广一千二百由旬；次复造作毘那耶迦山，高广正等，六百由旬；次复造作彼轮圆山，高广正等，三百由旬，杂色可爱，所谓金银琉璃颇梨，及赤真珠车璩马瑙等，诸七宝之所成就，广说如上，佉提罗迦造作无异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有斯轮圆山出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，吹彼水沫，散掷置于轮圆山外，各四面住，作四大洲，及八万小洲，并诸余大山。如是展转造作成就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便有斯四大洲，并及八万小洲，诸大山等，次第出现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，吹彼水沫，掷四大洲及八万小洲，须弥留山王，并余诸大山之外，安置住立，名曰大轮圆山，高广正等，六百八十万由旬，牢固真实，金刚所成，难可破坏。诸比丘！是因缘故，大轮圆山，世间出生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，吹掘大地，渐渐深入，即于其处，置大水聚，湛然而住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之中，便有大海，如是出生。复何因缘，其大海水，如是咸苦，不中饮食？诸比丘！此有三缘。何等为三？一者从火灾后无量时节长远道中，起大重云，住持弥覆，乃至梵天，然后下雨，其雨滂大，广说如前。彼大雨汁洗梵身诸天宫殿已，次洗魔身诸天宫殿、他化自在诸天宫殿、化乐宫殿、删兜率陀诸天宫殿、夜摩宫殿，洗已复洗，如是大洗，彼等洗时，所有咸卤辛苦等味，悉皆流下；次洗须弥留大山王身，及四大洲八万小洲，自余大山，并轮圆等，如是浇渍，流注洗荡，其中所有咸苦辛味，一时并下，堕大海中。诸比丘！此一因缘，其大海水咸不中饮。

「复次，其大海水，为诸大神大身众生之所居住。何等大身？所谓鱼鳖虾鼃、獭虬宫毘罗、低摩耶低寐(迷私反)弥罗低寐(音同上)、兜罗兜罗祁罗等，其中或有身百由旬，或有二百三四五六七由旬。如是大身，在其中住，彼等所有屎尿流出，皆在海中，以是因缘，其海咸苦，而不中饮。诸比丘！此名第二咸苦因缘。复次，其大海水又被往昔诸仙所呪，仙呪愿言：『愿汝成盐，味不中饮(此两句梵本再称)。』诸比丘！此是第三咸苦因缘，其大海水咸不中饮。复次，于中有何因缘，大热焦竭世间出生？诸比丘！若此世间劫初转时，于彼三摩耶，其阿那毘罗大风，聚彼六日宫殿城郭，掷置于彼大海水

下，其安置处，即于彼住。其大水聚，皆悉消尽，不曾盈泛。诸比丘！是因缘故，世间有是大热焦竭，示现出生，此名世间转坏已住。

「复次，云何名世间转坏已成住？诸比丘。譬如现今世间成已，如是住立，有其火灾。于中云何复有水灾？诸比丘！其水灾劫三摩耶时，彼诸人辈有无法行，说如法语，正见成就无有颠倒，持十善行。彼诸人辈当得无喜第三禅处，不劳功力，无有疲倦，自然而得。时，彼众生得住虚空诸仙诸天梵行道中，得住中已，离喜快乐，即自称言：『快乐，仁辈！此第三禅，如是快乐。』尔时，彼处诸众生辈，即共问彼得禅众生，彼便答言：『善哉仁辈！此是无喜第三禅道，应如是知。』彼等众生，知己，成就如是无喜第三禅道。禅成已证，证已思惟，思惟已住，身坏命终，生遍净天。如是下从地狱众生、阎罗世中、阿修罗中、四天王中，乃至梵世、光音天下，诸众生辈，一切处一切有皆断尽。诸比丘！是名世转。

「复次，于中云何世间转已而坏？诸比丘！有三摩耶，无量久远长道时节，大云遍覆，乃至光音诸天已来，雨沸灰水，无量多年，略说乃至，百千亿年。诸比丘！彼沸灰水，雨下之时，**消**光音天所有宫殿，悉皆灭尽，无有形相微尘影像可得识知。譬如以酥及生酥等掷置火中，消灭然尽，无有形相可得验知。如是如是，彼沸灰水，雨下之时，消光音天诸宫殿等，亦复如是，无相可知。诸比丘！诸行无常，破坏离散，流转磨灭，不久须臾，亦复如是，可厌可患，应求免脱。诸比丘！如是梵身诸天、魔身、化乐、他化自在、兜率、夜摩诸宫殿等，为沸灰雨浇洗消灭，略说如前，似酥入火融消失本，无有形相，亦复如是。乃至一切诸行无常，应求免离。诸比丘！彼沸灰水，雨下之时。雨四大洲、八万小洲、自余诸山、须弥留山，消磨灭尽，无有形相可得记识，广说如前。应可患厌，如是变化，唯除见者，乃能信之，此名世转住已转坏。

「复次，云何转坏已成？诸比丘！于时起云，注大水雨，经历多年，起风吹沫，上作天宫，广说乃至，如火灾事，是为水灾。

「复次，云何有于风灾？诸比丘！其风灾时，诸众生辈，如法修行成就正念，生第四禅广果天处。其地狱中众生，舍身还来人间，修清净行成就四禅，亦复如是；畜生道中、阎罗世中、阿修罗中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、兜率、化乐、他化，及魔身天、梵世、光音、遍净、少光等，成就四禅，广说如上。诸比丘！是名世间转成。云何转坏？诸比丘！于彼无量久远

道中，有大风起，彼之大风，名僧伽多(隋言和合)。诸比丘！彼和合风，吹于遍净诸天宫殿，令其相着揩磨坏灭，无有形相余残可知。譬如壮人取二铜器于两手中，相揩破坏磨灭消尽，无有形相可得识知。彼和合风，吹遍净天宫殿磨灭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无常破坏，不久须臾，乃至可厌，应求免离。如是次吹光音诸天宫殿，吹梵身天宫殿、魔身诸天、他化自在、化乐、夜摩诸天宫殿，相打相揩，相磨相灭，无形无相，无影无尘可知其相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，亦复如是，败坏不牢，无有真实，应当厌离，早求解脱。

「诸比丘！彼僧伽多大风，吹四大洲，八万小洲，并余大山、须弥留山王，举高一拘卢奢，分散破坏；或二或三四五六七拘卢奢已，分裂散坏；或吹举高一踰阇那，二三四五六七；或吹举高百踰阇那，二三四五六七百踰阇那，分散破坏；或吹举高千踰阇那，二三四五六七千踰阇那；或复举高百千由旬，分散破坏。彼风如是，吹破散坏，无形无相，无如微尘余残可知。譬如有力壮健丈夫，手撮一把麦[麸-夫+戈]令碎，掷向虚空，分散飘扬，无形无影。如是如是，彼风吹破诸洲诸山，亦复如是。唯除见者，乃能信之。此名世间转住已坏。复次，世间云何坏已转成？诸比丘！彼三摩耶无量年岁长远道中，起大黑云，普覆世间，乃至遍净诸天居处。如是覆已，即降大雨，其雨滂沱，犹如车轴，或有如杵，相续注下，如是多年百千万岁，而彼水聚，深广远大，乃至遍净，满其中水。四种风轮，持如前说。乃至吹沫，造遍净宫，七宝杂色，显现出生。一一悉如火灾水灾，次第而说。诸比丘！是名世间坏已转成。云何世间转成已住？诸比丘。譬如今者，天人世间转成已住。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有于风吹，此等名为世间三灾。

起世经最胜品第十二上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三摩耶世间转已，如是成时，其众生辈，多得生于光音天上。彼等于彼天上生时，身心悦豫，欢喜为食，自然光明。又有神通，乘空而行，得最胜色，年寿长远，安乐而住。诸比丘！彼三摩耶世间转坏，其转坏时，虚空无物。于梵宫中，有一众生，光音天上福业命尽，从光音天下来，生彼梵宫殿中，不从胎生，忽然化有，是梵天名娑婆波帝(上两句梵本再称之)，为如是故，有此名生。

「诸比丘！彼时复有自余众生，福业寿尽，从光音天，舍身命已，于此处生，身形端正，亦以欢喜持为饮食，自然光明有神通力，腾空而行，身色最

胜，即于此间长远久住。彼等于此如是住时，无有男女，无有良贱，唯有众生众生名也，如是得名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当于如是三摩耶时，此大地上，出生地肥凝然而住。譬如有人熟煎乳讫，其上便有薄膜而住，或复水上有薄膜住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或复于三摩耶时，此大地上，生于地肥凝然而住。譬如攢酪成就生酥，有于如是形色相貌，其味有如无蜡之蜜。尔时，彼处诸众生辈，其中有生贪性众生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于今者，亦可以指取味而尝，乃至我知此是何物。』时彼众生作是念已，即以其指齐一节间，取彼地味向口而尝，吮已意喜，如是一过再过三过，即生贪着，次以手抄渐渐手掬，后遂转掬而恣食之。时，彼众生如是以手转掬食时，于彼复有自余人辈，见彼众生如是噉已，即便相学竞取而食。诸比丘！彼等众生，以手如是转掬地味，食噉之时，彼等身形自然涩恶，皮肤羸厚，躯体浊暗，色貌改变无复光明，亦更不能飞腾虚空，以地肥故神通灭没。诸比丘！如前所说，后亦如是，彼三摩耶世间之中，便成黑暗。

「诸比丘！为如是故，世间始有大暗出生。复次，云何于彼时节，世间自然生日月？彼三摩耶现星宿形，便有昼夜，一月半月，年岁时节，名字而生。诸比丘，尔时，日天大胜宫殿从于东出，绕须弥留山王半腹，于西而没西向没已，还从东出。尔时，众生见彼日天大宫殿已，各相告言：『诸仁者辈！还是日天光明宫殿，再从东方出已，右绕须弥留山半腹西没。』再三见已，各相谓言：『诸仁者辈！此是彼天光明流行，是天光明流行世也。』是故称言修梨耶修梨耶(修梨耶者隋言此彼是也)，故有如是名字出生。

起世因本经卷第九

起世因本经卷第十

隋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译

最胜品下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其彼光明日大宫殿，纵广五十一踰闍那，上下四方，周匝正等，七重墙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多罗树，普皆围遶，杂色间错，以为庄

严。彼诸垣墙，皆为金银琉璃颇梨，及赤真珠车璩马瑙等，诸七宝之所成就。普四方面，悉有诸门，彼等诸门，各有楼橹却敌台观，及诸树林池沼园苑。其中悉生种种树、种种叶、种种华，及种种果，种种香熏。复有种种诸鸟鸣声。诸比丘！其彼日天大宫殿中，有二种法，立其宫殿，四方如宅，遥看似圆。诸比丘！其日大宫殿，多有天金及天颇梨，间错成就，两分天金。清净无垢，离诸秽浊，皎洁光明。其一面以天颇梨成，净洁光明，善磨善莹，无垢无秽。诸比丘！其彼日天大宫殿中，有五种风，吹转而行。何等为五？所谓一持、二住、三随顺转、四波罗呵迦、五将行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其彼日天大宫殿前，别有无量诸天先行。无量百天、无量千天、无量百千诸天而行行时，各各常受安乐牢行，牢行有是名字。又诸比丘！其彼日天大宫殿中，有阎浮檀妙辇出生，其辇上高十六由旬、广八由旬。而彼辇中，其日天子及内眷属，入彼辇中，以天五欲功德和合具足受乐欢喜而行。诸比丘！其日天子，寿命岁数，满五百年，子孙相承，皆于彼治，其宫殿住，满足一劫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其日天子诸身分中，光明出照阎浮檀辇，其阎浮檀辇中光明出已，照彼日大宫殿。从彼日大宫殿，光明相接出已，照四大洲及于世间。诸比丘！其日天子，具足而有一千光明，五百光明傍照而行，五百光明向下而照。复次，于中何因缘故，其日天子大胜宫殿，照四大洲及众世界？诸比丘！有一种人能行布施，彼布施时，施于沙门婆罗门及贫穷孤独远来乞求，所谓饮食乘骑、衣裳华鬘瓔珞涂香、床敷房舍灯油。凡是资身养活命者，彼布施时，速疾即施，不谄曲施。或复供养诸持戒仙功德具足行善法者，种种承事，彼因是故，受无量种种身心安乐。譬如旷泽空闲山林，或复广磧而有池水，其水凉冷，清净轻甜。时，有壮夫远行疲极，热恼渴乏，不饮食来已经多日。至彼池所，饮已澡浴，除断一切渴乏热恼，出于池外，身意怡悦，受于无量快乐欢喜。如是如是，彼布施时，心清净故，身坏命终，于日天子宫殿中生，彼中生已，报得如是速疾称心飞行宫殿。此因缘故，日大宫殿，照四大洲及余世界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，断于杀生、不盗他物、不行邪淫、口不妄语、不饮诸酒，身不放逸，供养持戒功德具足诸仙诸贤，亲近纯直善法行人，广说如前，身坏命终，随愿往生日天宫殿，住彼当受速疾果报，是故名为诸善业道。此因缘故，其日宫殿，照四大洲并余世界。复有一种，修不杀生，乃至正见，彼曾供养诸仙持戒功德具者，纯直善行，曾值遇彼清净因缘，亦当报

生日宫殿中受速疾果。以是缘故，其日宫殿，照四大洲及余世界，广说如前。

「诸比丘！六十刹那名一罗婆，三十罗婆名牟休多。诸比丘！若干刹那，若干罗婆，及牟休多，其日宫殿，六月北行，日于一日行六俱卢奢，不曾暂时离于日道。六月南行，亦一日行六俱卢奢，不差日道。诸比丘！其日宫殿，六月行时，其月宫殿，十五日中还尔许行。

「复次，于中有何因缘，生诸热恼？诸比丘！其日宫殿，六月之中，向北道行，一日中行六俱卢奢，亦不曾离日道而行，但于其中，有十种缘故生热恼。何等为十？诸比丘！须弥留山王外，其次有山，名佉提罗迦，高广正等四万二千由旬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成就，于其中间，日大宫殿所有光明，照于彼山触而生热，彼三摩耶，致有热恼，此第一缘故生热恼。复次，诸比丘！佉提罗迦山外，其次有山名伊沙陀罗，高广正等二万一千由旬，于其中间，日大宫殿所有光明，照触彼山，此是第二热恼。其次由于陀山，高广一万二千由旬，是第三缘。其次善现山，高广六千由旬，是第四缘。其次马片头山，高广三千由旬，是第五缘。其次尼民陀罗山，高广一千二百由旬，是第六缘。其次毗那耶迦山，高广六百由旬，是第七缘。其次轮圆山，高广三百由旬，是第八缘。其次，从此大地已上虚空，高万由旬，彼有夜叉诸宫殿辈，颇梨所成，是第九缘。其次四大洲中，并及八万小洲之中，自余大山、须弥留山王等，是第十缘。具足应如佉提罗迦中说，此是十种，日大宫殿，六月之中，向北道行，热恼因缘。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有诸寒冷？诸比丘！日大宫殿，六月已后，向南而行，于中复有十二因缘，故生寒冷。何等十二？诸比丘！其须弥留山、佉提罗迦等，二山中间，须弥留海，广八万四千由旬，周回无量优钵罗、钵陀摩、究牟陀、奔茶梨迦等华，悉皆遍满，甚有香气，于彼中间日大宫殿所有光明，而相照触，此是第一寒冷因缘。如是次第，伊沙陀罗山，是第二缘。由于陀山，是第三缘。善现山，是第四缘。马片头山，是第五缘。尼民陀罗山，是第六缘。毗那耶迦山，是第七缘。轮圆之山，是第八缘。其中诸花，具足次第，应如佉提罗迦山中广说。

「复次，所有阎浮洲中诸河流行，日大宫殿所有光明，而相照触，故有寒冷，略说乃至，此是第九寒冷因缘。

「复次，所有阎浮洲中诸河流行，其瞿陀尼洲中诸河流行，倍多于彼，日大宫殿，所有光明，而相照触，此是第十寒冷因缘。

「复次，所有瞿陀尼洲中诸河流行，其弗婆提洲中诸河流行，倍多于彼，此是第十一缘。

「复次，所有弗婆提洲中诸河流行，其鬱多罗究留洲中诸河流行，倍多于彼，日大宫殿光明而相照触，此是第一寒冷，此是第十二缘。

「诸比丘！日大宫殿，六月向南行，日于一日行，六俱卢奢，不违其道，于中有此十二因缘，所以寒冷。

「复次，于中有何因缘，其冬天时，夜长昼短？诸比丘！其日宫殿，过六月已，次向南行，日于一日，日行六俱卢奢，亦不差移。但于彼时，其日在于阎浮提洲最南边际，地形狭小，日过速疾。

「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其冬分中，昼短夜长。复次，于中有何因缘，春夏昼长其夜短促？

「诸比丘！日天宫殿，过六月已，向北而行，一日中行六俱卢奢，亦不差移，乖异常道。但于彼时，正在阎浮处内而行，地宽行久，所以昼长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春夏昼长，其夜即短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若阎浮提洲日中，于弗婆提洲则日没，其瞿陀尼洲日出，鬱多罗究留洲正夜半；若瞿陀尼洲日中，其阎浮提洲日没鬱多罗究留洲日出，弗婆提洲夜半；若鬱多罗究留洲日中，其瞿陀尼洲日没，弗婆提洲日出，阎浮提洲夜半；若弗婆提洲日中则鬱多罗究留洲日没，阎浮提洲日出，瞿陀尼洲夜半。诸比丘！其阎浮提洲人所有西方，瞿陀尼洲人以为东方；其瞿陀尼洲人所有西方，鬱多罗究留洲人以为东方；其鬱多罗究留洲人所有西方，弗婆提洲人以为东方；其弗婆提洲人所有西方，阎浮提洲人以为东方。南北二方，亦复如是。」

佛于此中，说优陀那：

「转住及转坏， 天出及薄覆，
十二重风吹， 于前诸天行。
楼橹及风吹， 身体光明照，

布施持戒业， 刹那罗婆过。
说热有十缘， 论寒十二种，
昼夜及日中， 东西说四方。

「诸比丘！其月天子最大宫殿，纵广正等四十九由旬，周匝上下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而为围绕，杂色可观。彼诸墙壁，皆以金银乃至马瑙七宝所成，四面诸门，各有楼櫓，种种庄校，广说如前日天宫殿，乃至众鸟，各各自鸣。诸比丘！其月宫殿，纯用天金银，天青琉璃，以为间错，其二分银，清净无垢，无诸滓秽，其体皎洁，甚为明曜；彼之一分，天青琉璃，亦复清净，表里映彻，光明远照。诸比丘！其月天子最胜宫殿，有五种风所持而行。何等为五？一持、二住、三顺、四摄、五行，以是五种因缘持故，其月宫殿依空而行。诸比丘！其月宫殿，复有无量诸天宫殿，在前而行，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在前而行；其行之时，受于无量种种快乐。彼诸天等，皆有名字。诸比丘！其月天子大宫殿中，更复别有青琉璃辇，其辇出高十六由旬，广八由旬，其月天子及诸天女，入于辇中，以天种种五欲功德，和合受乐，欢娱悦豫，随意而行。

「诸比丘！其月天子，依天数量，寿五百岁，子孙相承，皆于彼治，然其宫殿，住于一劫。诸比丘！其月天子诸身分中，光明出已，即便照彼青琉璃辇，其辇光照月大宫殿，月宫殿光照四大洲。诸比丘！其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照行，有五百光傍照而行，故名月天千光照也，亦复名为凉冷光明。

「诸比丘！何因缘故，月大宫殿照四大洲？过去世时，布施沙门及婆罗门、贫穷孤独远来乞求，所谓食饮乘骑、衣服华鬘诸香、床铺房舍诸资生等，而彼施时，应时疾与，不谄曲心，或复供养诸仙持戒具功德者，正直纯善，彼因缘故，受无量种种身心快乐。譬如空闲山林荒泽旷野碛中，有一池水，凉冷轻美，无有浊秽。是时，有人，远行疲乏，饥渴热逼，入彼池中，澡浴饮水，除一切苦，受无量乐。如是如是。彼因缘故，生月天子宫殿之中，受乐果报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，断于杀生，乃至断酒及放逸行，供养承事诸仙人等，亦生于彼月宫殿中，照四洲界。复有断杀乃至正见，故得速疾空行宫殿，此则名为诸善业道。又何因缘，其月宫殿，渐渐而现？有三因缘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偕方面出；二者有青身诸天，形服瓔珞一切悉青，常半月，中，隐覆其

宫，以隐覆故，彼时月形，渐渐而现；三者从彼日天大宫殿中，别有六十光明出已，障彼月轮。以是义故，渐渐而现。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缘故，其月宫殿，圆净满足，如是显现？诸比丘！此亦三缘，故使如是。一者彼时月大宫殿，正方面出，以是义故，圆满而现。复次，彼青色天，衣服璎珞一切皆青，常半月中，隐月宫殿，而月宫殿，于逋沙他十五日时，圆满光明，照耀炽盛。譬如多有诸种油脂，中然大炬，彼等一切诸余灯明，悉皆翳覆。如是如是，月大宫殿，十五日时，每恒如是。复次，日大宫殿，六十光明出已，障彼清静月轮。而月宫殿，于逋沙他十五日中，圆满具足，于一切处，皆舍翳障，彼时光，不能覆蔽。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缘故，月大宫殿，于彼黑月第十五日，一切不现？诸比丘！其月宫殿，于彼黑月第十五日，近日宫殿行。彼由日光作覆翳故，一切不现。复次，何缘月大宫殿得名月也？

「诸比丘！其月宫殿，于彼黑月一日已去，以其光明颜色威德缺而减少，以此因缘得名月也。复次，于中何因缘故，月大宫殿，其中有影？诸比丘！有阎浮树，因此故言阎浮洲也，于彼清静月轮光明，为其作影，此因缘故，有于影现。复何因缘，有诸河流流于世间？诸比丘！有日故有热，有热故有恼，有恼故有炙，有炙故有汗湿，有汗湿故，诸山之中，汗流水出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河流世间。复何因缘，有五种子世间出现？诸比丘！若于东方，或有世界，转成已坏，或坏已成，或成已住；南西北方，成坏及住，亦复如是。尔时，阿那毘罗大风，别于他界，转成住处，吹五种子，散此界中，散已复散，乃至大散，所谓根子、茎子、节子、合子、子子，此为五子。诸比丘！阎浮大树，有是色果。譬如摩伽陀国中量斛摩尼，彼等摘已，其汁流出，色譬如乳，味甜如蜜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树果，有五种分，出生利益，谓东、南、西、上、下。彼东分者，诸捷闍婆辈食，其南分有七种大聚落人辈食，所谓一不正叫、二叫唤、三不正体、四贤、五善贤、六牢、七胜。于彼七种大聚落中，有七黑山，所谓一偏箱、二一搏、三小枣、四何发、五百偏头、六能胜、七最胜。彼七山中，有七梵仙所居之窟，一善眼、二善贤、三小、四百偏头、五烂物池、六黑入、七增长时。其西分中金翅鸟辈食，上分虚空夜叉辈食，下分海中诸虫辈食。于中有优陀那偈：

「初说雨多少， 宫殿中示现，
二事多有风， 于前诸天行。
攀及于寿命， 身体光明照，
布施持戒业， 偏及满足轮。
月影及不现， 有影何因缘，
诸河诸种子， 阎浮树最后。」

「诸比丘！劫初众生，食地味时，既资益已，久长住世。而彼等辈，若多食者，颜色即劣；若少食者，光相殊胜。当于彼时，形色现故，众各相欺，言争胜劣，胜者生慢。以我慢故，地味便没。即生地皮，色味具足。譬如成就羯尼迦啰花，有如是色，又如淳蜜无蜡，有如是味。彼等众生，共聚集已，忧愁苦恼，椎胷叫唤，迷闷困乏，唱言：『呜呼我地味！呜呼我地味！』譬如今者，所有胜味，既尝知己，唱言：『呜呼！此是我味。』执着旧名，不知真义，彼等众生，亦复如是。时，彼众生食于地皮，久长住世，多食色麤、少食形胜。以胜劣故，我慢相陵，地皮复没。便生林蔓，形色成就，香味具足。譬如成就迦蓝婆柯花，有如是色，割之汁流，犹无蜡之蜜，乃至如前，聚共愁恼。如是次第，林蔓没已，粳米出生，不曾耕种，自然显现，无芒无糲，清静米粒，香味具足。彼时众生，如是食已，其诸身分，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脓血众脉，及有男女根相而彰。根相既生，染心即起。以有染故，数相视瞻，既数相看，便生爱欲。以欲爱故，便于屏处，行非梵行，不净欲法。彼时，复有自余众生，未如此者，见已告言：『谓汝众生，所作甚恶，云何如此？』其彼众生，遂生惭愧，堕在不善诸恶法中，即得如是波帝波帝之名字也(梵语波帝隋言夫主)。时，彼众生以堕如是诸恶法故，共行欲者，将饭食来，言『有堕也』、言『有堕也』，如是立名，为婆梨耶婆梨耶也(梵语婆梨耶隋言妇)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旧时下来诸胜人辈，见于世间夫妇出故，彼等众辈，以左手捉用右手，推令离彼处。而彼众生，或复二月，三月去已，还复归来。时，彼众辈见彼还来，即以杖木土块瓦石，而用打掷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善隐藏！汝善隐藏。』譬如今者，诸女嫁时，或复掷花金银衣服及掷罗阇(梵称罗阇隋言热稻谷花)，复作如是祝愿言语：『愿汝新妇，安隐快乐。』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往昔众人，如是恶作，见今诸人，亦如是作。以是因缘，诸众生辈，于世法中，行于恶行。如是次第，起作舍屋，为彼恶业作覆藏。故偈言：

「初时作占婆， 于后波罗奈，
过劫残末际， 规度王舍城。」

「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前最胜者，造作村城聚落处所、国邑王宫，庄严世间出生住处，如是众辈，更复增长非法行时。有余众生，福命业尽，从光音天舍身来下，母腹受胎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旧时胜者先生世间，彼等众生余福力故，不须耕种，而有自然粳米出生。若有欲须，日初分取，于日后分即复还生；日后分取，日初还生，成熟一种；若不取者，依旧常在。时，彼众生福渐薄故，懒惰懈怠，贪悋心生，作如是念：『今此粳米，不曾耕种，何用辛苦，日初日后时别各取，徒自困乏？我今宁可一时顿取。』遂即并取。时，余众生唤彼人言：『食时节至，可共相逐，收取粳米。』彼人报言：『我以一时，为日初后，顿取将来。汝欲去者，可自知时。』彼作是念：『此众生等，善作快乐，于日初后，一时顿取。我今应当为两三日，亦可并收。』即便悉取。尔时，更有别众生唤彼众生言：『我等可共收取粳米。』彼即报言：『我前总已取三日分，汝自知时。』彼众生闻，复作是念：『此人甚善，我今亦宜一时并取四五日分，为贮积故。』时彼粳米，即生皮糲，裹米而住；被刈之者，即更不生；未刈之处，依旧而住。其此稻谷，即便段别，丛聚而生。是时，众生相共聚集，愁忧悲哭，各相谓言：『我忆往昔，意所生身，以喜为食，自然光明，腾空自在，神色最胜，寿命长远。而为我等，忽生地味，色香味具，食已久住。其多食者，色形则羸；少食之者，颜色犹胜。争胜劣故，起憍慢心，则成差别，缘于此故。地味灭没，次生地皮，次生林蔓，次生粳米，乃至皮糲，刈者不生，不刈如旧。以如是故，成此一丛段别住也。我等今者，宜应分疆结作界畔，并立谪罚，彼是汝许，此是我分，侵者罚之。』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世间便有界畔谪罚名字出生。

「尔时，别有余一众生，自惜己稻，盗他稻谷。余人见已，即告彼言：『谓汝众生，汝恶作也，汝恶作也。云何自有，盗取他稻！』呵已而放，更莫如此。而彼众生，已复再作，亦且呵放，如是再三，犹不改悔。羸言呵责，以手打头，牵臂将诣众人之中，告众辈言：『此人盗他！』而彼众生，对于众前，拒讳争鬪，语众辈言：『此之众生，羸恶言语，骂詈于我，以手打我。』时彼众辈，聚集忧愁，悲哭叫唤：『我等今者，相共至此，困恶处也。我等已生恶不善法，为诸烦恼增长未来生老苦果，当向恶趣。现见以手共相牵排，駮遣呵责。我等今应求正守护，为我作主。合呵责者正作呵责，合谪罚者即正谪罚，合駮遣者即正駮遣。我等所有田分稻谷，各自收来。彼守护主，有所须者，我等供给。』大众如是共平量已，时彼众辈，即共推求正守护者。

「尔时，彼处大众之中，别有一人，长大最胜，可爱端正，形容奇特，微妙可观，身色光仪，种种具足。时诸众辈，向彼人边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仁者！汝为我等，作正守护。我等此处各有田畔，勿使侵欺，合呵正呵。合责正责，乃至谪罚，合遣正遣。我等所收不耕稻谷，当分与汝，不令乏少。』彼人闻已，即许可之，为作正主，诃责谪罚，駈遣平正，无有侵袭。众敛稻谷，而供济之，不令短阙。如是依法，为作田主。以从彼等众生田里，取地分故，因即立名，为刹帝力(刹帝力者隋言田主)。时，彼众生悉皆欢喜，依诚奉行。彼刹帝力，于众事中，智慧巧妙，处彼众内，光相最胜，是故称名，为曷罗阇(曷罗阇者隋言王也)，大众立为大平等王，是故名为摩诃三摩多(摩诃三摩多者隋言大众平等王也)。诸比丘！其摩诃三摩多作王之时，彼诸人辈因始立名，为萨多婆(萨多婆者隋言众生)。诸比丘！其摩诃三摩多王有息，名乎庐遮(隋言意喜)。诸比丘！彼乎庐遮作王之时，彼诸人辈称为何夷摩柯(隋言金者)。诸比丘！其乎庐遮王有息，名柯梨耶哪(隋言正真)。诸比丘！其柯梨耶哪作王之时，彼诸人辈称为帝罗阇(隋言乌麻生也)。诸比丘！其柯梨耶哪王有息，名婆罗柯梨耶哪(隋言最正真也)。诸比丘！其婆罗柯梨耶哪作王之时，彼诸人辈称为阿婆罗塞咄(隋言云片)。诸比丘！其云片王有息，名乌逋沙他(隋言斋戒)。诸比丘！其斋戒王在位之时，彼诸人辈称为多罗承伽(隋言木胫)。诸比丘！其斋戒王顶上自然出一肉胞，生于童子，端正具足，三十二相，生已唱言：『摩陀多(摩陀多者隋言持戒)。』其顶生王，具大神通，甚有威力，统四大洲，自在治化。诸比丘！此等六王，寿命无量。诸比丘！其顶生王右髀出胞，生一童子，端正具足，三十二相，名右髀生，亦有威力，统四大洲；其右髀王，左髀出胞，生一童子，亦三十二相，名左髀生，具威德力，王三大洲；其左髀王，右膝肉胞，生一童子，威相如前，王二大洲；其右膝王左膝生一童子，威相如前，领一大洲。

「诸比丘！从此已来，有转轮王，皆领一洲，汝等当知。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最初众立大平等王、次意喜王、次正真王、次最正真王、次受斋戒王、次顶生王、次右髀王、次左髀王、次右膝王、次左膝王、次已脱王、次已已脱王、次体者王、次体味王、次果报车王、次海王、次大海王、次奢俱梨王、次大奢俱梨王、次茅草王、次别茅草王、次善贤王、次大善贤王、次相爱王、次大相爱王、次叫王、次大叫王、次尼梨迦王、次那瞿沙王、次狼王、次海分王、次金刚臂王、次床王、次师子月王、次那耶坻王、次别者王、次善福水王、次热恼王、次作光王、次旷野王、次小山王、次山者王、次焰者王、次炽焰王。诸比丘！其炽焰王，子孙相承，有一百一，并悉在彼

逋多罗城，治化天下。其最后王，名为降怨，以能降伏诸怨敌故，名曰降怨。

「诸比丘！其降怨王子孙相承，于阿踰闍城中治化，有五万四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为难胜。

「诸比丘！其难胜王子孙相承，于波罗奈城中治化，有六万三千王，彼最后王名难可意。诸比丘！其难可意子孙相承，于柯箬啰城中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为梵德。诸比丘！其梵德王子孙相承，于彼白象城中治化，有三万二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为象德。诸比丘！其象德王子孙相承，于拘尸那城中治化，有三万二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曰藿香。诸比丘！其藿香王子孙相承，于优罗奢城中治化，有三万二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那伽那嗜。诸比丘！其那嗜王子孙相承，于难降伏城中治化，有三万二千王，彼最后王名曰降者。诸比丘！其降者王子孙相承，于葛那鳩遮城中治化，有一万二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胜军。诸比丘！其胜军王子孙相承，于波波城治化天下，有一万八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曰天龙。诸比丘！其天龙王子孙相承，于多摩梨奢城中治化，有二万五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曰海天。诸比丘！其海天王子孙相承，还于多摩梨奢城中治化，有一万王，彼最后王，还名海天。诸比丘！**彼**海天王子孙相承，于檀多富罗城中治化，有一万八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为善意，子孙相承，于王舍大城治化，有二万五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善治化。诸比丘！善治化王子孙相承；还于波罗奈城中治化，有一千一百王，彼最后王，名大帝君。诸比丘！大帝君王子孙相承，于茅主大城中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复名海天。诸比丘！其海天王子孙相承，还于逋多罗城中治化，有一千五百王，彼最后王，名为苦行。诸比丘！其苦行王子孙相承，还于茅主大城中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为地面。诸比丘！其地面王子**孙**相承，还于阿踰闍城中治化，有一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为持地。诸比丘！其持地王子孙相承，还于波罗奈大城中治化，有八万王，彼最后王，名曰地主。诸比丘！其地主王子孙相承，于寐**(亡毘反)**洩**(汤梨反)**罗城中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曰大天。诸比丘！其大天王子孙相承，于彼寐洩罗大城中治化，有八万四千刹帝力王，彼一切王，于彼寐洩罗城庵婆罗林中，修行梵行，其最后王，名曰尼寐王、次没王、次坚齐王、次轲呬王、次优波王、次呬摩王、次善见王、次月见王、次闻军王、次法军王、次降伏王、次大降王、次更降王、次无忧王、次除忧王、次肩节王、次王节王、次摩罗王、次娄那王、次方主王、次尘者王、次迦罗王、次难陀王、次镜面王、次生者王、次斛领王、次食饮王、次饶食王、次难降王、次难胜

王、次安住王、次善住王、次大力王、次力德王、次坚行王。诸比丘！其坚行王子孙相承；于迦奢波城中治化，有七万五千王，彼最后王，名庵婆梨沙。诸比丘！其梨沙王子，名善立。诸比丘！其善立王子孙相承，于波罗大城中治化，有一千一百王，彼最后王，名枳梨祁。

「诸比丘！彼时有迦叶如来。阿罗诃。三藐三佛陀，出现世间，菩萨于彼修行梵行，生兜率天。枳梨祁王息，名为善生，子孙相承，还于逋多罗城中治化；有一百一王，彼最后王，名耳。其耳王有二息，一名瞿昙，二名婆罗堕阇；彼王一息，名甘蔗种。诸比丘！其甘蔗种子孙相承，还于逋多罗城中治化，有一百一甘蔗种王，彼最后王，名不善长甘蔗种王。诸比丘！不善长王，而生四子，一名优牟佉，二名金色，三名似白象，四名足璩。其足璩息，名曰天城。其子牛城，子孙相承，于迦毘罗婆苏都城中治化，有七万七千王。彼最后王，名广车王、次别车王、次坚车王、次住车王、次十车王、次百车王、次九十车王、次杂色车王、次智车王、次广弓王、次多弓王、次兼弓王、次住弓王、次十弓王、次百弓王、次九十弓王、次杂色弓王、次智弓王。

「诸比丘！其智弓王生于二息，一名师子颊，二名师子足。其师子颊绍继王位，生于四子，一名净饭，二名白饭，三名斛饭，四名甘露饭。又生一女，名为不死。诸比丘！其净饭王生于二子，一悉达多，二名难陀；白饭二子，一名帝沙童，二名难提迦；斛饭二子，一阿泥娄馱，二跋提梨迦；甘露饭王亦生二子，一阿难陀，二提婆达多。其不死女，唯有一子，名世婆罗；菩萨一子，名罗睺罗。

「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从于大众平等王来，子孙相承，最胜种族，至罗睺罗童子身上成阿罗汉，断于烦恼，尽生死际，更无复有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旧往昔时，有胜刹利，世间出生，依于如法，非不如法。诸比丘！有如是法，世间刹利，最为胜生。尔时，自余诸众生辈，如是念言：『世间有为，是病是痛，是其毒箭。』熟思惟已，弃舍有为，于空山泽，造作草庵，寂静禅定。有所求须，或日初分，或后分中，出于草庵，入村乞食。众人见已，须者与之，复为造作，或有称言：『此等众生，最好作善，弃舍世间，有流不善诸恶法故，名婆罗门。』此因缘故，婆罗门种，世间出生。或有众生，禅定不成，倚着村落，多教呪术，因此得名为教者也；以其下来入村舍故，名向聚落；复为成就诸欲法故，名成就欲。此因缘故，旧往昔时，胜婆罗门，高行种姓，世间出生，依于如法，非不如法。复有自余诸众生辈，造作

种种求利技能、工巧艺术诸业之处，以此得名为毘舍也。此因缘故，旧往昔时，毘舍种姓，现于世间，彼亦如法，非不如法。诸比丘！此等三种，世间生已，于后复有第四种姓，世间出生。诸比丘！复有一种，各自毁咎自家法已，剃除须发，身着袈裟，弃舍世间，出家修道，口自唱言：『我作沙门。』彼作是称，即成正愿婆罗门也；毘舍亦然。复有一种，如前毁咎，亦舍出家，口自称：『我当作沙门。』为彼故，有如是正愿。诸比丘！复有一种刹利，以身口意行于恶行，以恶行故，身坏命终一向受苦；其婆罗门及毘舍等，亦如是。复有一种刹利，以身口意行善行故，身坏命终一向受乐；婆罗门、毘舍亦然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一种刹利，以身口意行二种行，身坏命终当受苦乐；婆罗门、毘舍亦尔。诸比丘！复有一种刹利，正信出家修习，证于三十七助道，能尽诸漏，心解脱、智解脱，现见证法，得诸神通，既作证已，口自唱言：『我已尽生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受有。』其婆罗门、毘舍亦尔。诸比丘！此三种姓，于彼边生，能成就明行足，得阿罗汉，名为最胜。诸比丘！其梵王娑诃波底，昔于我前说如是偈：

「『刹利胜生者， 若出诸种姓，
 明行足成就， 彼最胜天人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其梵王娑诃波底，彼偈善颂，非为不善，我已印可。诸比丘！我多陀阿伽度。阿罗诃。三藐三佛陀，亦说此义。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我所具说，世间转成转坏转住。诸比丘！若有教师，为诸声闻，所应作处，哀愍利益，而行慈悲，我已作讫，汝等须依。诸比丘！此等空闲山林树下、虚房静室、土窟崖龕，或冢墓间，以稻芋等，为草庵住，离于村舍聚落居停如是之处。汝等比丘，应修习禅，勿堕放逸，致令后悔。此我教示，汝诸比丘。」

佛说经已，诸比丘等，欢喜奉行。

起世因本经卷第十

按中亚出土梵本三叶属长阿含，阿咤那智经众集经是也。

1.阿咤那智经一叶 (Hoernle Mss. 149 X/6) D. 32, Āṭānaṭṭiya sutta 呪经名汉译今阙，开元录九沙门那提下云，阿咤那智经一卷，龙朔三年于慈恩寺译，见续高僧传。

善见律十一云，若国王及聚落大檀越有病者，遣人至寺，请比丘为说呪，比丘为说阿咤那咤经 (Āṭānāṭa)。

十诵律廿四亦举长阿含经名阿咤那咤剑 (Āṭānāṭikam)。

2.众集经二叶 (Hoernle Mss. 149 X/25 及 X/29) D. 33, Saṅgīti sutta 法数经名 [No. 1(9)]。

又按汉译凡三十经，其中增一 [Ekottara, No. 1(11)] 三聚 [Trirāsi, No. 1(12)] 世记 [Lokaprajñapti, No. 1(30)] 三经巴本全阙，巴本凡三十四经，其中四经汉译全阙，二经收于中阿含，今揭其全表。

1.Brahmajāla (21)梵动经

2.Sāmaññaphala (27)沙门果经

3.Ambaṭṭha (20)阿摩昼经

4.Soṇadaṇḍa (22)种德经

5.Kūṭadanta (23)究罗檀头经

6.Mahāli 阙

7.Jāliya 阙

8.Kassapasīhanāda (25)偈形梵志经

9.Poṭṭhapāda (28)布檀婆楼经

10.Subha 阙

11.Kevaddha (24)坚固经

12.Lohicca (29)露遮经

13.Tevijjā (26)三明经

14.Mahāpadhāna (1)大本经

- 15.Mahānidāna (13)大缘方便经
- 16.Mahāparinibbāna 𑖦
𑖦 (2)游行经
- 17.Mahāsudassana 𑖦
- 18.Janavasabha (4)阇尼沙经
- 19.Mahāgovinda (3)典尊经
- 20.Mahāsamaya (9)大会经
- 21.Sakkapaṇha (14)释帝桓因问经
- 22.Mahāsatipaṭṭhāna 念处经[中阿含 (98)]
- 23.Pāyāsi (7)弊宿经
- 24.Pāṭika (波梨子) (15)阿[少/兔]夷 (Anuppiya) 经
- 25.Udumbarika (乌暂婆) (8)散陀那 (Sandhāna) 经
- 26.Cakkavatti (6)转轮圣王修行经
- 27.Aggañña (5)小缘经
- 28.Sampasādānīya (18)自欢喜经
- 29.Pāsādika (17)清净经
- 30.Lakkhaṇa 三十二相经[中阿含 (59)]
- 31.Siṅgālaka (16)善生经
- 32.Āṭṭānāṭṭiya 阙(阿咤那智经)
- 33.Saṅgīti (9)众集经
- 34.Dasuttara (10)十上经

(以上 长阿含对照表)

【经文信息】 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25 起世因本经

【版本记录】 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31 (Big5), 完成日期: 2011/03/01

【编辑说明】 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(CBETA) 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 萧镇国大德提供, 张文明大德提供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 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, 详细内容请参阅 [【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】](#)
